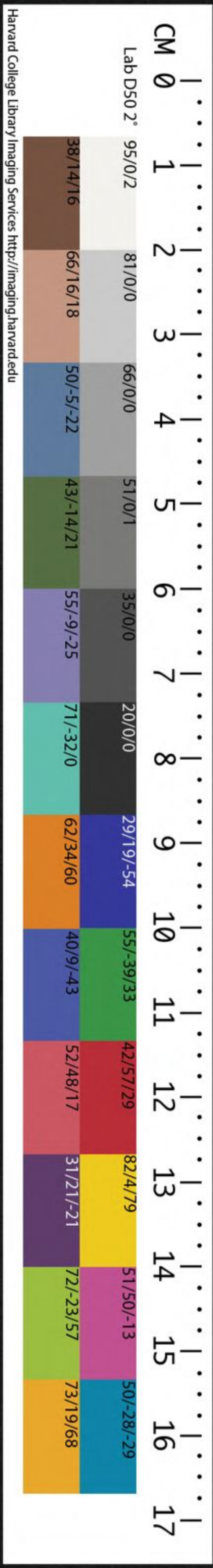


3

T2720/7914.4

成祖  
仁宗  
宣宗  
英宗

皇明通紀五之六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16 1959

批點 李卓吾

李卓吾先生增補批點皇明正續合併通紀統宗卷之五

# 永樂

粵濱逸史清瀾鈞叟 臣東莞陳建輯著

成祖文皇帝

御名棣。太祖第四太子。皇太后馬氏出也。初封燕王。體靜之績。承天統。乃復建都於燕。謂之北京。癸未永樂元年。在位二十二年。

癸未永樂元年

續正月諭兵部曰。從朕平內難軍士。已論功陞賞。平九門者。可再陞一

級。功小不在陞例者。亦量陞之。於是劉江、萬得王、福、胡、通、海等五十餘人

陞職有差。命監察御史分詣各布政司巡視。諭之曰。朕居深宮。在下之

情不能周知。爾等為朝廷耳目。其用心咨訪。悉行具奏。利有當興。弊有當

革。亦悉以聞。二月解縉等奉勅脩古今列女傳成。上親製文序之。

正月群臣上表請尊天子。不允。命寶源局鑄農器。給山東等處被兵

命監史  
巡視各  
司

利當興  
弊當革

鑄農器  
給民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定俸銀  
品第

民○進陳瑞左都御史○定官俸米鈔兼支例。今在京文武官俸銀品二  
品四分支米六分支鈔。三品四品米鈔中半兼支。五品六品六分支米四分  
鈔七品八品八分支米二分鈔。每新鈔二錠拆米一石。九品雜職及吏典旗  
軍並全支米。從戶部尚書夏原吉等之議也。

**雜職**此官俸拆鈔之始。累朝以來。又有拆布拆絹拆鹽折贓罰車衣服  
胡椒蘇木事例。日薄月削。正統以後。則有二分支米。八分支鈔。或  
三分米七分鈔。雖九品雜職無不皆然者矣。國初鈔法通行。猶可後來  
鈔一貫僅值錢二文耳。嗚呼。俸祿薄而欲吏之廉。難矣。

二月詔以**北平**為**北京**。設**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及**北京**行部。以郭資

維僉並為行部尚書。屬分置吏戶禮兵刑工六曹清吏司。改**北平府**為

**順天府**。其**北平**都司布政司按察司衙門俱革。○遣使齎書往迤北。諭韃

靼可汗鬼力赤曰。元運既衰。我皇考太祖皇帝受天明命。撫有天下。朕

太祖嫡子奉藩于燕。恭承天眷。入繼大統。嘉與萬邦同臻安樂。比聞北地

推奉可汗正位。特差指揮朵兒怛等齎織金文綺四端。往致朕意。今天

愚故于治安要議所以  
有小官之榜不可有物  
減之微

改北平  
為順天  
府

萬邦同  
臻安樂

共享太  
平之福

百官上  
表請立  
皇太子

沈永  
有罪  
伏誅

下大定。溥海內外皆來朝貢。可汗能遣使往來通好。同為一家。使邊城烽  
埃魚警。彼此熙然。甚言**太平**之福。豈不美哉。并遣勅諭虜太師右丞相馬  
兒哈咱。太傅左丞相也孫台。太保樞密知院阿魯台等。以遣使往來之意。  
○三月朔文武百官復上表請立皇太子。勅答曰。覽表具悉。朕嗣承大寶。  
思惟永圖。負荷之艱。夙夜祇栗。矧在長子。知識不廣。德業未進。儲貳之任。  
豈當遽承。必欲以正元良。宜預成其德業。未允所請。

**不我**成。祖及汲先封功臣。而吾冊。抑以須許高。與儲貳之位。而太子孝友而  
太子遲遲。豈可感人之道。至矣。有雅為言矣。

**遼東**都指揮同知沈永有罪。伏誅。先是虜寇**遼東**三萬衛。求不能追襲。又

匿不以聞。及來朝。復隱不奏。上以欺蔽誅之。令兵部榜諭天下。都司衛

所。凡有草賊及虜寇。聲息不以聞者。鎮守官以下。職無大小。罪與永同。

**國**初邊臣欺蔽  
之誅甚嚴如此

**潘陽**深屯衛軍士。唐順言衛河之源出**衛輝府輝縣**西北太行山。其流



公私兩便

自縣沿北經衛輝城下抵直沽入海南距河陸路五十餘里若開衛河距黃河百步置倉廩受南方所運糧餉轉至衛河交運公私兩便上曰此策亦是命廷臣更詳議如議可行亦候民力稍甦行之

**論**此亦運道一便不可不考

皆治害於用人

四月勅諭中外文武群臣曰帝王圖治必審於用人或取諸亡國或舉於仇怨惟其賢而已若唐太宗用王珪魏徵尉遲敬德宋太祖用范質王傅石守信輩相與協心比力共建功業載在信史垂光後世昭然可鑒也朕

釋臣

不明朕心故也

天下明見而共

蓋祚以來思惟文武群臣皆皇考舊人推誠用之纖悉無間比聞群臣猶有懷疑不安於職者此蓋不達天命不明朕心故也凡爾文武群臣皆皇考所教育以遺子孫者豈異國與仇怨之比乎昔孟莊子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見稱孔子朕每誦之慨然希慕故今所任幾務之重宥密之嚴者非皆前日靖難之人此天下所明見而共知也又何嫌疑之有哉其各

知

法令行鈔

法雖嚴而竟不行

盡乃心共乃職據誠共事可以求保富貴朕言不再其深體之○命戶部尚書夏原吉往浙西諸郡治水時嘉興蘇松諸郡頻歲水患屢勅有司督治並無成績故有是命○以鈔法不通下令禁金銀交易犯者准姦惡論有能稱捕者以所交易金銀允賞洪武中鈔法初行每鈔一貫拆銅錢一千文銀一两鈔四貫易赤金二兩禁民間不得以金銀銅錢皆物交易違者治罪鈔昏爛者許入行用庫換易重收工墨價直然鈔楮易於昏爛雖有倒換之令然收受艱難法雖嚴而竟不行如故

**鑄**宋置交會元始造交鈔漢唐以前無是也夫鈔制非惟易於昏爛而千文為錠數無奇零亦不便於細以貿易所以終有不行之弊有國者鑄無之可也

孔子問傷人不問馬

**續**上慮獄囚有淹滯冤抑命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引奏依洪武中例會官于承天門覆審施行○南陽鄧州官牛疫死者多有司嚴責民償民貧至有鬻男女以償者事聞上大怒曰庶焚孔子問傷人不問馬今以人



不待報而擅承行過於自專此為不臣之罪

假公法報私怨匿名之弊

山東男子獻陣箭啓兵端之漸深為可恨

易牛何其不仁哉况畜牛本以為民今反毒民命悉免償所鬻男女官贖還之仍命法司治擅責民償之罪○上諭天下諸司事于王府者遵祖訓啓之有司合行事務不許一槩啓請若王府事有相關即遣人馳奏不待報而擅承行者論以重罪○七月上諭解縉等曰天下古今事物散載諸書不易檢閱朕欲悉采各書所載事物名數類聚而統之以韻庶便考索嘗觀韻府等書采摛不廣爾等將自有書契以來凡經史子集百家夫文地志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備輯為一書毋厭浩繁○上諭法司曰自今投文書告人罪者律有明禁此蓋小人假公法報私忿其速毀之今有此者悉置勿問○通政司趙彛等引奏山東男子獻陣圖者上曰自古帝王用兵皆出於不得已今天下無事惟當休養斯民修禮樂興教化豈復當言用兵此輩狂妄必謂朕有好武之意故上此圖以冀進用其斥去之○桂縱暴殺人取財賜書戒之岷王所為不法擅拘諸司印信

激變夷人詔悉降其王府官職事

一王始以不道見廢於建文復國而猶不悛若此其視蜀獻王鴉

進封駙馬都尉袁容本讓侯爵容尚上女永安季讓尚永平公主前

在北平皆有守城功封爵未及群臣以為請上曰朕非忘之候諸將士

封賞定然後論之耳乃封容為廣平侯讓為富陽侯子孫世襲○續封功

臣李彬等為侯伯上慮封賞靖難功臣有未當者命淇國公丘福等議

擬以聞於是封都督僉事李彬為豐城侯故涇國公陳亨之子陳懋為寧

陽伯金鄉侯王真之子王通為武義伯王友靖遠伯陳啓祭昌侯張興安

鄉伯陳志遠安伯俱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六月曹國公李景隆及侍

讀學士解縉等條太祖高皇帝實錄成共一百八十三卷○戶部尚書

柳新等言淮河至黃河多淺灘跌坡餽運艱阻請自淮安用船可載三百

石以上者運入淮河至黃河陳州潁水口跌坡下復以淺船可載二百石

詔行封賞未當之臣成人情哉



以上者運至跌坡上。別以大船載入。黃河至八柳樹等處。令河南軍夫運赴衛河轉輸北京。從之。○八月命平江伯陳瑄總督海運糧五十萬赴北

京及遼東

海陸二道  
兼運一時  
權宜之制

是時會通河水開。故為此海陸二道兼運。一時權宜之制也。

命內臣齊喜提督  
廣東市舶內臣提督  
市舶始此

九月以高唐州民王政為刑科給事中。以言事稱旨也。○鎮守雲南西

平侯沐晟奏車里宣慰司土官刁暹容侵威遠地。擄其知州。請發兵討之。上謂兵部臣曰。兵易動難安。一或輕舉。傷人必多。且人有不善。以理告諭。未必不從。如其不從。然後加兵。未晚。乃勅沐晟遣人諭之。既而刁暹容

刁暹容  
悔懼謝  
罪還其  
所擄知  
州及遠  
州之地

悔懼還所擄知州及威遠州之地。遣使入貢。方物謝罪。○上御右順門與待臣論時政。曰。朕即位未久。嘗恐民有失所。每宮中秉燭夜坐。披閱州郡圖籍。靜思孰計。何郡近罹饑荒。當加憂恤。何郡地迫邊鄙。當嚴守備。且則出與群臣詳議行之。近河南數處旱蝗。朕心不寧。故遣使省視。不絕於

上切  
不寧

道如得斯民小康。朕之幸也

帝王存心於天下。當如此。此萬世聖子神孫法也。

初歷城侯盛庸。前下獄死。上初登極。命庸鎮守淮安。移鎮山東。庸每

自安。至是都御史陳瑛等劾奏庸口出怨言。心懷異圖。遂削爵下獄而死。

諸子皆被戮。○十月籍長興侯耿炳文家。炳文自縊死。炳文長子璿尚懿

文長女。刑部尚書鄭賜及陳瑛等劾奏炳文服器僭飾龍鳳。玉帶僭用紅

鞞。命籍其家。炳文遂自盡。諸子皆死。

建文諸將北向拒戰。如耿盛及平安何福景隆輩。初雖以歸附。一時獲宥。而後來俱不得其死。意諸人之死。視鐵鉉輩之死。僅遲歲月間耳。而尚若鉉輩之正為能自請而無愧耳。

十一月。上欲知民所疾苦。命吏部尚書蹇義等九郡縣考滿。至京。選

其識達治體。知恤民者。於六科辦事。令各言所治郡縣事。久未有言者。

上謂給事中朱原貞等曰。朕夙夜慮天下之民有失所者。為爾曹未能盡

盛庸心  
懷異圖  
炳文僭  
竊名器  
但不得  
其死者  
自為之  
也于何  
何尤

日本入貢。○鞞。鞞。鬼力  
赤及阿魯。魯。魯。魯。魯  
攻。利。馬。哈。木。大。敗



浩等坐  
事下獄

田

知故選郡縣考滿官假辦事之名俾於六科隨爾等在朕左右如朕有所欲聞即可知彼有所欲言即可達而至今不聞有一人言者夫郡縣之間豈都無一事利害可言今在朕左右尚猶默默况遠千里尚肯言乎爾等退以朕意申諭之○江西左叅議孫浩廣東副使鄒佑坐事下獄舊制給由者條陳本處民情利病自行具奏於鴻臚引見之日徑赴進呈時浩等考滿至京不遵此制遂令法司拿問

**議**

成祖欲知民疾苦而急於求言如此可為人君勵精圖治之法矣

為國牧民  
莫切於守

十二月十一日謂憲義陳瑛等曰為國牧民莫切於守令守令賢則一郡一

定新  
舊武職  
職例

邑之民有所恃而不得其所者寡矣如其不賢當速去之蓋吏部選授出一時倉卒未能悉其才行必考察所行乃見賢否其令巡按監察御史及按察司凡府州縣官到任半載以上者察其能否貪廉之實具奏○定新舊武職比試廕襲例令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奉天征討獲功陞職

漢高徙山  
東之民寔  
關中之意

田

者為新官子孫年十六出幼襲替免比試三十一年以前者為舊官子孫年十五出幼襲替俱比試永樂元年以後獲功者出幼比試與舊官同○選天下富戶徙北京令選各布政司及南直隸各府無田糧及有由糧不及五石殷實大戶充北京富戶附集順天府

**議**

按此即漢高帝徙山東之民實關中之意

詔民敷  
奏

續詔令凡有利國利民之事不拘百工技藝皆許具實敷奏○勅吏部

詔勅吏  
部臣求  
賢資治  
皆君道  
所宜

臣曰朕以耿躬續承大統圖惟求賢以資治理宵旰皇皇急於饑渴其令內外諸司於群臣百姓之中各舉所知或堪重任而沉滯下僚或可剴繁而優游散地或抱道懷才隱居田里無聞遠近並以名聞毋媚嫉蔽賢毋徇私濫舉書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欵哉

**正甲申永樂二年**

正月遣永春侯王寧隆平侯張信齊魯書召世子及郡王高煦赴京○二



多取士從

冊立皇太子

擇官條例

月會試天下貢士命侍讀學士解縉侍讀黃淮為考試官取楊相等四百七十二人先是禮部奏請會試選士之數上問洪武中所選幾何尚書李至劄對曰各科不同多者四百七十餘人少者三十人上曰朕即位初取士姑率其多者後不為例三月廷試賜曾棨周述周孟簡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命平江伯陳瑄充總兵官都督宣信充副總兵帥舟師海運江南糧百萬石至直沽以給北京自是歲以為常四月甲戌冊立世子御名高燧為皇太子郡王高煦為漢王高燧為趙王命吏部尚書蹇義兵部尚書金忠並兼詹事府詹事禮部尚書李至劄兼左春坊大學士陞解縉翰林院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黃淮胡廣為左右庶子仍兼侍讀胡儼楊榮為左右諭德仍兼侍講楊士奇金幼孜兼左右中允召北京行部主事尹昌隆為左中允脩撰李廣為右中允陞編脩楊溥中書舍人姚友直俱為司經局洗馬餘替善司直司諫清紀校書正字等官俱擇人

儲議建

淮言長嫡承統萬世正法誰得而易之

成祖示太子得繼傳之道

儲君昭監錄

為之初上與武臣丘福等議建儲文臣惟金忠預皆猜難時股肱也武臣咸請立高煦謂其有扈從功金忠以為不可上猶豫未定遂召解縉預議縉言立嫡以長復曰好聖孫指宣廟也上又密以問黃淮淮亦曰長嫡承統萬世正法復召問尹昌隆昌隆對與符同上意遂決○擢左善世道衍為太子少師始復姓姚賜名廣孝上自是稱為姚少師而不名亦終不蓄髮娶妻居止多在僧寺常賜二宮人亦不近上乃召還之○文華寶鑑成先是命侍臣輯自古以來嘉言善行有益於太子者為書以授皇太子至是書成上召皇太子諭之曰脩己治人之要具於此書昔堯舜相傳惟白允執厥中帝王之道貴乎知要知要更足為治爾其勉之皇太子拜受而退上顧侍臣解縉等曰朕皇考訓戒太子嘗採經傳格言為書名儲君昭監錄朕此書稍充廣之益以皇考聖謨大訓以為子孫萬世帝王之法誠能守此足為賢君昔秦始皇教太子以



朕書者  
法大徑大

成祖  
靈心  
卡言  
奇治  
亦天  
賢下之

李衡不敢  
還令于進  
是亦守規  
矩之臣

避者殊科

成祖重  
持守故  
權徐旭  
為翰林  
備撰

廣孝之姊  
持心正大  
婿人如是  
者有幾

安用尔  
拜多此  
言有不  
滿廣孝  
意

友季上言  
濂開閣

法律晉元帝授太子以韓非書帝王之道廢而不講所以崩亡朕此書皆  
大經大法卿等兼輔東宮從容閒暇亦當以此為說要幾成其德業他日  
不失為守成令主○上御奉天門召六科給事中諭之曰朕居臨天下夙  
夜惓惓惟欲軍民老少皆安爾等職居近侍比來皆不聞一言及於軍民  
利病何也可退而思之條析以聞朕將審擇行之又曰天立君以養民君  
不恤民是不敬天君資臣以成治臣不輔治是不忠君朕與爾等皆不可  
不勉又一日諭六科曰朕日臨百官可否庶幾或有失中爾等宜直言無  
隱又顧學士鮮縉等曰敢為之臣易求敢言之臣難得敢為者強於已敢  
言者強於君所以王魏之風世不多見欲使進言者無所畏聽言者無所  
忤天下何患不治朕與爾等皆勉之續四月新進士李衡自言臣父洪武  
中得罪死於法臣不當違令干進上曰古之聖人亦有罪其父而用其  
子者但為子能改父行致顯聞於世是以為賢若以父死非命終身不仕

亦未必合中道爾能力學進用雖違令而志可嘉朕不爾罪爾其勉之  
五月禮科言國子監祭酒徐旭書奏不謹當降上問吏部尚書蹇義曰  
徐旭為人何如義曰有文學持守而於人寡合上曰持守之人固當寡  
合蓋其中有所主而不能階韋依阿於外况兼有文學且置之近侍遂為  
翰林修撰六月命太子少師姚廣孝往蘇湖等府賑濟廣孝初為僧其  
姊嘗戒之曰汝既為和尚當發慈悲心蓋知其好殺也及預請難姊歎息  
謂人曰和尚慈悲當如是耶廣孝既貴還吳往見姊姊拒之曰貴人何用  
至貧家為不納廣孝乃易僧服而往姊堅不肯出家人勸之姊不得已出  
立堂中廣孝即連下拜姊曰我安用爾拜許多耶曾見做和尚不了底是  
甚好人言畢遂還戶內不復再見○七月饒州鄱陽縣儒士朱友季詣闕  
獻所著書專毀濂洛關閩之說肆其醜詆上覽之怒曰此儒之賊也  
李至剗解縉等請賞於法楊士奇曰當毀其所著書庶幾不誤後人上



之說

從之即遣行人押友季還薛州會司府縣官聲其罪杖之悉焚所著書○

解縉進大學正

八月解縉等進呈大學正心章講義上覽之諭縉等曰人君誠不可有

心講義無非欲

所好樂流而不返則欲必勝理朕每退朝未嘗不思管束此心為切要人

管束君心於止

君但於宮室車馬服食玩好無所增加則天下自然無事矣○勅諭寧夏

耳

總兵官都督何福等曰寧夏多屯所虜猝至恐各屯先受掠可以四五屯

勅諭守屯事其

內擇一屯有水草者四圍濠濠廣丈五尺深如廣之半築土城高二丈開

屯事其慮遠非

八門以便出入旁近四五屯輜重糧草皆聚於此無警則各居本屯耕牧

慮遠非圖計也

有警則驅牛羊入城固守以待援兵則寇無所掠此特守屯事朕過計如

圖計也

此其攻取戰守之策在爾深思之

**謹按**

近日近邊鄉落屯聚皆當遵此聖訓則虜無所掠不能久駐此即堅壁清野之策也

諸孝陵不用法駕成祖一點孝

續錦衣衛奏明日上詣孝陵請具法駕上曰不用但以騎士數人

而然

前導已而顧侍臣曰明日皇考忌日正屬感慕之時何用法駕非為辟除

成祖欲臣下相與共

道路則前導驛士亦可不用○上御右順門召解縉黃淮胡廣胡儼楊榮

成祖欲臣下相與共

楊士奇金幼孜諭之曰朕即位以來爾七八人朝夕相與共事朕嘉爾等

事始終不各賜五品公服

恭慎不懈故在官中亦屢言之然恒情保初易保終難朕固常存於心爾

事始終不各賜五品公服

等亦宜謹終如始庶幾台臣獲保全之美縉等叩首言陛下不以臣等

皇后召見

淺陋過垂信任敢不勉盡固報上喜皆賜五品公服又曰皇后數言欲

七命婦亦各賜五品冠服

召見爾七人命婦其令即赴柔儀殿見是日縉等妻入見中宮訓勞備至

成祖不究擅給官根者善行權以濟變

皆賜五品冠服及鈔幣衣裡○鄭賜劾奏唐東僖州知州陳敏同海衛千

成祖不究擅給官根者善行權以濟變

戶陳善等運糧遭風壞舟擅以官糧濟軍士請逮問之上曰運糧所以

成祖不究擅給官根者善行權以濟變

蓄軍有急安得不與賜等曰法非有命不得擅給上曰事有權宜待報而

成祖不究擅給官根者善行權以濟變

後給魚及矣汲黯所以達大體也其置勿問○上命禮部遣監生三十餘

成祖不究擅給官根者善行權以濟變

人分詣天下軍民之家有收藏高廟御製詩文及宸翰者皆送官錄進仍

成祖不究擅給官根者善行權以濟變

重賞之○周王收于鈞州獲騶虞主來朝獻之群臣稱賀侍講楊榮作頌



祥光  
屢降

外夷  
入貢

原吉治  
水

水患息  
除

待皇太  
子進講

以獻既而四方奏甘露屢降嘉禾呈瑞野燕成繭外國獻麒麟白雉白鹿  
白兔玄兔白象靈犀之屬其衆未與解縉胡廣金幼孜梁燾等咸作歌頌  
以進○九月夏原吉浙江治水訖工先是原吉至浙西按視咨訪利害奏  
言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環以太湖綿亘五百餘里納杭湖宣歙諸州  
溪澗之水散注澱山等湖以入三邨頃為浦港堙塞漚流漲溢傷害禾稼  
拯治之法要在浚滌吳淞諸浦港泄其壅遏以入於海上從之於是發  
浙西兵民十餘萬浚吳淞南北兩岸安亭等浦引太湖諸水一自嘉定縣  
劉家港徑入於海一自常熟縣白茅港直注於江又浚松江府范家壩至  
南滄浦口上接大黃浦以達湖海之水以復禹貢三江入海之跡水患乃  
息○以胡儼為國子監祭酒○侍講學士王達侍皇太子進講乾九四  
爻舉儲貳為說講畢皇太子召楊士奇問曰經旨於此恐無儲貳之說  
達不含譏否士奇對曰講臣非正道不陳豈敢合譏此本宋儒胡瑗之說

黃河清  
亦太平  
等象

禁泉飼  
穀重念  
民情帝  
王之盛  
心

御取五  
色石重  
民困也

也皇太子曰對我言此常人得此文亦舉此說乎士奇曰殿下此間最  
好因舉程子云九卦六爻人人有用聖賢有聖賢用衆人有衆人用君有  
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皇太子悅○十一月山西蒲州河津縣禹門  
渡黃河清自是月十七日至明年三月十八日始復舊○戶部尚書郁新  
等言御馬監索白象食穀上曰白象何補實用乃欲奪民食以飼之此  
古人所謂率獸食人者勿聽復召御馬監官責之曰爾輩坐食膏粱衣輕  
煖豈知百姓艱難計衆一日所餽穀當農夫數口之家一日之食朕為君  
職在養民爾輩不令朕知而為此事如復敢爾必誅不宥○刑部尚書鄭  
賜等奏奉天征討官有以罪繫獄者請論功定議上曰朝廷大公至正  
之道有功則賞有罪則刑刑賞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功掩過不以私濟  
公此輩征討之功既酬以爵賞矣今有犯而不罪是縱惡也縱惡何以治  
天下其論如律○通政使趙葵奏山西民言介休縣出五色石可為器用

此... 卷之...



况此石  
將安用  
之至哉  
成祖  
民不貴  
宝也

待宮禁之  
及以寬工  
役成祖之  
愛百姓也  
如此

紹入謝  
恩禮太  
過

上曰此位觀小人不可聽數年兵革災荒百姓困苦未得寧息今又可  
以此重困之乎官府亦一物即百姓受一害况此石饑不可食寒不可衣  
累民何為○設天津衛於直沽上以直沽海運商船往來之衝宜設軍  
衛且海口田土膏腴命調沿海諸衛軍士築城戍守建百萬倉以儲海運  
糧別以小船轉運北京○上聞中官以應天府私取工匠役之命錦衣  
衛逮治其罪且召府尹何寶責之曰爾職牧民當體國家愛民之意宮禁  
使令之人非有重權汝何畏而輒聽之擅以朕百姓作人情可逃罪乎今  
姑宥爾若復蹈前非必誅

**謹按** 祖宗取中官之惡如此  
視正統以後何啻天淵

賜六部尚書侍即金織文綺衣各一襲仍賜學士解縉及黃淮胡廣楊  
榮楊士奇金鈎各二品金織衣一襲與尚書同縉等入謝言恩禮太過  
上曰朕於卿等非私厚代言之司機密所寓况卿六人旦夕在朕左右

勤勞贊翊  
不在尚書  
下成祖之  
厚待如此  
也又如此

非臣聞  
門奉迎  
何以有  
今日此  
景略求  
生路其  
其如成  
所何

女直  
兼朝

勤勞贊翊不在尚書下故於賜賚以求其事功何拘品級自後九有賜賚  
相等皆與尚書同○曹國公李景隆有罪下獄死坐僭踰不法及匿卷亡  
命謀為不軌也五府六部都察院連章劾奏其罪併及其弟增枝上初  
育景隆死惟沒其田莊令杜門省愆乃造妖讖謂十八子當有天下遂執  
之下獄景隆見上呼曰陛下非臣開門奉迎何以有今日上拆之曰  
幸是朕來若他人來汝亦開門耶景隆語塞遂死於獄幽閉其家人四十  
餘年男女自相昏配云○分女直地建置都司衛所時海西女直野人頭  
目來朝設建州毛憐必里兀者亦不罕等衛封其頭目為都督都指揮千  
百戶鎮撫等官賜印及誥俾乃舊俗各統其屬以時朝貢自後東瀕海北  
至奴兒於北海悉境皆來歸附自開原迤北因其部族建置奴兒於都司  
一為衛者三百八十四為千戶所者二十四為站為地面者各七

營寨於女直曰文廟以女直種類歸款分置建州毛憐海西等  
衛各指揮等官所以漁其財俾不相統攝以共戴中國外德示



詔許開墾屯田

軍

唐誠以夷攻夷之上策也

詔令各處衛所屯田若官員軍餘家人自願耕種者不拘頃畝任其開墾子粒自收官府不許比較

**會典**載洪武十三年詔陝西河南山東北平等布政司及淮揚廬鳳等府民間田土許僱力開墾有司毋得起科又二十八年令山東河南開荒田地不起科近日胡尚書世英奏議亦查二補太宗皇帝聖旨聽令比直隸各屯原拋荒及空閒地土不拘土客墾民官舍儘力開墾永不起科此事觀之我祖宗惟務厚下足民不務利民間富國深得王道藏富於民之意可謂盛德也已續錄謂當時民間人稀地廣法網未密財利無制正指此

宥周益之及於

成祖其仁哉

之及於

江浦知縣周益以罪當刑其妻梅氏訴益母老無養願代益死上假其情特宥益○禮部尚書李至剛奏今歲山東郡縣野蚕成繭綿絲進獻請百官表賀止之○贈徐增壽為定國公子孫世襲

乙酉永樂三年正月命學士解縉等選新進士才識英敏者俾就文淵閣進其學於是縉

嘉惠

臣上之

宅

頌僉增作咸福十餘事伏誅

等選修撰曾榮編脩周述周孟禧周吉士楊相劉子欽彭汝器王英王直余昂章敞王訓柴廣敬王道能岩陳敬宗沈升洪順章朴余學夔羅汝敬盧翰湯流李時勉段民倪維哲去添祿楊勉凡二十八人以應二十八宿時庶吉士周忱自陳年少願進學上喜曰此有志之士也命增忱為二十九人遂命司禮監給紙筆惠光祿給朝暮膳禮部月給膏燭工部擇近第擇居之仍命解縉領其事上或時至館中程試課業或召至便殿問以經史諸子故實且搜奇書僻事以驗所學每五日一浴沐使內臣隨之校尉備馴從人莫不敬其崇○北京刑部尚書雒僉言事語涉誹謗上以其奏示群臣於是都御史陳瑛等劾奏僉居官貪婪暴虐擅作威福十餘事伏誅○三月改工部尚書黃福為北京刑部尚書陳瑛劾其不能存恤工匠故也○四月上謂侍臣曰致治之道莫先於廣言路蓋天下

致治莫先廣言路

之大吏治得失生民休戚人不言朝廷何由悉知又曰早來在宮中偶



拾遺補  
過以待  
之或

志一事問左右皆不能記憶。蓋愧思久而後得之。朕以一人之智。處萬幾  
之繁。豈能一一記憶不忘。一一處置不誤。拾遺補。過近侍之職。自今事之  
叢。挫者。爾等宜悉記之。以備顧問。所行有未合理。亦當直諫。朕自起兵以  
來。遠謨直言。爾等慎勿有所顧避。○韃靼酋長把都帖木兒等。率衆歸附。  
北虜日益聚。近邊其肅。總兵官都督宋晟遣人諭以。朝廷威德。其酋長  
平章把都帖木兒倫都兒。率部衆五千馬駝萬六千來歸附。○七月。賜  
把都帖木兒等姓名官爵賞。賚有差。居之涼州。把都等來歸。上大嘉命。  
把都等為右軍都督僉事。賜姓名吳允誠。倫都兒為後軍都督僉事。賜  
姓名柴允誠。其部僑保住為。陝西行都司都指揮僉事。賜姓名楊效誠。餘  
為指揮千百戶。鎮撫復賜冠帶。襲衣文綺。表裏白金鈔錠。有差。命居涼州。  
仍給與允誠等。羊。牧都督牛二十羊。一百五十餘。有差。其隨來軍民  
每戶牛六羊二十。家屬給衣鞋布鈔。令總兵宋晟加意撫恤。俟允誠等居

招懷之功

處既定。選其中勇壯數百。參以官軍。三倍於塞外。噴邏。非但耀威。亦以招  
徠。未附者。仍賜勅嘉獎。宋晟招懷之功。

**續**此即龜錯策所謂降胡蒙渠益以  
邊即良騎兩軍相為表裏之術。

邊關互市  
所以資國  
用未遠人  
此成祖之  
見到處

華王府  
鈔牌舊  
旧制也

待朝貢  
之使以  
館驛厚  
外夷也

續四川布政司言。諸酋以馬易茶者。例禁夾帶私茶布帛青紙等物出關。  
今番商往往以馬易茶。及以他物易布帛。有司遵禁例。又慮杜絕遠人。  
上曰。邊關互市。所以資國用。來遠人也。其聽之。○六月。湖廣都司言。楚府  
付鐵牌一面。遇宿差人出城。驗此開門。上以書諭之曰。國家舊制。在外  
各城門鎖鑰。皆屬都司軍衛。今王府自出此牌。禮非所宜。即宜停革。以副  
倚重之意。○上以海外諸番朝貢之使益多。命於福建浙江廣東市舶提  
舉司各設驛以館之。○禮部尚書景季至。劾有罪下獄。降為儀制司郎中。○  
戶部尚書郁新卒。○九月。改刑部尚書鄭賜為禮部尚書。擢真定府知府。  
呂震為刑部尚書。○召浙西治水戶部尚書夏原吉還掌部事。

領



遺二十  
五將軍  
六與安  
南之後

梅殷尽心  
於建文

梅殷朕自  
有處君子  
觀於斯言  
便知殷禍  
立至

**謹按** 仁濬撰夏忠靖公傳時承建文廢弛之後清難之師方息府庫空  
虛無有蓄積一時賜賚功臣賞給士卒大封親藩增置武衛添設  
百司而又召集天下儒生數百人於館閣編輯大典未幾遣二十五將  
軍大興安南之役遣內官造巨艦航海以通西南諸番復將營建北京  
宮殿財用之費以萬萬計皆仰給於戶部公書夜焦勞經營編葺未嘗  
缺之亦為難矣

**信安伯張輔**為新城侯食祿五百石時介福朱能言其父王清難  
功大輔從征之功亦多故也○十月駙馬都尉梅殷為盜所殺殷初盡心  
於建文君上登極以寧國公主故優容之既而都御史陳瑛等劾奏殷  
蓄養亡命私匿韃靼人造為邪謀乞正其罪上曰梅殷朕自有處令錦  
衣衛人執殷所匿韃靼人送還東殷夙與都督譚深及錦衣衛指揮趙篆  
有隙二人希上旨一日俟殷四鼓入朝經登橋令人掉殷橋下縊而死○  
十一月封**甘肅**總兵官左都督宋晟為西寧侯食祿千一百石加其懷遠  
安邊之功也命子孫世世承襲子**瑛**瑛皆尚上女為駙馬都尉瑛尚安  
成公主瑛尚威寧公主○忠誠伯兵部尚書如璫有罪下獄除名為民坐

禁收  
藏方  
孝孺  
詩文

降勅獎  
諭何楷  
用心積  
穀

**不送趙王也**○殺庶吉士章朴先是禁收藏方孝孺詩文令刑部出榜曉  
諭天下都行燒毀敢有收藏者照依奸惡罪之時朴偶以註誤與序班楊  
善同坐事朴與善言家有孝孺文集善即借觀密以奏聞上怒逮朴戮  
于市而復善官○**續正月** 上以天下屯田積穀靈夏最多皆總兵何福  
勤於用心所致又以福請更定屯田賞罰為經久之計降勅獎諭之○二  
月直隸和州言州民嘗貸官糧三千四百七十餘石今被水未償乞候來  
歲秋成從之

**續丙戌永樂四年**

草寇竊  
發不治  
大亂率  
兵捕之  
成祖得  
防微杜  
漸之道  
正月河南布政使司奏**南陽**皂君山草寇竊發上謂兵部曰此雖小醜  
今不治將大元末汝穎初亂幾數千人順帝恬不加意遂至大亂此今日  
殷鑒也遂命**豐城侯張輔**率兵捕之○三月守衛官有於皇城下誦經不  
輟者上召諭之曰爾身備宿衛不用心防奸乃一心誦經可乎若存心



罪宿衛者之誦

褒賜

表其勤誠

賜姓名以罪其心

此見成祖處

忠孝不越分違法自然有福如無是數者而望有福無禍得手今後仍於宿衛之所誦者必罪不宥。正月遣使齎書褒諭日本國王源道義先是對馬岐臺等島海寇劫掠居民勅道義捕之道義出師獲渠魁以獻而盡殲其黨類。上嘉其勤誠故有是命仍賜道義白金千兩織金綵段二百疋綺繡衣六十件綺繡帳褥枕席銀盤器皿諸物又封其國之山曰壽安鎮國之山立碑其地。上親製文賜之。韃靼頭目滿束兒灰等率衆來朝授以官仍賜各姓名以滿束兒灰為都指揮同知賜姓名柴志誠阿兒刺台為都指揮僉事賜姓名楊汝誠餘皆授以指揮千百戶等職並賜冠帶誥勅及衣服鈔幣有差俾居涼州莊浪寧夏三衛。上御右順門晚朝百官奏事畢皆趨出上召六部尚書及近臣諭曰早朝四方所奏事多君臣之間不得盡其言午後事簡卿等有所欲言可就從容陳論毋以將晡狀倦于聽納蓋朕有所欲言者亦欲及此時與卿等計議自今凡

服皮弁四拜以直其子

成祖時永遺書重典籍也疏庸主忽魯經史者大不類矣

命衆王爵

遣黃中

護送天

有事當商畧者皆於晚朝來庶得盡委由。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侍讀學士王達洗馬楊溥為考試官取朱縉等二百二十人。三月廷試賜進士林環陳全劉素等及第出身有左。上視太學禮部尚書鄭賜言宋制謁孔子服靴袍再拜。上曰見先師禮不可簡必服皮弁行四拜禮。命禮部購求遺書。上視朝之暇輒御便殿閱書史或召翰林儒臣講論嘗論文淵閣經史子集皆備否解縉對曰經史粗備子集多闕。上曰士人家稍有餘資皆欲積書况於朝廷可闕乎遂命禮部令擇通知典籍者遣使四出購求。命哈密脫脫襲封忠順王賜以金印先是元肅王勿納失里主哈密安克帖木兒者勿納失里之弟也。上登極遣使來朝貢馬因封為忠順王尋為鬼力赤毒死無嗣其兄子脫脫幼俘入中國命襲王爵賜以金印玉帶遣使送還其國撫恤其民。命鎮守廣西都督僉事黃中呂毅以兵送前安南國王孫陳天平還國其篡國黎季犛伏兵殺天



求既切  
甚大也

遣黃中  
等護送  
天平

天平曲  
嵩皆死  
於途

平中等引兵還先是安南國王陳日熉為其臣黎季犛所弑季犛上表竄  
姓名為胡一元子蒼易名奄詐稱陳氏絕嗣奄為甥求權署國事上從  
其請踰年天平由雲南老撾走至京師愬其實上遣人責之季犛卑辭  
表請天平還其國上不逆其詐遣中等以兵五千護送天平還時大理  
卿薛嵩謫廣西中舉以輔行既入安南境至立溫季犛遣陪臣黃晦卿等  
以廩餼迎候及牛酒犒師晦卿及諸從者見天平皆拜舞踴躍中遣騎前  
覘之往來皆無所見而迎者壹漿相屬於路中以為實然遂徑進度盤留  
雞陵二關將至芹站山路險峻林木深密軍行不得成列且遇雨潦忽伏  
發大呼切天平遠近相應鼓譟動山谷寇且十餘萬中等亟整兵擊之寇  
已斬絕橋道不得前天平與嵩皆死中等不得已引兵還事聞上大怒  
謂成國公朱能等曰最爾小醜罪惡滔天猶敢潛伏姦謀肆毒如此朕推  
誠容納乃為所欺此而不誅兵則奚用能等皆曰逆賊罪大天地不容臣

已未日  
食

即玉碗  
者正石  
未奇品  
之繼至  
也

等請仗天威一舉殄滅之上遂決意興師○五月齊王博有罪入朝留  
之先是博結無賴養刺客私僭帝號及為呪詛厭鎮等事屢有告之者  
上不忍罪之但賜書諭令改行於是博入朝既至廷臣交章劾奏博罪不  
當宥博厲聲曰姦臣又欲喋喋效建文時離間耶理當盡斬此輩上聞  
之不懌曰博凶悖出於天性此其心可知矣命罷去其隨侍護衛及長史  
等官處之京師○六月己未朔日有食之是日陰雲不見禮部尚書鄭賜  
等言此聖德所感召請率百官表賀不許○回回結牙思進玉碗上  
不受命禮部賜欵遣歸謂尚書鄭賜曰朕朝夕所用中國磁器潔素瑩然  
甚適於心不必此也况此物今府庫中亦有之但意自不用又曰虜酋而  
謫今受之必應厚賚之將有奇異於此者繼踵而至矣何益國事哉○雲  
南西南夷大古刺小古刺等部落皆來朝貢詔置宣慰使司二長官司五  
以統之先是中官楊瑄與雲南千戶孟景賢齎詔往撫諭諸夷至大小古



古刺等部  
遠未不通  
中國因天  
朝布恩而  
納貢

刺及其鄰境諸番曰底馬撒曰茶山曰底板曰孟倫曰八家塔等處皆遣使隨瑄等入朝貢方物且言古刺等部皆在西南極邊自昔不通中國今天朝遣官宣布恩命人民皆願內屬乞設官統理仍招諭旁近未附之民從之於是以大古刺酋撥的那浪底馬撒首臘罔怕並為宣慰使餘皆授長官司長官遣官齎詔印勅符往賜之

二宣慰五長官今一統志官制皆不載豈非以其荒遠之極後終不能通也歟

齊王禩之國 上面諭曰無忘患難博至國復驕縱陰蓄亡命養刺客僭帝號為詛說輒用護衛兵守青州府城北門自廣智門外接園圍築墻垣截往來守吏不得登城夜巡李琪曾名深等上變告博匿人滅口上賜書索琪及諭博改過是時周王橐上書悔罪 上以橐書示博博來朝面謝廷臣劾博罪請論如法博厲聲曰奸臣喋喋無乃效建文時殺我會當盡斬此輩 上聞之益怒留博京邸奪其護衛誅指揮柴直等罷遣罪斥

斬

博言奸臣  
喋無乃  
效建文時

云其詞  
何苟不遜

博之父  
子並奪  
爵為庶

一鼓  
掃滅

征討雲南  
黎賊

齊府諸僚盡出王繫囚及諸不法器械君臣又以教授葉垣等不正救請罪之 上曰齊王凶悖縱恣性習使然朕與王君臣兄弟出之囹圄寵以爵祿恩禮渥洽誠心溫詞開諭至六七不悛教授柰王何况垣等皆先自歸發其事可勿論博留京益有怨言乃召其諸子至京父子並奪爵為庶人安置廬州 上視朝罷御右順門召成國公朱能新城侯張輔謂之曰安南黎賊罪大惡極天地所不容今命汝等將兵討之爾等由廣西入西平侯由雲南入度用師幾何能等對曰臣聞仁不可為衆也仁義之師天下無敵臣等奉揚天威當一鼓掃滅師之多寡惟 上所命 上壯之 七月大發兵征討安南黎賊命成國公朱能佩征夷將軍印統總兵官鎮守雲南西平侯沐晟為左副將軍新城侯張輔為右副將軍豐城侯李彬為左參將雲陽伯陳旭為右參將命吏部尚書劉儁參贊軍事刑部尚書黃福大理寺卿陳治督軍餉置神機遊擊橫海鷹揚驍騎等五將軍選都



倚

君臣相與在推誠

成祖任人不疑真推心置人腹哉

請建北京宮殿

督都指揮等官免之共二十五將軍督兵分道進發命沐晟率四川雲南兵由臨安府蒙自縣入朱能等大軍由廣西思明府憑祥州入今彼此犄角聲勢相聞協力成功○武臣有言黃福建文舊臣且近有過不宜復任者上諭之曰君臣相與在推誠不可蓄疑唐太宗為君王珪魏徵初皆仇怨一體委任用之不疑兩人終盡乃心輔政知無不言尉遲敬德亦仇敵也既獲而用之便得其死力皆太宗有至公之量故能得此今朕用人無間新舊惟賢才是用何嘗存一毫私意有過者必體情容之有才者必推誠用之上能誠則人樂盡力若或有疑則人圖苟免又誰肯盡心爾自今慎之勿復有言○閏七月文武群臣淇國公丘福等請建北京宮殿以備巡幸從之遂遣工部尚書宋禮詣四川吏部右侍郎師達詣湖廣戶部左侍郎古朴詣江西右副左御史劉觀詣浙江右僉都御史仲成詣山西督軍民採木命泰寧侯陳珪北京行部侍郎張思恭督軍民匠造磚瓦徵

造浮橋濟師

賊勢守險以老我師

橋

朱能卒於龍州

天下諸色匠作河南山東陝西山西及直隸江北諸衛所府州各選軍士民丁期明年五月俱赴北京聽役率半年更代每人月給米五斗○十月朱能有疾留龍州張輔等率師發憑祥度坡壘關入安南境前哨破隘留及雞陵二關賊皆敗走輔等進度片站至昌江市橋造浮橋濟師至北江府新福縣駐營沐晟亦率雲南兵至白鶴遣人來會時賊恃偽東西都及宣江洮江沱江富良江以為固於江北岸綠江樹柵多邊隘增築土城城柵相連亘九百餘里盡發江北諸府州民二百餘萬守之又於富良江南岸綠江置樁盡取國中船艦列於樁內諸江海口俱下桿木以防攻擊賊之東都守備亦嚴時列象陣於城柵內欲守險以老我師輔等遂自三帶州招市江口造船圖進取○征夷將軍成國公朱能卒於龍州年三十七先是師踰庾嶺上謂侍臣曰朕夜察天象西師有憂朱能其不免乎能足辨斯事第慮氣候非其所習耳訃聞上震悼輟視朝五日柩還上親



親為文  
以祭成  
相之厚  
於朱將  
軍也如  
此

倭寇海  
賊劫熾  
官軍莫  
之敢櫻

賊恃險  
負固

為文祭之極其悲愴。追封東平郡王。謚武烈。能狀貌魁偉。身長八尺。驍捷有膽力。每遇勁敵。大呼馳鬪。以一當百。敵皆辟易。出謀制勝。靡有遺策。為將善撫士卒。歿之日。將校皆為流涕云。○朱能既卒。即命張輔佩征夷將軍印。統總兵官督兵進討安南。○平江伯陳瑄督海運至遼東。舟還直倭寇劫沙門島。瑄率眾追至朝鮮境上。焚寇舟。始盡殺溺死者甚眾。

**謹按** 洪武永樂二朝。皆行海運。不獨便於轉漕。實令將士習於海道。以防倭賊不虞。自會通河成。而海運廢。馴至近日。倭寇海賊。遂縱橫於遠海。而浙江之寧紹諸郡。直隸之蘇松一帶。咸破其荼毒。至于番城郭。劫倉庫。綠海衛所官軍。脆怯莫之敢櫻。使海運猶行。海道有備。當不至此。故丘文莊於大李補。惓惓欲復海運為此也。

**正** 亦力把力國。入貢其國在肅州西北三千七百里。古龜茲國也。○十二月。張輔等克安南。多邦城賊西都亦清。先是驍騎將軍都督僉事朱榮敗賊衆於嘉林。江沐晨軍亦至。洮江北岸。與多邦城對壘。輔率大軍營於城北之沙灣。與晨合勢。賊新築土城高峻。城下設重濠。濠內密置竹刺。濠

禁福  
敗賊衆

蒙

賊衆逃  
入海焉

迎異僧

外坎地以陷人馬。城上守具嚴備。賊兵如疎。時官軍攻具亦完。輔乃下令軍中曰。賊所恃者此城。大丈夫報國成功。名在此舉。先登者不次陞賞。於是將士皆踴躍。用命議遣兵夜襲其城。以燃火吹銅角為號。是夜四鼓。輔遣都督黃中等。銜枚昇攻。具過重濠。至西南城下。以雲梯附城。都指揮蔡福等先登。以刀亂砍。賊衆驚呼。城上火炬齊鳴。銅角競響。城下將士俱奮。勇繼登。賊倉皇失措。矢石不得發。皆散走。我軍遂入城。賊將又於城內列陣接戰。驅衆當前。輔督遊擊將軍朱廣寧。以畫獅象馬神機將軍羅文等。以神銳翼而前。象皆駭慄。又為銳箭所傷。皆退走。奔突。賊衆潰亂。官軍長驅而進。殺賊帥梁民。獻蔡伯樂等。追至金園山。賊死者不可勝計。西都賊聞之。亦焚宮室倉庫。逃入海。於是三江路宣江洮江等州縣次第皆詣軍門降。○徵天下道士至京。即朝天宮神樂觀祠神宮。脩舉金錄齋。法薦皇考。皇妣。車駕幸齊壇七日而畢。○迎西僧高師哈立麻至京。師先是

明



上在藩邸聞為思藏有尚師吟立麻者異僧也及即位遣中官侯顯督書監往迎五歷寒暑乃至車駕躬往視之無拜跪禮合掌而已

正月出翰林學士解縉為

漢王高

諸事頗泄於外漢王高煦怨縉言於上曰藩邸舊臣無泄者惟縉泄之

解縉

上怒遂出縉廣西尋復改交趾左中允尹昌隆亦改禮部主事後縉與昌

儲事

隆皆坐事死○張輔調兵襲破安南徇江柵及萬劫江普賴山等處斬首

張輔破

三萬七千餘級又敗黎賊於木九江斬首萬餘級溺死者不可勝計郡邑

相繼來降○直隸及浙江諸郡軍民子弟披剃為僧赴京請度牒者千八

百人禮部以聞上怒曰皇考之制民年四十以上始聽出家今犯禁

若此是不知有朝廷矣命悉付兵部編軍籍發戍遼東甘肅○二月命西

僧尚師哈林麻於靈谷寺啟建法壇薦祀皇考皇妣尚師卒天下僧

光

若祀後祥瑞

伽舉場普度大齋科十有四日卿雲天花其雨甘露舍利祥先青鸞白鶴

連日畢集一夕檜栢生金色花徧於都城金仙羅漢變現雲表白象青獅

莊嚴妙相天燈導引幡蓋旋繞亦既來下又聞梵唄空樂自天而降群臣

上表稱賀學士胡廣等獻聖孝瑞應歌頌自是之後上潛心釋典作為

佛曲使宮中歌舞

番僧多善幻術此所謂卿雲天花白象等類無亦其幻也

六月上諭都察院謂去年曾命內侍李進往山西採天花此一時之

過後甚悔之更不令採北閩進詐傳詔旨偽作勘合招集軍民復以採辦

為名大為民害所在官司都不奏來此與胡監齊黃欲壞國事者何異即

遣御史二員徑詣山西將進等一千鞠問明白械送京師必宜重法若都

司布政司有干涉者并鞠治雖皇親亦不恕○七月墨麟卒麟陝西高時

人洪武中以國子生擢御史尚嚴刻陞北平按察副使以城守功陞兵部

麟以城

守功陞

兵部侍郎

麟以城

守功陞

兵部侍郎



報應  
不獲

侍郎麟為御史時有糧長罪不應刑麟煅煉成微奏刑之麟有歎於心及病見被刑者已而麟足趾腐盡乃死論者以為冥報云

三月封  
西僧哈  
立麻寺

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賜金百兩銀千兩彩幣

寶鈔織金珠袈裟金銀器皿鞍馬賜儀仗與邵王同其徒李羅等皆封為

大國師並賜印誥金幣等物宴之於華蓋殿○張輔沐晟等大敗黎賊於

富良江時輔等追賊至富良江賊悉眾拒戰每舟聯亘十餘里橫截江中

而用划船載木立柵以拒官軍輔乘柵未備躬督將士力戰賊不能支都

督柳升等繼以舟師橫擊之賊大敗殺其將卒數萬人江水為赤乘勝長

驅至黃江直抵閩海口獲賊舟無算黎季犛父子僅以數小舟遁去偽吏

部尚書范覽大理寺卿阮飛卿等皆詣軍門降○四月 皇長孫出閣就

命翰林  
官教導  
皇長孫

划音  
進船  
都督柳升  
巴芽大敗黎  
賊

計復立  
所統安  
南

讀 上諭之曰人於學問當以先聖之言為主朕長孫天資明睿爾等宜盡心開導凡經史所載孝弟仁義與夫帝王大訓可以經綸天下者日與講論浸漬之久涵養之深則德性純而器識廣他日所資甚大不必效儒生繹章句工文詞為能也廣孝等頓首受命尋復召前禮部郎中李繼昂說書不置僚屬○張輔等奏言前蒙 聖諭安南平定訪求陳氏子孫俾

繼王爵今其國中耆老咸請臣敷陳情愜謂當黎賊篡弑之時搜求陳氏

子孫誅夷已盡莫可繼承又謂安南本古中國之地其後淪氣化為異類

今幸 聖朝掃除殘賊再覩衣冠願復立郡縣設官治理以漸沐聖化洗

滌夷習臣伏計黎賊父子旦夕就誅郡邑既平之後宜有所統陳氏已絕

無可訪求必合開設都布按三司以總卒郡縣撫輯兵民奏上群臣亦以

為請 上曰侯黎賊父子悉擒而後處置○五月甲子征安南官軍獲賊

首黎季犛及其子蒼澄等安南平先是張輔等督兵追賊至海門涇淺父

獲安南  
賊首黎  
季犛

五十七



一時大  
雨水漲  
天助  
我舟師  
以威賊  
也不假

尚書  
福蕙掌  
三司事

晴水涸賊棄舟遁及官軍至大雨水漲數尺舟畢度衆大喜曰天替王師  
滅賊也及輔率步騎至茶龍舟師亦至前哨都督柳升敗賊獲船三百艘  
餘賊遁輔等乘勝追之至口南州奇羅海口升前哨復與賊遇賊困敗黨  
輿皆散走生擒李黎及其子澄於海口山中復於永益海口高望山獲偽  
大虞國王黎蒼為太子黎箐并賊將偽柱國東山鄉侯胡杜等餘衆悉降  
安南平得府十五州四十一縣二百零八戶三百一十二萬○六月置交  
趾都指揮使司以都督僉事呂毅掌司事黃中為副布政司按察司以尚  
書黃福蕙掌之以前工部侍郎張顯宗為左布政司餘皆選人以充置交  
州北江諒江三江太原宣化建平新安建昌奉化清化鎮蠻諒山新平又  
安順化升華共十七府宣化嘉興歸化廣威演州共五州以統諸州縣置  
十衛二千戶所官軍以守之○七月乙卯 皇后徐氏崩謚曰仁孝皇后  
○以安南歸附人裴伯耆為交趾左叅政○十月以交趾所舉明經士人

命儒臣纂  
脩大典

擇叢取  
物

賜名文  
獻大成

人  
卷數如此  
多加看滯  
透此之一  
心之運用  
而已

其潤祖等十一人為諒江等府同知賜勅慰勉 上復親製詩賜之○十  
一月永樂大典書成先是永樂初元 上諭翰林臣解縉等曰天下古今  
事物散載諸書篇帙浩繁不易檢閱朕欲悉采各書所載事物類聚之而  
統之以韻彙幾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耳嘗觀廣韻一書事雖有統而採  
擇不廣記載大畧爾等其如朕意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至於  
天文地志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備輯為一書毋厭浩繁縉等受命輯  
成 上之賜名文獻大成既而 上覽其書尚多未備復命重脩以太子  
太師姚廣孝刑部左侍郎劉季篋及縉總其事以學士王景玉達祭酒胡  
儼洗馬楊溥儒士陳濟為總裁侍講鄒緝等二十八副之簡中外官及四  
方宿老儒有文學者充纂脩及繕寫之士幾三千人凡四歷寒暑至是始  
成書凡二萬二千九百卷一萬一千一百本更賜名永樂大典 上親製  
序文此書後竟以卷帙太繁不及刊布而廢○設四夷館選國子監生教



命胡洪  
搜訪異人

詔旌張  
信孝行

羽四方番夷翻譯文字分為八館曰韃靼曰女直曰西番曰西天曰回回  
曰百夷曰高昌曰緬甸○命戶科都給事中胡濙巡遊天下搜訪異人張  
三丰濙常州武進人上察近侍中以濙忠實可託命徧行天下以搜訪  
異人為名實察人心向背雖窮鄉下邑軌跡無不到其在湖湘最久垂十  
年始還朝或曰此舉為蹤跡建文君也○以張信為尚寶司丞信萊州掖  
縣人性至孝母嘗病醫藥不能愈信焚香籲天剖肝和湯以進母病遂愈事  
聞上嘉之下詔旌其孝行徵為尚寶司丞○改造海運船二百五十隻  
備使西洋

戊子永樂六年

勅賞趙升  
寺以栢花  
為瑞苦

三月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趙升及布政司按察司奏以栢生花為瑞  
上賜勅責之曰朕主宰天下於生民休戚未能徧知故委任爾等鎮撫藩  
方以圖安輯而乃肆志安逸於軍民疾苦一毫不言而今言栢花為瑞夫

降璽書  
切責以  
栢花為  
瑞此上  
之明也

髮禁削  
髮為僧

時和歲豐物無疵癘生民足食四夷順安此國家之瑞也樹木之花世所  
常有何益於國何利於民而以為瑞也相為朋比戲佞於忠君恤民之心  
果安在哉姑曲宥爾等若復為欺罔不赦既而蘇州揚州二府復言栢花  
為瑞上曰近蘇松諸郡水澁為災有司徃徃蔽不以聞昨有奏栢花為  
瑞者已責其欺罔今又言栢花小人之務諛說也可惡因降璽書切責之  
○詔中外軍民子弟自削髮冒為僧者非其父兄送京師發五臺山輸作  
畢日就北京為民種田及盧龍牧馬寺主僧擅容留者亦發北京為民種  
田

謹按

姦人避罪多削髮為僧及懶民不力田亦削髮為僧故凡僧道盛  
者王政之衰也我成祖深鑒其弊九子弟擅削髮為僧者俱發  
北京種田則不惟邊方  
可固而貧民亦得所也

馬繼不  
識天人

上御奉天門顧廷臣曰近日郡縣數奏水旱朕甚不寧右通政馬  
繼對曰水旱出於天數堯湯之世所不免今聞一二處有之不至大害上



感應之

輔等進  
交址地

手交址  
論功陞

多陞不  
若重賞

曰爾此言不學故也。洪範恒兩恒賜皆本於人事不脩。顧尚書房賓等曰。朕與卿等皆當脩省。更須擇賢守令。守令賢則下則天應於上。麟言豈識天人感應之理。麟慚而退。交址總兵官張輔沐晟等班師至京。輔等上交址地圖。東西一千七百里。南北二千八百里。建設軍民大小衙門共四百七十有二。禮部尚書鄒賜卒。改刑部尚書。呂震為禮部尚書。以都御史劉觀為刑部尚書。○七月論平交址功。進封新城侯張輔為英國公。西平侯沐晟為黔國公。並食祿三千石。子孫世世承襲。豐城侯李彬。雲陽伯陳旭。各增祿五百石。清遠伯王友進。封清遠侯。都督僉事柳升。封安遠伯。戰死都督僉事高士文。追封建平伯。並子孫世襲。親擒黎季犛。軍人為首者王柴胡。超陞指揮使。為從者李福等四人。皆陞指揮僉事。先是交址平。上問戶部尚書夏原吉曰。陞與賞孰便。原吉對曰。賞費於一時。有限。陞費於後日。無窮。多陞不若重賞。上從之。於是惟陞元功。餘皆

班齊有差

**班齊** 夏忠靜謂賞費于一時有限。陞費於後日無窮。此謀國名言也。惟然矣。王驥蠻川之後。封爵陞職至萬人。天順中有一衛官。至二千餘人。若矣。成化中天下軍職至八萬餘人。正德中遂踰十萬矣。使累朝賞功皆遵祖宗良法。夫豈冗濫至此。書曰。鑒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有國者尚念之。

建文末  
諸番作

命監軍公  
沐晟總兵  
討討蠻寇

奏

建文末。諸番作亂。阿魯台迎立本雅失里。建文末。虜主坤帖木兒被弒。鬼力赤立非元裔也。群下叛之。阿魯台統有其部落。至是迎立蒙古之族本雅失里。而鬼力赤為其下所戕。剌二酋馬哈木等。不附阿魯台。日相讐殺。乃來朝貢。詔封馬哈木為順寧王。太平為賢義王。把禿孛羅為安樂王。○八月交址蠻寇簡定等作亂。命黔國公沐晟總兵討之。定陳氏故官。先是已歸。隨將遣赴京師。復逃回去。與化州偽官鄧應阮宴等聚眾謀作亂。悉等推定為主。僭號紀元寇。交州近城黎賊餘黨多應之。其勢日盛。官軍屢出無功。奏請益兵。遂命晟發雲南貴州四川兵數萬。徃征之。仍命兵部尚書劉

平卓五此...



一作  
龍衣王

僑往替軍事。于闐入貢其國在律州西南六千三百里。渤泥國王率其妃及家屬陪臣來朝。尋卒命其子馥越遣內官及行人送還國。○滿刺加入貢。詔封其王西利八兒速刺為滿刺加國王。其國前代未嘗通中國。

三代盛時其疆域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地盡即止。漢始通西域。開西南夷。皆由陸以通。隋唐以來航海之使始至。然皆自居長其國。未有受天子命者。有之。筆自今。

政務寬簡

徵歛淺  
輕重為定制

正月掌交趾布政司事尚書與福言交趾初平其地徵歛不一請酌量輕重為定制。上曰比除交趾郡縣官朕數諭之為政務寬簡以安新附之民無重徵歛福所言良合朕意遂命都督會官定議務從輕省。○是時諸番入貢者復有西洋古里國。蘇門答刺國。呂宋國。合猶里國。碟里國。打回國。日羅吳治國。勿魯母恩國。占里班卒耳把里國。麻林國。各遣使來朝貢。

大明會典及一統志

載永樂中入貢諸番。又有婆羅國。彭亨國。刺魯國。小葛蘭國。項文。達那國。利麻相國。枝國。麻刺國。忽魯謨斯。

我明德  
被之廣  
見於入  
貢之國

國。沿納摸兒國。加異勒。一國。潘山國。阿哇二國。南巫里國。忽魯蘭。奇刺泥國。夏刺。北國。窟察泥國。為涉刺錫國。阿丹國。魯密國。彭加那國。刺魯國。齊入可意國。坎巴夷替國。左法兒國。黑葛達國。八答黑湯國。日落國。允三十餘國。皆西洋國也。前代皆未嘗通中國。於此見我朝威德所被至廣。至大而無以加矣。誠中唐所謂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降。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矣。

成祖巡幸  
北京

續肝。上將巡幸北京。詔曰。成周營洛。肇啟二都。有虞動民。尤重巡省。朕君臨天下。祇率彝典。統馭之初。已陞順天府為北京。今四海清寧。萬民安業。國家無事。省方于時。將以明年二月巡幸北京。命皇太子監國。朕所經之處。親王止離王城一程。迎候官吏軍民於境內。朝見非經過之處。毋得出境。道途一切供給飲食之費。皆已有備。不煩於民。諸司無得有所進獻。布告中外。咸使聞知。○涼州。鞏。官都督僉事吳允誠之子吳答蘭。柴秉誠之子柴別力哥等。自陳戴朝廷厚恩。久居邊境。願帥精騎巡邏漠北。以展報效。從之。時鬼力赤為衆所推。北虜迎立本雅失里。有不相附而奔潰者。故吳答蘭等請出塞自効。○侍講楊榮連丁親喪。乞歸守制。以將巡幸北

祭供給  
進獻之  
費

楊榮連丁親喪乞歸守制

楊榮連丁親喪乞歸守制

故吳答蘭等請出塞自効。○侍講楊榮連丁親喪乞歸守制以將巡幸北



命丘福  
輔導皇  
孫少福  
天下

涼不許。○十一月命丘福塞素金忠胡廣苗淮楊榮楊士奇金幼孜等。兼  
輔導皇長孫。諭之曰。朕長孫天章日表玉質龍姿。孝友英明。寬仁大度。  
年未一紀。體具志寧。動必中規。言必合道。好學之篤。夙夜孜孜。日誦萬言。  
必領要義。朕嘗試之以事。輒能裁決得中。斯實宗社之靈。上天錫慶。篤生  
異質。以福蒞天下。卿等其悉心輔導云。○十二月沐晟帥師與交趾賊簡  
定戰於生厥江。敗績。刑部尚書劉儁。都督僉事呂毅。交趾布政司叅政劉  
昱等皆死之。於是賊勢益熾。攻陷諸郡縣於交州。完守事聞。復命英國公  
張輔為總兵官。清遠侯王友為副帥。師二十萬往征之。

交趾  
復亂

正巳丑永樂七年

建天妃  
祠於京  
師之儀  
厚門敬  
神也

正月遣中官鄭和領兵航海通西南夷。封海神宋靈惠夫人林氏為護國  
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建祠于京師之儀鳳門。

謹按

丘氏濬曰。永樂初。命中貴駕巨艦。自福建之長樂。五虎門。航大海。西南行。抵林邑。又自林邑。正南行八。晝夜。至滿刺加。由是而達西。

洋古里大國。分僻徧往支國。阿丹榜葛刺。忽魯謨斯等處。

發駕必軍

塞義等  
四人輔  
導監國

二月屯駕發京師。巡幸北京。命皇太子監國庶務。惟文武除拜四夷朝  
貢邊境調發。上請行在餘常務。悉照舊聞處分。仍命吏部尚書兼詹事。蹇義  
兵部尚書。兼詹事。金忠。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讀。黃淮。左諭德。兼翰林  
侍講。楊士奇。輔導監國。諭義等曰。居守事重。今文臣中簡留汝四人。輔導  
監國。若唐太宗簡輔監國。必付房玄齡等。汝宜識朕此意。敬德無怠。命學  
士胡廣。侍讀楊榮。金幼孜。及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扈從。○前忠誠。作除名。

始瑞有罪。下獄死。先是瑞既以罪除名。回原籍。既而家人茹輿安告其不  
應事。都察院行提至京。久之得釋放。還家。道經長沙。不朝國王。都御史陳

鈞非  
殺父乃  
承父命  
宥死而  
成亦天  
也

瑛奏瑞有違祖訓。當重典。復逮之。下錦衣衛獄。瑞知不免。命其子銓。市  
砒霜藏米中。送入瑞服之而死。既而法司以銓下毒殺父。奏置依謀殺父  
母律。全家明擬死罪。幼男皆發。鞞局習匠。婦女送浣衣局。後以銓承父



殺

會試天下  
下頁士

命亦真謀密害死發成追○會試天下百士取陳珣等一百人

上巡

之戰安撫長鎗馳馬進上幾及之會馬蹶乃弗克前及安被擒上問

曰何非馬蹶汝將何為安大言曰刺殺下如拉朽耳上壯其言歡曰

高皇帝養下好漢因慰勞之既正大位仍命為都督委任無間至是

上在道中因群臣奉事問平保兒尚在問安聞以為恨之也遂自經死○

是月壬辰車駕至北京○都御史虞謙給事中杜欽奉命巡視兩淮啓

頴州軍民缺食請發庫賑貸皇太子遣人馳諭之曰軍民困之待哺嗷

嗷卿等尚從容啟請得報沒贖何如人也急發庫賑之勿緩○四月遣給

事中郭驥等齎書使北虜諭令通好為本雅失里所殺○閏四月擢兵部

左侍郎方賓為兵部尚書時禮部尚書趙鼎傳奉聖旨方賓授兵部尚書

今日便到任蓋當時簡用大臣皆出親擢公朝傳旨行之也

天命在  
帝故安  
馬蹶不  
前而帝  
浮生者  
此耳安  
其義士  
哉

請發  
倉庫  
賑貸  
無俟  
於請  
即發  
之可  
也

用不得  
失隨監  
關賢否

陳瑛持  
誣搆陷  
李貞于  
死地

賜黃土  
山為天  
壽山

賜太子  
至孝心  
法書

人廖均  
卿等擇  
地得吉  
於昌平  
縣東黃  
土山車  
駕臨視  
遂封其  
山為天  
壽

京昌平  
縣天壽  
山時仁  
孝皇后  
未葬上  
命尚書  
趙鼎以  
江西明  
地理

山命武  
義伯王  
通督營  
山陵焉  
賜皇太  
子聖學  
心法書  
上嘗米  
輯聖

賢格言  
切於脩  
身齊家  
治國平  
天下之  
要者為  
書四卷  
曰君道  
臣道父  
道

子道各  
聖學心  
法親為  
之序至  
是刊印  
完遣人  
齎賜皇  
太子○  
六月勅  
其

肅總兵  
官都督  
何福曰  
前命給  
事中郭  
驥使本  
雅失里  
為所殺  
從行者

肅總兵  
官都督  
何福曰  
前命給  
事中郭  
驥使本  
雅失里  
為所殺  
從行者

肅總兵  
官都督  
何福曰  
前命給  
事中郭  
驥使本  
雅失里  
為所殺  
從行者

肅總兵  
官都督  
何福曰  
前命給  
事中郭  
驥使本  
雅失里  
為所殺  
從行者

肅總兵  
官都督  
何福曰  
前命給  
事中郭  
驥使本  
雅失里  
為所殺  
從行者

肅總兵  
官都督  
何福曰  
前命給  
事中郭  
驥使本  
雅失里  
為所殺  
從行者

肅總兵  
官都督  
何福曰  
前命給  
事中郭  
驥使本  
雅失里  
為所殺  
從行者

肅總兵  
官都督  
何福曰  
前命給  
事中郭  
驥使本  
雅失里  
為所殺  
從行者

肅總兵  
官都督  
何福曰  
前命給  
事中郭  
驥使本  
雅失里  
為所殺  
從行者

肅總兵  
官都督  
何福曰  
前命給  
事中郭  
驥使本  
雅失里  
為所殺  
從行者

肅總兵  
官都督  
何福曰  
前命給  
事中郭  
驥使本  
雅失里  
為所殺  
從行者

肅總兵  
官都督  
何福曰  
前命給  
事中郭  
驥使本  
雅失里  
為所殺  
從行者

肅總兵  
官都督  
何福曰  
前命給  
事中郭  
驥使本  
雅失里  
為所殺  
從行者

肅總兵  
官都督  
何福曰  
前命給  
事中郭  
驥使本  
雅失里  
為所殺  
從行者

肅總兵  
官都督  
何福曰  
前命給  
事中郭  
驥使本  
雅失里  
為所殺  
從行者

肅總兵  
官都督  
何福曰  
前命給  
事中郭  
驥使本  
雅失里  
為所殺  
從行者

謹按

祖宗朝用人皆吏部具缺上親簡除非內閣與中官所敢專也

于中官景泰而後始令吏部會推而實亦內閣與司札監陰主其柄用

人之得失隨監閣之賢否矣

續六月刑科右給事中耿通等劾奏都御史陳瑛及御史袁綱單珩朋比

蒙蔽誣搆兵部主事李貞陷之死地綱珩已下獄瑛為長官不宜獨宥請

并治之○十月左中允周翰等劾吏部右侍郎鄒達往湖廣採木務行刻

薄皇太子曰遠誠可罪然皇上所遣須其還日請之○五月營山陵於北

京昌平縣天壽山時仁孝皇后未葬上命尚書趙鼎以江西明地理

人廖均卿等擇地得吉於昌平縣東黃土山車駕臨視遂封其山為天壽

山命武義伯王通督營山陵焉○賜皇太子聖學心法書上嘗米輯聖

賢格言切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要者為書四卷曰君道臣道父道

子道各聖學心法親為之序至是刊印完遣人齎賜皇太子○六月勅其

李巨...

...



命將征  
夔以征  
虜為大  
將軍  
火真

亡歸言本雅夫里阿魯台俱為五刺所敗餘數騎奔黨曠胸河欲收潰  
敗之衆入寇此虜負朕恩戕殺使臣又欲擾邊罪不可寬爾宜整飭軍士  
以待○命淇國公丘福等帥師北征本雅夫里以福為征虜大將軍武城  
侯王聰為左副將軍同安侯以共為右副將軍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遠  
為左右參將福等陛辭上密授以方略令慎行之○八月張輔兵至交  
趾敗賊衆於鹹子關太平海口等處斬首數千溺死無算生擒賊黨偽監  
門衛將軍潘垓等三百餘人獲船四百餘艘賊首阮世每劉景異脫身逃  
○丘福等出塞與虜戰收績福及王聰火真王忠李遠皆死之初福率將  
校千餘人先至臚胸河遇虜遣兵與戰敗之遂乘勝渡河又獲虜尚書一  
人福飲勞而詢之言本雅夫里知大兵至惶懼欲北遁去此可三十餘里  
福喜曰可疾馳擒之是時官軍未集諸將皆曰恐虜遣此人誘我不可信  
且駐兵候諸軍俱至先遣精騎觀其虛實何如而後擊之毋墮虜計福不

丘福不  
審虛實  
終墮虜  
計

虜佯  
敗給  
福

全軍皆  
沒乘勝  
輕敵之  
過

軍中封  
邊功  
比

乘春決  
意親征  
以先指

從今所獲者為鄉道率衆直薄虜營與戰相持二日每戰虜輒佯敗引去  
福銳意乘之李遠曰將軍輕信謀者徑渡河懸孤軍至此虜故示弱給我  
深入進必不利吾等陛辭時 聖諭諄切戒吾等出師毋輕犯虜毋為虜  
所給一舉未捷俟再舉將軍獨志之乎王聰亦力言不可福皆不聽先馳  
馬揮士卒行諸將不得已與之俱既行虜衆奄至圍之遠聰率五百騎突  
虜陣戰死遠及福等并為虜所執皆死之全軍皆沒○九月封甘肅摠  
兵官左都督何福為寧遠侯時虜酋脫脫不花王把禿王春因帖木兒國  
公等各率所部來歸 上嘉其有柔遠安邊功故即軍中封之○遣書諭  
皇太子曰地遣丘國公丘福等帥兵征北虜以其久從征戰授以等爵謂  
必能任事乃真頑駟悞違棄朕言拒拂衆論不待各軍齊至輕犯虜營安  
平侯泣諫不從同安侯不得已隨往皆沒於虜其損威辱國如此若不再  
舉殄滅之則虜勢猖獗將為禍於邊境矣今選將練兵來春朕決意親征



威辱國之仇

凡國家之事爾當慎重不可忽也。遂命選兩京各衛及陝西山東山西湖廣屬衛騎兵共十餘萬各賜鈔給行糧皆以來年二月至北京隨征。○十月命戶部尚書夏原吉議餽運。上曰工部所造武副車定可輸運然道遠人力為難朕欲以所運根緣途築城貯之量留官軍守護以俟大軍之至此法良便於是原吉等議用武副車三萬輛約運糧二十萬石。踵軍而行過十日程築一城再十日程又築一城每城斟酌貯糧以俟回軍仍留軍守之如虜查而遁即躡其後亦如前法築城貯糧。上然之各所築之城曰殺胡平胡。鎮守寧夏寧陽伯陳懋將兵敗北虜于境外詔進封寧陽侯。○西城火州國入貢其國東南至肅州一月程即漢車師前後王地唐之高昌也。○西城哈烈國入貢其國東至肅州一萬一千里即漢之大

命議餽運策

築城貯糧

殺胡平胡

詔進封

陳懋為寧陽王

問古人賦詩法

諭定也。○贊善王汝玉每於皇太子前說賦詩之法皇太子問楊士奇曰古人為詩者其高下優劣何如。對曰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南風解

阜之詩唐虞之君之志尚矣。後世有漢高帝大風歌唐太宗雪耻百王之

作則所尚者霸力皆非王道。漢武秋風辭志氣已衰如隋煬帝陳後主所為則萬世之鑑戒也。殿下欲察意入事則兩漢詔令亦可觀。冰獨文辭高

簡近古其間亦可裨益治道。如詩八無益之辭不足為也。○皇太子監國視朝之暇專意文事因覽真德秀文章正宗羨其學識純正楊士奇啓曰

德秀所著大學衍義一書尤有益學者為君不可不知為臣不可不知。皇太子即召翰林與籍取閱大喜曰此為治之條例鑑戒誠不可無。遂命

翻刻以賜諸皇孫及廷臣。又嘗命士奇及贊善陳濟校刻歐文謂其雍容醇厚諫疏明白切直效舉以勵群臣焉。○十一月張輔進兵追交趾執呂

簡定于美良獲之并獲其偽將相陳希葛阮宴等檻送京師推陳李擴鄧

昌與進于又安不獲

昌與進于又安不獲

教奉諫疏以勸詳

真德秀文章正宗

洎陳萬世之鑑戒

昌與進于又安不獲



不阿

支子不祭皇祖

朝注自

有宗廟

御史國之司直

正

胡彥臣為交趾布政使

成祖親征北虜

四月 上聞周王橐駝於國中作殿奉祀太祖高皇帝賜之書曰禮支子不

祭皇祖王國廟祀則肇於始封之王若太祖之祀朝廷自有宗廟王今祀

於國中潛矣孔子曰祭之以禮若不為而為之不可為孝王其審禮而

行毋貽物議○十二月 上諭蹇義曰御史國之司直必有學識達治體

廉正乃可任之前以刀筆吏為之知利不知義知刻薄不知大體前之由

更為御史者爾吏部悉罷之繼今風憲更不得用吏著為令○交趾賊首

陳季擴遣胡彥臣等上表請降 上以其能遷善許之以為交趾布政使

三月張輔敗賊餘黨阮師檜於東潮州斬首四千五百餘級溺死尤衆生

擒二千餘人勅召輔還輔奏留黔國公沐晟雲陽伯陳旭等討餘寇而自

帥師還京○二月朔 上將親征北虜命 皇長孫留守北京命戶部尚

書夏原吉兼行在六部及都察院事輔導 皇長孫是月丁未 車駕發

北京學士胡廣侍講揚榮金幼孜扈從○三月 車駕出塞至清水源其

海

靖成河以胡不貴廣故以靖字

漢音亦水名

一鼓

所儲糧

軍士

軍中不

忍食肉

成通及士

地有鹽梅。旁近水皆鹹苦不可飲。人馬皆渴。明日營西北二里許。忽有清

泉湧出。上命取親嘗之。人馬賴以給足。賜名神應泉。四月次長青塞。夜

南望北斗次潤涇海。其水周圍千餘里。幹難臚胸。九七河注其中。五月

車馬至幹難河。元太祖始興之地也。本雅失里率衆拒戰。上麾先鋒出

擊。一鼓敗之。本雅失里棄輜重牲畜遁去。六月班師。至靜虜鎮阿魯台。復

來戰。上率精騎徑衝虜陣。大呼奮擊。阿魯台敗走。以其家屬遠遁。時熱

甚無水。軍士饑渴。遂收兵還營。車駕次擄胡山。勒銘曰瀚海為鍾。天山

為鈎。一掃胡塵。永清沙漠。又次清流泉。勒銘曰於鏢六師。用殲醜虜。山高

水清。永彰我武。既而軍士乏食。上令以御膳所儲糧炒散給之。且下令

軍中。凡糧炒多者。許借貸。回京倍酬其直。三軍乃獲全濟。上在軍中。每

日暮猶未食。中宮請進膳。上曰。軍士未食。朕何忍獨先飽。次開平。宴勞

將士。上曰。朕在塞外。久素食。非乏肉也。但念士卒艱難。朕雖食之。豈能其



仁壽 味故寧已之七月 車駕至北京 〇八月寧遠侯何福有罪自殺 福從征

以復數違節度都察院劾奏之 福懼自縊死 〇長沙府妖人季法作亂 皇太子命豐城侯李彬率師討擒之 〇十月 上還南京 〇勅令天下被

災去處人民典賣子女者官為給鈔贖還 〇務本之訓書成先是 上以

皇長孫生長深宮欲其知稼穡之艱難因巡幸北京以待行使周行村落

歷觀民情風俗及田野農桑勞苦之事而知國用所需皆出於此為民上

者宜加憫恤且舉 太祖皇帝創業之難及往古聖賢之君昏亂之主興

亡得失可為鑒戒者以致飭勵之意書成各務本之訓云

**訓** 務本之 太祖教諭太子必命徧歷農家觀其居處服食器用使知農

之勞苦成祖之教太孫深得 太祖心法昔商高宗為子時其父

才隨春坊官分班入直近前說民間利害田里稼穡等事其次也乎

擢江西按察副使顧佐為應天府尹 〇河南大康人為政劄發不撓吏民

畏服勳戚為之斂手威齒赫然議者謂其類包孝肅之知開封府云

**正辛卯永樂九年**

正月永英國公張輔總兵復往交趾會合黔國公沐晟勦捕叛寇先是陳

季擴等上表請降而中懷反覆 上許以為交趾布政使其黨鄧景異等

皆授以官季擴疑懼不受命放兵劫掠勢漸滋蔓官軍不能制 上以張

輔為交人所憚請亂非輔不能故仍命總師往焉 〇二月命工部尚書宋

禮等發山東丁夫開濬會通河會通河故元運河也元都于燕漕運江南

糧有二道海道用朱清張瑄策由蘇州天倉入海至直沽入京歲運至三

百餘萬石然風濤不測損失頗多又因壽張尹韓仲暉言自東平州安民

山開河北至臨清二百五十里引汶絕濟直屬御河 〇建牌三十有一

以節蓄洩因名會通河當時河道初開岸狹水淺不能負重載每歲運不

過數十萬石不若海運之多也故終元之世海運不罷國朝洪武初會通

命

張輔復 仲交吐 以勦捕 物寇

類 肅之知 開封

漕運 兩有 道

河運不 若海運 多



立海運  
河運法  
鍾元人  
之舊制  
而稍更  
之

國家無  
窮之利

分  
水  
分為二

河故道猶在。至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河遂淤。自是南運舟楫不通，而立陸路遞運。所往來者，悉由陸至德州，下河永樂初，建北京，立運法，自海運者，鍾元人之舊。由直沽達京，自河運者，由江入淮，由淮入黃河，至於陽武，發山西、河南丁夫陸運至衛輝，下河舟運至京。是時海險陸費，耗財溺舟，不可勝計。官民皆苦之。至是，濟寧州同知潘叔正建言，舊會通河四百五十餘里，其淤塞者三之一，浚而通之，非惟山東之民免遞運之勞，實國家無窮之利。朝廷從之。遂命宋禮及刑部侍郎金純、都督周長發、山東六郡丁夫十餘萬，開濬以復故道。禮用老人白英計，築壩於汶上縣之戴林，橫亘五里，遏汶勿東流，令盡出于南旺。至分水龍王廟，分為二水，四方南流，以接徐沛。六分北流，以達臨清。又跡元舊相地勢高下，增脩水閘，以時落閉，使蓄洩。自分水至臨清，地降九十尺，為閘十有七，而達于漳。御南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為閘一十有一，而達于河。淮

凡遠事建文  
諸及得罪深  
宜謀與有力焉  
而給事中取通等  
劾

張信繪  
畫以進

操練以  
備不虞

自是河成，糧運便利，京儲充足。○三月，廷試進士，賜蕭時中、苗衷、黃賜及第。出身有差，先是以車駕在北京，故至是始廷試。○左都御史陳瑛以罪下獄死，籍其家。瑛初有寵，允所舉劾，上無不允。以是恣肆，益以羅織苛劾，瑛誣陷職官，中允劉子春劾其方命廢事。皇太子皆有之。至是，上聞其奉職無狀，乃坐罪下獄。罪之。○濬河南黃河故道。先是河水累歲為患，脩築隄防，民用困弊。至河決，壞民田廬，益甚。事聞，遣工部侍郎張信往視，信訪得祥符縣魚王口至中梁下二十餘里，有舊黃河岸，與今河面平濬而通之。俾循故道，則水勢可殺。遂繪圖以進，詔發河南丁夫十萬，命興安伯徐亨、工部侍郎蔣廷瓚相度開浚，仍命尚書宋禮兼董之。○鎮守大同。江陰侯吳高言：山西行都司屬衛軍士，今或全衛，或什之七八屯種。故操練者少，請留其半操練，以備不虞。上諭兵部臣曰：守備固不可單弱，若兵食不足，亦難與守。宜視其地險夷，制多寡之數。陽和留什之四，天

天... 卷...



今屯田且耕且守此法立此萬世無窮之利

之主

往

成祖不行建文中事此海納百川之量也豈伯者之為

鄭和等使諸番

番兵劫和舟絕

城朔州留什之三蔚州留什之二餘悉令屯種且耨且守以為定制耕

**謹按**我祖宗朝屯田之制甚重甚嚴且耕且守後來乃一切廢弛專仰復祖宗之舊也愚故於治安要議卷七于重勸賞與屯田之說俟經世者考焉

**續**九月通政司言黃巖縣民告豪民持建文時士人包彛古所進楚王書稿與眾聚觀書中有干犯語請法司治之上曰此必與豪民有怨而欲報之朕初即位命百司凡建文中上書有干犯語言皆朕未即位以前事悉毀之有司告者勿行令復行之是號令不信矣况天下豈當念舊惡如唐之王魏太宗棄宿憾而信任之宰相與成治功帝王之度如海納百川無所不容故能成其大豈可一一追咎事所告勿聽六月鄭和等使西洋諸番國還獻所俘錫蘭山國王亞烈答兒并其家屬時答兒貪暴不輯睦鄰國數邀劫其往來使臣諸番皆告之和等奉使歸經其國苦奈兒遂誘和至國中令其子納顏索金銀寶物不與潛發番兵數萬劫和舟

城

和出不意攻破五城

命族類之美者立王以還國

解縉無以人臣禮歸君而徑

給飢民糧於臨城縣

而伐木拒險絕和歸路使不得相援和覺之即擁衆回船路已阻絕和語其下曰賊大眾既出國中必虛且謂我客軍孤怯不能有所為出其不意攻之可以得志率所領兵二千餘人間道急攻王城破之生擒苦奈兒并蒙屬頭目番兵復圍城和與戰大敗之遂以歸上曰蠻夷禽獸耳何足深較命禮部擇其族屬之賢者立為王遣還國併赦苦奈兒遣歸○徵交趾叅議解縉下獄先是縉入奏事適上北征見皇太子而歸上還京趙王言縉瞰上遠出觀儲君徑歸無人臣禮上怒時檢討王偁亦以罪謫交趾縉偕偁趨廣東娛嬉山水且上言請用數萬人鑿贛江以便往來上大怒曰為臣受事則引而避去乃欲勞民如此併偁俱下獄○七月張輔至交趾督兵敗賊黨阮師胡具鄧景異等於九真州月常江尋復敗黎謹兵於福安斬之○滿刺加國王拜里迷蘇刺率其妻子及陪臣入朝○戶部言賑北京臨城饑民三百餘戶給糧三千七百石有奇上



重高  
皇帝寔  
錄

府州縣  
官以撫  
字為職

得人在  
銓選精  
及

曰國家儲蓄上以供國下以濟民故豐年則歛凶年則散但有土有民何  
憂不足隋開皇間大旱民饑文帝不肯開倉賑濟聽民流移就食末歲計  
所積可供五十年倉廩雖豐民心不固煬帝無道遂至滅亡前鑑具在今  
後但遇水旱民饑即開倉賑給毋令失所○十月詔重脩太祖高皇帝  
實錄以前監脩總裁官李景隆茹瑄等心術不正又成於急促未極精詳  
故也遂命姚廣孝夏原吉監脩胡廣胡儼黃淮楊榮楊士奇金幼孜為總  
裁○十一月皇長孫冠命為皇太孫○十二月六日尚書蹇義等上言  
在外布政司按察司府州縣官職在承流宣化以撫字為職必須得人然  
得入之道在銓選精嚴薦舉有法宜令在京文職七品以上及近侍官在  
外五品以上及縣正官各舉所知五品以下官及無過犯民人賢能廉幹  
堪任牧民及居風憲者一人吏部考驗如果賢能量才擢用其所保非才  
成授職之後關蓋貪汙舉正連坐上是其言命所司速行之○虜酋阿

侍臣黃淮  
獨不許阿  
魯台之請

元帝賜  
宴

賜鈔為  
賢冊權

徵周知  
民之休  
戚

曾台遣使來納款且請并女有吐蕃諸部屬其約束上以問侍臣多請  
許之黃淮獨曰此虜狼子野心使各為心則易制若併為一則難圖矣此  
舉實其女謀也上顧左右曰黃淮如之高岡無遠不見諸人如處平地  
所見惟目前耳乃不許阿魯台之請

元帝永樂十年

正月元帝節賜文武群臣宴聽臣民赴午門外觀鰲山三日自是歲以為  
常上或御午門示御製使儒臣奉和以為樂是時尚書夏原吉侍其母  
往觀鰲山上聞之曰此賢母也命中官齎鈔二百錠即其家賜之曰以  
為賢母權也○二月會議天下舉人命士奇金幼孜為考試官取林誌  
等一百人○三月廷試賜馬鐸林誌王珏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勅戶  
部臣曰朕為天下主所務安民而已民者國之本一民不得其所朕之責  
也故每歲遣人巡行郡邑凡歲之豐歉民之休戚欲周知也近者河南民

元帝永樂十年



河南民饑有司不以  
之過  
自責任  
非其人  
聞而往者有言教費者  
此欺罔獲罪于天此亦  
朕任非其人之過其速  
令

饑有司不以聞而往者有言教費者若此欺罔獲罪于天此亦朕任非其人之過其速令河南發粟賑民凡郡縣及朝廷所遣官目擊民艱不言者悉追下獄○上謂兵部尚書金忠等曰皇太孫年長有智畧朕欲令其學問之暇兼講武事歲時射獵以遣人往北京山東山西四川河南湖廣及直隸江北等處選民間子弟年十七至二十勇健有材藝者送京師俾充隨從○九月工部主事簡芳言天下之水惟河為大故水患惟河為甚今于中深分導河流使由故道北入於海河南之民免於昏墊誠萬世之利然緣河新築護岸掃座止用蒲繩泥草不能堅久臣愚以為若用木編成大囤若欄罔然置之水中以椿木釘中實以石脚以橫木貫於椿表牽築堤上則水可以殺堤可以固而河患可息從之○擢簡芳為工部右侍郎芳山西夏縣人獨黨有大節洪武中舉孝廉授刑部員外郎上即位擢吉安府知府先是金華朱仲智為吉安知府寬厚廉潔刻字吏弊禮

秦河南水患

詳防水患

方以愛民為心

民思慕賢守必朱蘭

鐵面御史

周新因異葉而悟僧殺

賢愛民民甚戴之今被召改重慶知府民思慕之而難其繼者已而芳至芳寬厚持大體而明習吏事庭無滯牘民有告訐者數語立決吏無所容其姦芳以愛民為心而處事曲當民更大喜自奉儉約日嘗蔬食服無絀綺事其母極孝母亦善教凡芳日所行事夕則命陳於前有未善必責之芳謹受教不違尋坐事謫為辦事官從尚書宋禮沿河累有建明遷工部主事至是禮復薦其才遂超陞侍郎吉安自芳去其民思慕賢守必曰朱蘭云○瓦剌順寧王馬哈木滅本雅失里而立答里巴○殺浙江按察使周新新廣東南海人初舉鄉薦為御史彈劾敢言貴戚畏之目為冷面寒鐵京師人因稱為冷面寒鐵公上亦知其名巡按福建及北京所奏請無不從擢雲南按察使尋改浙江有冤民淹繫聞之喜曰冷面寒鐵公來吾無患矣及至洗其冤放之自是異政日著一日視事忽旋風吹異葉至前左右言城中無此木獨一僧寺有之去城差遠新悟曰此必僧寺殺人

李自五此...



淨印誌  
而知劫  
布賊之  
死商人

明日取  
賢無有  
而知妻  
有外遇  
大有神  
見

周憲使  
名震天  
下

室

埋其下也。冤魂報殺矣。發之得婦人屍。僧即款服。冷面為神明。初來時。道上蠅蚋迎馬首而聚。使人屢之。得一暴屍。惟小木布記在。取之。及至任。令人市布。得印誌同者。鞠之。即劫布商賊也。悉以其賊。召布商家。給之。家人大驚。始知其死於賊也。一巨商遠回。未抵家。而日暮。恐孤行為人所圖。潛以其背置一祠石下。至家。妻問之。告以故。明日往取之。無有也。訴於新。新曰。是必其妻有外遇也。覈之。果然。蓋歸語妻時。接之者竊聽。先往取之矣。遂併治之。嘗巡屬縣。微服觸縣官。收繫獄中。與囚語。遂知一縣疾苦。明日往。遂乃自獄出。縣官恐懼。伏謝。竟以罪去。由是諸郡縣吏聞風股慄。莫敢恣肆。僚采一日。餽以鴛鴦懸於食後。有餽者。指示之。新家故貧。未顯時。妻治褥以給。及同官內宴。各盛飾。惟新妻荆紵布裙以往。大類田野婦。盛飾者各相慚。而更為清素。其風節類此。故當時周憲使之名震天下。雖三尺童子。頌其美焉。時錦衣衛指揮紀綱有寵。使千戶往浙緝事。作感受賂。新

枉殺周  
新

以趨  
事別  
後別  
責賦

主事趙  
乾不怠  
賑濟政  
民飢而  
死斬之  
亦未為  
過

捕治之。千戶脫走。訴於綱。綱奏新專擅。上命官校逮新。至陞前抗聲陳其罪。且曰。按察司行事。與在內都察院同。陛下所詔也。臣奉詔擒姦。惡耳。奈何罪臣。臣死且不憾。上怒。命戮之。臨刑大呼曰。生為直臣。死當為直鬼。上尋悟其免。顧問侍臣曰。新何處人。對曰。廣東。嘆曰。廣東有此好人。枉殺之矣。悼惜者久之。續上謂省臣曰。士民貴賤有等。趨事執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若賢人君子。既貴其身。復役其家。與民庶無別。非勸士待賢之道。自今任官有田土者。輸租外。悉免役。著為令。五月。誅戶部主事趙乾。勅中書省臣曰。綱。荆斬善處水災。朕寢食不安。亟命趙乾往賑之。豈意乾不念民艱。坐視遷延。自去年十二月。至今年五六月之交。方施賑濟。民饑死者多矣。夫民饑而上不卹。其咎在上。吏受命不能宣上之意。視民死而不救。罪不勝誅。其斬之以戒不卹吾民者。

癸巳 永樂十一年



辛巳日  
食亦天  
變禮當  
備省

宋仁宗  
當日食  
不罷宴  
而不徹  
樂為中  
國羞

黨禁  
新解

正月辛巳朔日有食之詔免賀及宴先是鴻臚寺奏習正旦賀儀上召禮部翰林院官問曰正旦日食百官賀禮可行乎尚書呂震對曰日食與朝賀之時先後不相妨侍郎儀智曰終然同日免賀為當楊士奇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前代元正日食多不受賀宋仁宗時元正日食富弼請罷宴徹樂呂夷簡不從弼曰萬一契丹行之為中國羞後有自契丹回者言虜擊者悉皆省之有來告者勿論時翰林庶吉士錢習禮江西吉水人與練子寧有姻婭先是逮治姦黨習禮偶獲免然恒為鄉人所持習禮不自安以告學士楊榮榮乘間以聞上欣然曰使練子寧今日在此朕固當用之况習禮乎即日下令禁止於是黨禁漸解○上巡幸北京皇太孫從命尚書蹇義學士黃淮諭德楊士奇及洗馬楊溥輔皇太子監國○始置思州布政司及思州等府洪武中止設貴州思南思州諸宣慰司管

勅賜成以  
自喻以正  
朝命者

命儒臣  
賦詩

奏騶虞  
為上瑞

東土民及設都指揮使司鎮守其地既而思南宣慰使田宗鼎與思州宣慰使田琛相攻殺抗拒朝命乃勅鎮遠侯顧成以兵擒之命戶部侍郎夏原吉等議以思州所轄二十二長官司分設思州新化黎平右江四府思南所轄十七長官司分設思南鎮遠銅仁馬羅四府而於貴州設布政使司以總之○五月五日幸東苑觀擊毬射柳聽文武群臣四夷朝使及在京耆老聚觀自皇太孫而下諸王群臣以次擊射皇太孫擊射連發皆中上大喜射畢上曰今日華夷畢集朕有一言爾當思對之曰萬方玉帛風雲會皇太孫即叩頭對曰一統山河日月明上喜甚大宴群臣命儒臣賦詩盡歡而罷○山東書院獻騶虞尚書呂震奏騶虞上瑞請率群臣上表賀上曰百穀豐登雨暘時順家給人足此為上瑞騶虞何與民事不必賀震固請上曰大臣之道當務為國為民汝能效李沆為人則善矣震退上顧侍臣曰震可謂不學無術者也○命禮



簡求大儒

以智溫重  
端恪是非  
明白不少  
附會

遣誠往  
諭諸國  
宣布德威

部侍郎儀智侍。皇太孫講讀。先是。上命吏部翰林院簡求老成正大儒者侍。皇太孫。遂義楊士奇共舉智。上喜曰。得之矣。此人雖老識朝廷大体。能直言不阿。向之元正日食。呂震等皆欲行賀禮。惟此老與楊士奇言免賀。朕從之。智可用。遂令侍。太孫授經焉。智。山東高密人。溫重端恪。由教官累遷。今職。遇事務。別白是非。不少附會。云既而智以年老薦其同鄉訓導戴綸。即擢為禮科給事中。侍從授經。○七月封韃靼太師阿魯台為和寧王。先是馬哈木。威本雅失里而立。答里巴。阿魯台遣使來附請討之。因封為王。○遣吏部員外郎陳誠偕中官李達使西域諸國。先是西域火州于闐。哈烈亦力把力諸國。皆來朝貢。乃遣誠等齎詔幣往諭。齊於其國。宣布朝廷威德焉。○十二月張輔等大敗賊兵于愛子江。獲陳李擴時輔偕沐晟等進軍順州。賊黨阮師等屯愛子江。設象伏兵。候官軍輔偵知之以戒。先驅群象來衝。一矢落其象奴。再矢破其象鼻。象奔還賊陣。自

交吐復平

相蹂躪。官軍乘之。賊大敗。斬賊將阮師。生擒偽將軍潘經等數十人。賊衆死者無算。李擴走追擒之。餘黨悉降。交吐復平。

二月 上朝退坐右順門所服裏衣袖敝垢納而復出侍臣有替聖德者

躬補緝故衣

上歎曰朕雖日十易新衣未嘗無但每自念當惜物故每浣濯更進昔皇妣躬補緝故衣。皇考見而喜曰。皇后居富貴動儉如此。正可以為

詔親征斥利

子孫法。故朕嘗守先訓不敢忘。侍臣頓首曰。陛下恭儉如此。誠萬世之法。○詔親征。斥利。先是朝廷封阿魯台為王。瓦剌馬哈木等怨焉。自是朝貢不至。遂議親征。命安遠侯柳升領大營。武安侯鄭亨領中軍。寧王侯陳

懋。豐城侯李彬領左右哨。成山侯王通都督。謹清領左右掖。都督劉江。朱榮等為先鋒。○三月庚寅。車駕發北京。命皇太孫從行。上謂侍臣

胡廣楊榮金幼孜曰。朕長孫聰明英睿。智勇過人。今令侍行。俾知用兵之







命儒臣  
纂脩諸  
書

敬誠至。凡所稽違皆臣等之罪。乃下士奇錦衣衛獄。未幾特宥復職。時金問詞連溥等遂相繼下獄。○十月江陰侯吳高有罪削爵為民。○十一月晉王濟熹有罪降為庶人。○命儒臣纂脩五經四書性理大全。上諭胡廣楊榮金幼孜曰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要道其傳註之外諸儒議論有發明餘蘊者爾等采其切當之言增附於下其周程張朱諸君子性理之言如大極圖通書西銘正蒙之類皆六經之羽翼然各自為書未有統會爾等亦別類聚成書務極精備庶幾以垂後世。命廣等總其事舉朝臣及在外教官有文學者同纂脩開館東華門外。續十一月上與吳沉論持身保業之道。上曰人當無所不謹事雖微而必慮行雖小而必防不慮於微終貽大患不防於小終虧大德謹小行而無已者則可以成大善。忽細事而不戒者則必至成大惡常人且然况人君乎。臣對曰聖慮及此誠社稷永安之道。

論持身  
保業之  
道

社稷永  
安之道

乙未末樂十二年

正月前交趾奏諫解縉死於錦衣衛獄徙其家于邊初縉及王偁之下獄也獄吏考治索取同謀縉不勝楚因書大理寺丞湯宗人府經歷高得賜禮部郎中李至剛中允李貴贊苦王汝王編脩宋統檢討蔣驥潘畿蕭引高等遂皆下獄既而偁得賜貫汝王統引高相繼死獄中國史本傳稱縉文學書禮冠絕一時其為人曠易無城府喜薦引士然少慎擇且所行多任情忽畧故及於罪死年四十七家徙遼東洪熙初始赦還

貢

解縉文  
孝書禮  
絕冠一  
封

解縉諫  
論不下  
按魏徵

順天昌平縣人。文皇初甚愛解縉之才置之翰林縉豪傑敢直言也。不可以為郡縣不曉。仁宗居東宮時。文皇甚不喜而寵漢府縉謂不宜過寵致起覬覦。文皇怒謂離間骨肉縉由此二諫得罪。宣廟初漢府果發交趾亦疑悉如縉言。又曰一時諸公縉才獨高使遇唐太宗其論諫豈下於魏徵若留於仁宣時其事業當有可觀

會試天下貢士於北京命翰林脩撰梁潛王洪為考試官取洪英等三百五十人。○三月廷試賜陳循李貞陳景著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卷之七十五 乙未末樂十二年



大岩山  
逆呼萬  
歲者三

震率群  
臣表賀

成祖不  
以山呼  
萬歲為  
祥重正  
道也

上親為四  
壽大全序  
寸

海運糧命平江伯陳瑄於湖廣江西造舟三千艘以從河運瑄建議造  
平底淺船時甚便之歲運三百餘萬石○貴州布政司蔣廷璿言去年北  
征班師詔至思南府婺川縣聞大岩山有聲連呼萬歲者三歲謂 皇上  
恩威遠加山川效靈之徵禮部尚書呂震請率群臣上表賀 上曰人臣  
事君當以道阿諛取容非賢人君子所為呼諛山谷之間空虛之聲相應  
理或有之豈是異事布政司官不察以為祥爾為國大臣不能辨其非又  
欲進表媚朕非君子事君之道遂已○四月兵部尚書奎忠卒○五月  
上諭三法司如今各處有妄告姦惡的好生擾害良善自今年五月初八  
日以前但有被告姦惡已提到官及未提到官的都饒了不問命後但有  
指以姦惡為由生事擾害良善的罪之不饒○九月五經四書大全及性  
理大全書成學士胡庶等上表以進 上親序之○十月吏部員外郎陳  
誠偕中官李達使西域還先是誠等奉命出肅州嘉峪關自哈密歷土魯

入貢  
謝罪

有備斯  
無患

生日倍加  
悲痛成祖  
仁愛之心  
也此之謂  
大孝

番至火州亦力把力于闊撒馬兒罕哈烈以至八答商柳陳成迭里迷渴  
石養夷塞藍達失于沙鹿海牙凡十餘國無不徧歷宣布國家威德既而  
諸國各遣使隨誠等詣闕謝出使往還凡三歷寒暑誠回備錄其所經山  
川土壤人民物產之異飲食衣服言語好尚之不同為西域行程記上之  
詔付史館誠江西吉水人○瓦剌馬哈木遣使貢馬謝 ○十二月勅鎮  
守寧夏寧陽侯陳懋曰瓦剌使者言瓦剌馬哈木慮阿魯台與中國和好  
將為已害擬七月率眾至幹難河北俟久襲阿魯台斯言雖未可信然吾  
邊境須有備蓋虜多謫惟有備斯無患矣大抵禦寇之道勿輕與戰但堅  
壁清野最上計也勅大同開平遼東皆如之 上以古人父母既没生日  
當倍悲痛 朕自即位以來常不受賀至是夏原吉等累請乃許之其在  
外諸司五品以上者自明年始聽其表賀

丙申永樂十四年



周訥請封禪不許

不敢自謂太平之世成祖憂明慮危之心也

却封禪成祖之明處

賣權作威紀綱伏誅戒天下為人臣者

三月禮部郎中周訥請封禪不許訥上言今天下太平四夷賓服民物阜豐請封禪太山刻石紀功垂之萬世尚書呂震亦言 皇上聖德神功昭格上下宜如訥請 上謂震曰今天下雖無事然水旱疾疫亦常有之朕每聞郡縣上奏未嘗不惕然於心豈敢自謂太平之世且聖經未嘗言封禪唐太宗亦不為封禪魏徵每以堯舜之事望太宗爾欲處朕於太宗之下亦異乎徵之愛君矣帝王之有聞於後者在德不在封禪遂不許學士胡廣作却封禪頌以獻○四月以胡廣為文淵閣大學士楊榮金幼孜俱為翰林學士並兼春坊原職○擢戶部都給事中胡濙為禮部左侍郎○錦衣衛都指揮僉事紀綱以賣權作威伏誅○召交趾總兵官英國公張輔還京師輔經營交趾前後凡十年○九月北京行太僕寺卿楊砥言近年馬蕃息而少牧養之人請令民五丁養種馬一匹每馬十匹立群頭一人五丁立群長一人養馬之家歲免其糧章之半從之尋令民養官馬

養馬為民害

萬世帝王之都

編輯名臣奏議

千古一揆

天下國家之福

若一歲納駒一匹凡種馬倒死孳生不及數皆令陪償自是養馬遂為北方民害○十月 上還南京○十一月將建北京宮殿以營建重事命群臣會議於是文武群臣上疏曰惟北京 聖上龍興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東連山南南俯中原沃壤千里山川形勝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誠萬世帝王之都也比年 車駕巡狩四海會同人心協和漕運日廣商賈輻輳財貨充盈良材巨木已集京師天下軍民樂於趨事伏乞上順天心下從民望早勅所司興工營建以為子孫萬世帝王之業天下幸甚 上從之○十二月楊士奇等奉命編輯歷代名臣奏議書成 上覽之謂侍臣曰致治之道千古一揆君能納善言臣能盡忠不隱天下未有不治觀是書足以見當代人君之量人臣之直為君者以前賢所言便作今日耳聞為人臣者以前賢事君之心為心天下國家之福也遂命刊印以賜皇太子 皇太孫及諸大臣 續正月 諭禮部臣曰人君操賞罰之



賞一君  
子而人  
皆喜罰  
一小人  
而人皆  
懼公故  
耳

成祖絕  
言利君  
道之盛  
節

德以謀  
逆則爵  
為庶人

蜀王  
置書  
戒穗

私造舟  
楫等器  
械

擅選將士  
習音樂  
皆不執  
之謀

高煦受  
冊命居  
雲南

柄以御天下必在至公無善而賞是謂私愛無過而罰是謂私惡朕觀漢高帝斬丁公封雍齒唐宗黜權奸嘉忠良賞罰至當可以服人所謂賞一君子而人皆喜罰一小人而人皆懼朕於賞罰未嘗敢輕若一時處分或有未當卿宜明白執論寧使賞厚於罰但不可濫及使小人僥倖耳○臣有言國家當理財以紓國用者上曰人君儲財與庶人不同庶人為一家計則積財於一家人君為天下主當散財於天下豈可塞民之養而陰奪其利乎昔漢武帝用東郭咸陽孔瑾之徒利氏取利海內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財小人競進天下騷然此可為戒孔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言何謂也言者愧悚自是無敢以財利言者

丁酉未樂十五年

二月谷王德以謀逆削爵為庶人德太祖弟十八子也幼不好學多智詭初封國宣府靖難師起德遁歸京師建文君親信之令守金川門靖難

師渡江德即開門迎入上即位待之加厚賜賚無算改封于長沙復除

養死士造戰船其隨侍都督張興密言於上上曰朕待德厚於諸王豈

宜有此其同母兄蜀王嚴重戒之德不聽會蜀王於崇寧王悅樽得罪於

父逃德所德詭眾曰建文君初不死今已在此蜀王聞之遂具疏其事言

德恃寵縱橫有無君之心載匿亡叛造作舟楫弓弩器械教習兵法戰鬪

之事私度僧千人晝夜祈禱呪詛與指揮張成宦者吳智等日夜秘謀號

張成為師尚父捏造圖讖謂十八子當有天下傳播於人又令巧匠製燈

於上元節敵於朝就俾詣內府架搆偵伺動靜又選將士習音樂擬敵于

朝供應殿庭以圖間隙上得奏歎曰朕何如待德乃有此心遂詔楚王

等議其罪降為庶人德後闖戶自焚死○二月漢王高煦有罪居之山東

樂安州初高煦受冊封命居國雲南以不欲遠去辭後改命青州亦堅意

不行常侍上在北京懇辭還南高煦所為多不法上以其長史程

子



高煦私募軍士

高煦私募軍士

宗紀善周巽等不能匡正皆黜交吐為吏高煦猶不悛府中有私募軍士二千餘人不隸籍兵部縱衛士於京城內外劫掠支解無罪人投之江殺兵馬指揮徐野驢及僭用樂輿器物上頗聞之還南京以問蹇義義不敢對固辭不知又問楊士奇對曰漢王始封國雲南不肯行復改青州又堅不行今知朝廷將徙都北京惟欲留守南京此其心路人知之惟陛下早善處置使有定所用全父子之恩以貽永世之利上默然後數日上復得高煦私造兵器陰養死士招納口命及漆皮為船教習水戰等事上大怒召至面詰之褫其衣冠禁之西華門內皇太子懇為救解乃免上謂侍臣曰若此所謂將來必不靜今削兩護衛處之山東安州蓋去北京甚邇如其作禍可朝發而夕擒也○上巡北京命吏部尚書兼詹事蹇義翰林學士兼訓德楊士奇侍讀兼贊善梁潛輔皇太子監國○四月頒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於兩京六部國子監及天下郡縣

可朝解而夕擒

進金冊方書

秦皇漢武求長生不死之藥

奏現五色祥雲

學上謂禮部臣曰此書豈不若之根本聖賢精義悉具自書成朕日夕宮中披閱不倦所益多矣古人有志於學者苦難得書籍今之學者得此書若不勉力是自棄也爾禮部其以朕意曉諭天下學者令盡心講明無徒視為虛文也○七月行在福政司言甌寧縣人進金冊及方書上曰此妖人也秦皇漢武一生為方士所欺求長生不死之藥此又欲欺朕也無所用金冊令自食之方書與毀之母令別欺人也○冊皇太孫妃胡氏○西洋蘇祿國東王西王响王各率其妻子頭目來朝○瓦剌順寧王馬哈木死以其子脫歡襲其順寧王○十一月癸丑建北京奉天殿乾清宮越六日巳未督工泰寧侯陳珪右都督薛祿等奏一處俱現五色瑞光慶雲瑞靄網緼流動爛徹霄霄漢庚申金水河水凝異瑞暎具諸象至巳巳御雲呈彩五色輪困變化甚奇彌滿殿間卿雲內又出五色瑞光團圓如日正當御座已而西度宮是映上今所御殿庭終日不收官軍人等衆

皇朝通志卷之九



目共睹於是禮部率郡臣上表補賀。

**正戊戌**永樂十六年

正月 上以玄兔圖并群臣所上表及詩文賜 皇太子以書諭曰比陝

西羅州民獻玄兔群臣以為瑞且謂朕德所致上表補賀又有獻詩頌美

者朕心惕然愧之夫賢君能敬天恤民致勤於理則有以感召和氣屢致

豐年海宇清明生民樂業此國家之瑞也彼一物之異常理有之且吾豈

不自知今雖遠鄙無事而郡縣水旱往七有之流徙之民亦未嘗無豈至

理之時哉而一兔之異喋之為諛夫好直言則德日廣好諛言則過日增

爾將來有宗社生民之寄陛下有言不可不審之於理但觀此表及詩即

理瞭然而情不能遁矣。

成祖不負玄兔之瑞  
上諭太子亦直  
言無好鼓言得  
君天下者之正道  
一奉而數善并  
而數善并可為萬世法矣

**永樂中**一時臣工望七略一怪異遠常之物即指為瑞應獻諛無所不至我成祖以諭可謂洞物情昭治休微群情善教諭一舉而數善并可為萬世法矣

交趾清化府俄樂縣土官巡檢黎利叛總兵官豐城侯李彬遣都督朱廣

討之利敗走利初從陳李擴友充偽金吾將軍後束身歸降以為巡檢然

中懷反側至是僭稱平定王以弟黎石為偽相國段奔為偽都督聚眾劫

掠廣兵討敗之擒斬數百人利遁去

黎利中懷反側並無實心歸附  
交人所畏惟兵國更國亦人憐也

**張英**國召還而黎利孽作交趾自茲抗隳矣愚謂當時只合交趾

木英守之英歿仍命沐之子孫孫世守之然後四夷率服而雲南為吾

中國有也何也西南夷之所畏服者惟沐氏非他將所能鎮壓也今交

人之所畏服孰有逾於英國者乎交南三叛非英國總師弗平英國三

召還而叛亂俱不旋踵復作夫交人所畏惟英國視他將固蔑如也使

英國久鎮于茲焉餘威振乎殊俗歷二三紀後庶幾世變風移而交南

長為吾中國藩服與雲南齒矣奈何失此一机遂使二十二州郡士民

復淪異域不得與雲南同繫聖化也可勝惜哉

**正二月**行在會試天下舉人以侍讀學士曾榮侍講王英為考試官取董璘

等二百五十人○三月廷試賜李騏劉江鈞珍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太子少師姚廣孝卒追封榮國公謚恭靖廣孝嘗著道餘錄深詆程朱識

廣孝著道餘錄



皇太子專  
意之事

詩類唐  
宋帝王  
之特出  
者

者非之。○皇太子手書賜贊善徐善述言。今晨覽卿為余所改之詩。甚是  
丰采清雅。真有益於日新。但今卿年邁。恐輔余為勞。似卿朴直。苦口者。百  
無一二。尚諛順顏者。比比有之。卿無憚勞。殆成余業。惟望藥石之言。日甚  
一日。毋務犯鱗觸諱之慮。余今欲學作表。卿可一如詩題立例。具詩題與  
表題間。日封進。以廣琢磨。春暖順時。將息。以慰余懷。指不多及。書。皇太子  
致書贊善好古先生。好古善述字也皇太子監國視朝之暇。專意文事。  
手不釋卷。被服寬博。大類儒者。嘗冬。至賜徐善述詩云。清朝盛文治。輔德  
資耆儒。念彼筋力倦。趨朝諒非宜。賦詩有佳致。納誨多良規。起予得深趣。  
歡懷浩無涯。新陽屆初復。况此承平時。酬勞見樽酒。庶以勞期願。○五月  
尚書夏原吉。學士楊榮等。重脩太祖高皇帝實錄成上之。共二百五十  
七卷。計二百五十冊。又寶訓十五卷。計十五冊。○殺替善梁潛司諫周冕  
時。皇太子監國。上不時有疾。兩京距隔數千里。小人陰附漢府者。說

文臣有  
謚曰姚  
胡二公  
始

詩判  
胡黃

投

是脩真  
大丈夫

構百端。侍從監國之臣。朝夕惴惴。人不自保。會有陳千戶者。擅取民財事  
覺。皇太子令謫交趾。立功。數日復念其軍功。宥之。有譖於上曰。初  
上所謫罪人。皇太子曲宥之矣。遂逮陳千戶。殺之以潛。冕預聞而不諫  
止。并逮下獄。皆死。○文淵閣大學士胡廣卒。贈禮部尚書。謚文穆。國朝文  
臣有謚。自姚廣孝與廣始。廣居官敦厚。周慎。自處澹然。然性之骨鯁。一味  
逢迎承順而已。是故在建文朝。則對策斥親藩。在永樂朝。則聖孝瑞應。有  
頌却封禪。有頌無非。迎上所好。以為媚悅也。故終身恩寵。無一日纖芥之  
憂。其沒也。復官其子。擢為翰林檢討。廣與楊士奇同鄉。同官相善。廣病篤。  
時有人撓諂。假士奇作云。漢朝胡廣號中庸。今日中庸又見公。可惜天生  
兩姦元。天教名姓正相同。譏之切矣。

瑣綴錄記。文廟渡江時。解胡金三先生。與楊文貞周是脩。約同  
死於難。既而解使人覘胡動靜。見胡方問家人。飼猪否。解聞而笑  
曰。一猪尚不肯捨。况肯捨性命。蓋初皆無意於死也。惟是脩竟行其志  
哀哉。可謂真大丈夫矣。



黃女  
以刀  
截耳

雙槐歲抄記永樂初解縉胡廣侍燕文淵閣。文皇曰縉廣少同業仕同官。今縉已有子廣宜妻之以女廣俯首曰臣妻有娘未卜男女。上曰定生女勿疑矣。越數月廣妻果生女遂訂盟縉子禎亮既而縉遭讒死舉家成邊欲使女改適女竊入室以刀截耳家人覺而救之血披兩頰且言曰薄命之婦。皇上主之。父面承之。一與之盟終身不改。况持主盡父何用生為。越數年解氏家有禎亮歸女卒歸解氏事姑徐氏尤極孝謹廣有此貞女然建文罹為狀元棄之右弁豈可耶母亦愧其女耶。

詔脩志

六月詔纂脩天下郡縣志書命尚書夏原吉學士楊榮金幼孜總之後未及成書而罷。○遣禮部左侍郎胡濙巡江浙諸郡陞辭。上面諭曰人言

寬罪愧

東宮所行多失當至南京可多留教日試觀何如密奏來書奏字湏大晚至我即欲觀也。禁至南京日隨朝凡所見東宮所行之事退即記之。如一

事  
奏誠敬  
孝謹七

日趨朝勲臣其者語諱侍衛樞之仍當陞口奏有旨不問既退亟宣侍衛者賞鈔若干錠於是群臣皆言不顯責大臣而旌禁衛所以寬其罪而愧其心見殿下之仁明也。住稍久鄰居楊學士士奇曰公命使也宜亟行。濙權辭謝之曰錦衣數種未完爾至安慶始書奏以所見皆誠敬孝謹七事。

彈劾不  
避權要

大才  
秀才

成祖時  
治屋者  
誰中  
開發意

陳諤有  
漢張地  
風

密疏以聞。上覽之大悅自是不復疑。皇太子○擢吏部都給事中陳諤為順天府尹。謬廣東番禺人舉于鄉初拜刑科給事中遇事劾果彈劾不避權要嘗奏事聲響甚大聽者悚然。上令餓之數日奏對如前乃曰是天生也每見呼為大聲秀才云嘗以直諫觸禁。上大怒命為坎瘞之露其頂七日不死遂釋還職尋陞吏科都給事中。一日率同列奏事忤旨落職罰使脩葺象房同事者先畢功降職去諤貧不能倩人乃躬自為之值駕至問治屋者誰也諤前俯伏陳其故。上念諤直且憫其貧命復官癸巳春命署通政司事逾年署應天府未幾又署刑部丙申夏又移署鴻臚寺明年冬又改署工部所至俱有聲績至是陞順天府尹政尚嚴明有漢張趙風無何竟坐事出為湖廣按察使復貶知海鹽縣終鎮江府同知諤為人劉介然賦性恢謫當被瘞時嘆息謂其人曰吾今日乃為大斃所苦問其故則罵之曰咄嗟汝不知耶朝廷瘞人當以囊令速死耳瘞

水... 卷...



者如其言遂得屈伸不死云

錄此者非惟以著其人所備之物異實以表見一時朝政規模大  
田各他多故此。

楊士奇進周易本義  
于皇太子先是皇  
太子命士奇纂周易  
朱氏本義要旨為一  
編既進名曰周易直指  
士奇進曰周易固為下  
筮作也 文王 天柱云  
周礼泰 象十 霄  
翼之祥 凡備有治平  
為君為 臣之道悉具  
請編集 以進備覽閱  
從之至 是輯成以進  
皇太子 覽之大喜因  
名曰周 易本義

**正**十二月勅脩武當山宮觀成賜名曰太嶽太和之山山有七十二峰三岩  
二十四澗峯之最高者曰天柱境之最勝者曰紫霄南巖上軌游氣下臨  
絕壑舊自有宮為祀神祝釐之所元季兵燬至是悉新建之紫霄曰大玄  
紫霄宮南巖曰大聖南巖宮又有興聖五龍宮玄天王虛宮遇真宮清微  
宮淨樂宮又即天柱峯頂冶銅為斂飾以黃金範真武像於中選道士二  
百人供洒掃給田二百七十七頃并耕力以贍之每宮設提點一人秩正  
六品。

**正**己亥永樂十七年

春吏部尚書曩義丁父喪歸詔起復之令還南京輔國監如舊○夏鎮守

遼東左都督劉江大破倭寇於望海塢封江為廣寧伯江初至遼東巡視

夫破倭  
寇於海  
塢

金州衛全  
線島特其  
高者瞭望  
賊眾

開四壁  
以縱賊  
旁寇勿  
追也

作真我  
榜髮狀

諸島相地形勢請于金州衛金線島西北之望海塢築城堡立煙墩瞭望  
蓋其地特高可望諸島寇所必由實為濱海襟喉之地一日瞭者言東南  
夜舉火有光江計寇將至亟遣馬步官軍赴塢上小堡備之翌日倭賊二  
千餘乘海艘直逼塢下登岸魚貫行一賊貌甚醜惡揮兵率眾如入無人  
之境江令犒師秣馬畧不為意以都指揮徐副伏兵于山下百戶姜隆帥  
壯士潛燒賊船截其歸路乃與之約曰旗舉伏兵砲鳴奮擊不用命者以  
軍法從事既而賊至塢下江被髮舉旗鳴砲伏兵盡起繼以兩翼而進賊  
眾大敗死者橫仆草莽餘眾奔櫻桃園空堡內我師追而圍之將士皆奮  
勇請入堡勦殺不許特開西壁以縱之仍分兩翼夾擊生擒數百斬首千  
餘間有潛脫而走艘者又為隆等所縛岸無一人得脫凱還將士請曰明  
公見敵意思安閑惟飽士馬及臨陣作真武披髮狀追賊入堡不殺而縱  
之何也江曰窮寇遠來必饑且勞我以逸待勞以飽待饑固治敵之道賊

金州衛全線島特其高者瞭望賊眾



圖師必闕之意

始魚貫而來蛇陣故作此以鎮服之雖愚士卒之耳目亦可以壯士卒之威賊既入堡有死而已我師臨之彼必致死未必無傷我故縱其生路即

圖師必闕之意此固兵法饒諸君未察耳事聞上賜勅褒美封江廣寧

伯食祿千二百石子孫世襲將士有功者陞資有差先是倭寇出沒海上

焚民居掠貨財殺擄人口北白遼東山東南抵閩浙濱海無歲不被其害

及是大為劉江所挫寇害息者數十年

秋御製佛曲成併刊佛經以傳九月十二日欽頒佛經至大報恩寺當日夜本寺塔見舍利光如寶珠

十三日現五色毫光卿雲捧日千佛觀音菩薩羅漢妙相畢集續頒佛經

佛曲至淮安給散又現五色圓光彩雲滿天雲中現菩薩羅漢天花寶塔

龍鳳獅象又有紅鳥白鶴盤旋飛繞續又命尚書呂震都御史王彰齋捧

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名稱歌曲往陝西河南頒給神明協應屢見卿

雲圓光寶塔之祥文武群臣上表稱賀上甚嘉悅中官因是益重佛禮

楊榮上十事疏

傅建立梵刹以祈福立自徧兩京城內外云○十二月學士楊榮上疏言十

事皆指斥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上覽而嘉之密諭榮曰汝言實切時

弊但卿為心腹之臣若進此言恐群臣益相猜疑不若使慎密御史言之

於是得監察御史鄧直昇入奏衆皆股慄免冠請罪詔諸司即日檢改怙

終者不赦○頒為善陰隲孝順事實一書于天下學校先是上命儒臣

輯錄古今載籍所紀為善陰隲之事可以垂勸者得百六十五人尋復輯

錄古今孝順之事可以垂教者得二百七人上於各條之下親為論斷

并係以詩各次為十卷上親為之序既成頒於文武群臣及天下學校

焉

正月以楊榮金幼孜並為文淵閣大學士仍兼翰林院學士○擢用人材

十三人為各布政司官擢左布政使四人馬麟湖廣盛頤江西俞景周山

材擢用人

材擢用人

...



東周克殺廣西右丞相三人孫豫山西江潤河南艾瑛浙江右丞相二人陸勉四川吳衡陝西右丞相二人楊敬福建李泰廣東右丞相二人趙瑛

江西金恕山西

顛倒家  
杰莫知  
瑞倪

與者

洪武中錢唐鄭沂皆以布衣而徑授尚書之尊今亦樂中馬麟等亦以布衣而徑濟方面極品此殆昔人所謂顛倒豪傑莫知瑞倪

妖媚聚  
眾作亂

二月山東蒲臺縣妖婦唐賽兒眾聚作亂賽兒縣民林三妻夫死賽兒祭

墓回徑由山麓見石罅露出石匣角發視之中藏寶劍妖書賽兒取書究習遂通曉諸術因誦佛經自稱佛母以其施教於村里頗能知前後成敗

能紙  
為人  
戰馬  
問能

事青州細民翕然從之云能剪紙為人馬相戰鬪欲衣食財貨百物隨以術運至久之妖徒轉盛遂擁眾擄益都石棚寨為亂青州衛指揮高鳳領

折千  
賊及道

兵捕之為所敗鳳等皆死賊遂犯益都山東大震命安遠侯柳升總兵勤之○三月柳升兵至益都圍賊於石棚寨賊遣人乞降云寨中食盡且無

衛青  
大敗  
賊眾

水東門舊有汲道升即往據之夜二鼓賊襲官軍營與戰多被殺傷都指

揮劉忠戰死賽兒與其黨劉信等潛遁黎明升等始覺分兵追捕獲賊黨

劉俊等百餘人而賽兒竟不獲○山東都指揮僉事衛青大敗賊眾于安

丘先是賊黨霍鴻等攻安丘知縣張樞縣丞馬樞集民夫八百餘人以死

拒守賊不能攻復率莒州即墨之眾合萬餘人併力攻之聲言屠城時青

備倭海上聞安丘圍急率千騎晝夜兼行猝至城下奮擊敗之賊收餘眾

再戰城中人亦鼓譟出擊賊大敗霍鴻遁去殺賊二千餘人生擒二千餘

人皆斬之時城中已不支使青至稍遲必陷於賊矣既而柳升至青迎謁

升怒其不待已猝出之青不為屈是日鰲山衛指揮王真亦以兵一百五

十人擊敗賊眾於諸城蓋殺之○山東賊平論功陞張樞山東左丞相馬樞

左丞相衛青陞都指揮僉事○下安遠侯柳升獄刑部尚書吳中等劾奏升奉命征勦妖賊聖諭諄諄指授方畧諭以賊徒憑高

賊平論  
功陞賞  
成祖真  
能鼓舞  
豪傑



卿子討賊不忠死有餘辜朝廷安能宥之

侯馬死惟中勇而及

馮貴擊賊報出有以

侯馬二公之友人所共惜

當時起家李官為重

石太子太子孫往南京

大子下馬入人舍

無水且乏資糧當坐困之勿圖近功升全不留心又不設備致賊夜砍營殺傷軍士時都指揮劉忠與升來攻忠身先士卒幾破賊壘升忌其成功而不救援致忠力盡而斃賊遂得間遁去及衛青敗賊後三日升始至反忘青功而摧辱之不忠若此宜治其罪上亦謂升方命失機媚功忌能皆不可宥遂下升吏尋赦出之○四月廣寧伯劉江卒謚忠武江驍果善戰所向無敵取士卒明紀律有恩信於諸夷款塞者緩輯備至既卒人咸思之○五月交趾右叅政侯保與賊黎利戰死之左叅政馮貴亦以討賊戰死保真定晉州人由國子生知襄城縣有善政初設交趾郡縣擇人撫治擢交州府知府遷叅政時黎利剽掠郡縣保率民兵築堡于要害禦之賊來攻保與戰不勝而死貴湖廣武陵人舉進士為給事中陞交趾叅政能撫輯流民歸附者免省有土兵二萬餘人皆勁勇習戰每出擊賊輒有功後中官馬騏等疾之聿奪其土兵及黎利反衆強貴勦捕獨以羸卒數百

遇賊兵寡賊衆貴力戰而死保為政廉恕貴有方畧其死也人皆惜之○九月擢教授蘭從善林長懋教諭徐永達並為翰林院編修侍從皇太子孫講讀

**謹按**

我祖宗朝最重學官一途凡輔導東宮必選焉凡纂脩書籍會試校文必參用焉凡經保薦與九載考優者必授以翰林春坊六科清華之選焉監察部曹而下不論也觀求樂中所遴選以輔導宣廟者自儀智而下張英戴倫等無非發身學官之人未嘗專用進士也故楊文貞之薦儀智謂其起家學官道理明執守正廷臣未見其比可見當時以起家學官為重也且聖諭錄故當時為學官者皆振奮起自重自修出為世用彬多得人譽以勵世磨鈍有此具也近則視學官日輕以起家學官為不屑近日彼荐考称者雖部曹之授猶斯焉而况其他始登天絕望如此尚何望屬世之效乎嗚呼世變何可勝哉

遣戶部尚書夏原吉召皇太子及皇太孫于南京以北京宮殿成將

御新殿受朝故也○十月皇太子赴北京過鄒縣見民男女持筐盈路

拾草實者駐馬問所用民對曰歲荒以為食皇太子惻然乃下馬入民

舍視男女皆衣百結不掩體電釜傾仆不治歎曰民隱不上聞若此乎顧



皇太子  
賜所食  
之民

取勘  
民發粟  
賑濟

百姓  
赤子

御殿  
受朝  
賀

中官賜之鈔。而召鄉之耆老問所苦。具以實對。輟所食賜之時。山東布政

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為民牧而視民窮如此。亦動念否乎。執中言。凡被

災之處。皆已奏乞停今年秋糧。皇太子曰。民饑且死。尚及徵稅耶。汝往

督郡縣。速取勘。饑民口數。近地約三日。遠地約五日。悉發官粟賑之。事不

可緩。執中請人給三斗。曰。且與六斗。汝毋懼。但發廩覓。上當自奏也。

皇太子至京。即奏之。上曰。昔范仲淹之子。猶能舉麥舟濟其父之故。舊

况百姓吾赤子乎。封右都督薛祿為陽武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

襲。擢工部營繕司郎中蔡信為工部侍郎。以董營北京宮殿告成故也。

辛丑永樂十九年

正月甲子朔。上御北京奉天殿受朝。賀。詔曰。朕荷天地祖宗之祐。繼承

大寶。統馭萬方。祇勤撫綏。夙夜無間。乃者效成周河洛之規。建立兩京。為

子孫帝王永遠之業。爰自經營以來。賴天下臣民殫心竭力。趨事赴工。今

宮殿告成。朕御正朝。祇祀天地宗社。眷懷黎庶。嘉與維新。弘敷寬恤之仁。

用洽好生之德。大赦天下。禮部尚書呂震言於皇太子曰。殿下前在

南京。數遣中使進奏牘。每至輒以殿下過失上聞。上指其妄言。今宜疎

此人。皇太子曰。過失吾豈能無。今至尊既不信之。我又與人計較。耶

卒置之。二月虜酋阿魯台寇寧夏。會試天下舉人以左春坊大學士

楊士奇翰林侍讀周述為考試官。取陳中等二百人。三月廷試。賜曾鶴

齡劉矩裴綸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四月初八日庚子夜。奉天謹身華

蓋三殿災。詔告天下。求直言。勅尚書寒義等十三人。偕給事中十三人。巡

行天下。安撫軍民。是月十四日萬壽聖節。以災異。詔免慶賀。侍

皇太孫講讀禮部左侍郎儀智以年八十乞致仕歸。未幾卒。翰林

李時勉陳言十五事。曰。停言工作。罷四夷朝貢。沙汰冗官。賑濟饑荒。清理

刑獄。罪黜臧官。罷遣僧道。優恤軍士。及慎選舉。嚴考覈等事。皆切時病。

太子  
雅量  
過人  
不與  
較人

詠求天  
下直言  
通言路  
也

允十四  
事而行



柯暹言  
事許直  
指示李  
廣等不  
能平言  
於上

午門  
對辨

給事中  
朝廷耳  
目之官

上允其十四事而行之。○以給事中柯暹御史何忠鄭惟烜羅通俱為交趾知州。時暹等言事許直歷詆大臣之任事者。無憂國恤民之心。指斥工部尚書李廣李慶等不能平言於上。請罪之。上不許。既而慶等乃薦暹等才堪牧民。於是皆陞為知州。而處之遠方。○殺主事蕭傑。時言者多云建都北京非便。而蕭儀言之尤峻。上震怒。加以極刑。時六科十三道。上言亦云朝廷不當輕去金陵。建都於燕。故有此變。上曰。方遷都時。朕與大臣密議數月。而後行。非輕舉也。言者因劾部院大臣。上命言官與大臣俱跪在午門對辨。時都御史王彰等懼。昔日不諫有罪。抗言御史給事中。白面書生。不知大計。宜加重罪。日將午。上命中使出問大臣與言官對辨如何。衆皆紛然。卒罵言官妄言。尚書夏原吉獨從容奏曰。御史職當言路。給事中朝廷耳目之官。况應詔陳言。所言皆當。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合當有罪。中使入復命。上仍命出。再問之。原吉對如

原吉善  
言

原吉深  
得待美  
之體

較  
多寡

初。上悅。遂兩宥之。傳旨令回各衙門辦事。而言官無一人得罪者。衆謂非原吉言。又將有蕭儀之誅矣。或尤原吉。并初議。原吉曰。不然。天威嚴重。吾輩歷事久矣。雖失實。上憐之。若言官得罪。所損不小。衆始嘆服。○西僧大寶法王來朝。或請駕親勞之。夏原吉曰。夷人慕義遠來。宜示以倫義。若萬乘一屈下。必有走死而不顧者矣。上曰。爾欲效韓愈耶。乃不出。勞他日法王入見。上命原吉拜之。原吉曰。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况夷狄耶。長揖而已。○十一月。下戶部尚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中獄。兵部尚書方賓自殺時。上以北虜携貳命大臣議將親征。原吉等共議。宜且休養兵民。而嚴勅邊將備禦。未奏會。上召賓。賓言。今糧儲不足。未可興師。遂召原吉問邊儲多寡。對曰。僅給將士備禦之用。不足以給大軍。且言頻年師出無功。戎馬資儲十喪八九。災青開作。內外俱疲。况聖躬少安。尚須調護。勿煩六師。上不懌。即令原吉往視開平糧儲。既而吳中入對。



二三人以餽運為憂

等三十五人後運惟車輻用總督官上往親二人保定法征北虜孟洪遂安伯陳英副者二十七人共用駝三十四萬頭車十一萬七千五百餘輛阿魯台稅車民丁二大俱十三萬有奇運糧凡三十七萬石

元良哈之寇

與方賓同 上益怒召原吉還籍其家與中皆繫內官監獄於日疋賓懼自殺時禮部尚書呂震數乘間言賓與中原吉皆儉邪誣罔 上信之命戮賓死將殺原吉等召楊榮問原吉等平昔所為榮力言其無他二三人者惟以數征北虜之餽運為憂論才力或不及儉邪未之見也 上由是怒稍釋置不問

稍釋置不問

正壬寅永樂二十年

二月命英國公張輔等同六部官議北征餽運輔等議令為前後運前運隨大軍行後運稍後前運用總督三人陰平侯張信尚書李慶侍郎李泉車運駝運各分官領之領車者李泉後陳愉都御史王都督御史郎中等官三十六人領駝運者領遠後顧興祖尚書趙班

三月阿魯台寇興和殺守將都指揮王煥

上遂決意親征戒誓將士諷

日啓行 駕次鷄鳴山虜聞之夜遁四月次龍門雲州五月次獨石至威虜鎮六月次通川旬至玉沙泉七月次殺胡原前鋒獲謀者言阿魯台聞

車駕親征大懼盡棄其馬駝牛羊輜重于濶灤海之側與其家屬遠遁乃發兵焚其輜重收其孳畜遂命旋師召諸將諭曰所以羽翼阿魯台為悖逆者元良哈之寇也當還師剪之遂簡步騎分五道疾進至屈列兒河

虜眾驅牛馬車輛西奔 上麾兵進擊斬首數百級餘眾潰走追奔數十里抵其巢穴擒斬虜酋數十人盡收其人口牛羊駝馬十餘萬而還九月車駕還京師○工部尚書宋禮卒禮河南永寧人有才幹然馭下嚴刻小過輒繩以法所至民頗苦之○下尚書呂震寒義及學士楊士奇于錦衣衛獄以鴻臚寺序班言震之壻戶部主事張鶴朝忝失儀 皇太子以震故曲宥之而義在側不言故也士奇亦以輔導有關併下獄已而皆釋之

宋禮馭下嚴刻小過繩人以法

○六月癸巳報虜復攻萬全 上召諸將問計皆曰宜分兵還擊之上曰不然此詐謀也虜慮大軍搗其巢穴故為此牽制之術敢城哉不足慮也

○癸卯永樂二十一年

成祖觀見西涼亭遺址而謂侍臣者見保大位在德也

虜攻萬全不足慮成祖見之神



請論至夜分

黃河子短太子於上前

有謀易太子之

偽撰遺詔付中

蜀王椿薨謚曰獻。王性敦厚孝友，循禮執法，尤好學讀書，不懈。喜延

接賢士大夫講論，或至夜分，不為聲色遊畋之事。在宗室中，為最賢。朝廷

待之視諸王特厚云。○五月，常山中護衛指揮孟賢等謀不軌，事覺，伏誅。

先是，上以疾多不視朝，中外事悉啓。皇太子處分檢邪之徒，不便而

宦官黃儼、江保等素厚，趙王常陰為之地，口詆。皇太子之短於上前，

希得進見。且詐造毀譽之言，傳播於外。謂：上注意高燧，以誑誘外人。由

是賢等遂萌邪志，而欽天監官王射成與賢善，密語賢曰：觀天象，非久當

有易主之變。賢等邪謀益急，與其弟孟三羽林前衛指揮陳旭、通州右衛

鎮撫陳凱、興州後屯衛老軍高正等，日夜潛謀，連結貴近，圖就宮中進毒

藥於上。候晏駕，即以兵切內庫，兵伏及符寶，而分兵執脅文武大臣，豫

令高正偽撰遺詔付中官楊慶、養子。至期，從禁中頒出。廢皇太子而立

趙王為帝，布置已定。正密以告其甥護衛總旗王瑜，瑜駭曰：舅氏奈何為

滅族計。泣諫，不聽。瑜遂請闕告。上大驚，急捕賊。既悉，得御右順門，親鞠

之召。皇太子趙王及文武大臣皆至。上覽所偽撰詔，震怒，立捕楊慶

、養子，斬之。上顧高燧曰：爾為之耶。皇太子為之營解曰：高燧必不預

謀。此下人所為耳。遂悉伏誅籍沒其家。陞瑜遼東衛千戶，尋擢錦衣衛指

揮同知。○七月，車駕復北征，次于宣府。時虜中有來降者，言阿魯台將

犯邊。上召諸將諭曰：朕當出兵，先駐塞外，以待之。虜不虞吾兵已出，因

而擊之，可以成功。遂部分諸將，寧陽侯陳懋等為前鋒。車駕遂次宣府。

○八月，禮部左侍郎胡濙進瑞光圖，及柳梅靈芝，且奏云：今歲萬壽聖節，

太嶽大和山頂，金殿現五色圓光，紫雲周匝。喻時不散，又山石產靈芝、榔

梅結實，符盛往年。此聖壽之徵也。於是禮部尚書呂震率百官進賀。

胡忠安號為所臣，而亦進瑞光圖，相率為諛，何也。其視口震之不

學無術，相忠何能以寸哉。駕次沙城，虜中偽知院阿失帖木兒古納台等率其妻子來降。

王輸泣諫不所高正為太子所

皇太子不責高燧而責

天下之人

胡熒、瑞先、亦未為知道

聖壽之徵見於天、芝、榔梅結實



阿魯台  
無敢  
萌南向  
急

旌異  
遠人

賜忠  
命詰

備言阿魯台。公夏為九刺脫歡所敗。掠其人口孳畜。如盡。部落潰散。無所  
屬。今聞天兵復出。疾走遠避之。不暇矣。豈敢復萌南向之意。授阿失守。俱  
正千戶。○十月。駕次上莊堡。鞞王子也。先士于。率衆來歸。時前鋒寧  
陽侯陳懋。探知虜住飲馬河北。為九刺所敗。追至宿鬼山口。遇也先士于。  
率妻子部屬來歸。懋引入見。上喜。謂群臣曰。遠人來歸。宜有以旌異之。  
乃封為忠勇王。賜姓名金忠。以其劔把罕台為都督。其部屬察卜等七人。  
皆為都指揮。餘為指揮千百戶。所鎮撫者。復數十人。○十一月。車駕遠  
京師。賜金忠。誥命。鐵券。金印。玉帶。金百兩。銀四百兩。紵絲五十。表裏紗羅。  
綾各二十匹。牛百頭。羊五百頭。米百石。及居第床褥。新芻器用。咸備。歲給  
祿米千石。別賜其妻金銀等物。各半之。賜把罕台。察卜等。銀鈔。織金衣。紵  
絲布。帛冠。帶鞍馬。牛羊。新芻。居室器用。各以等類給之。

續甲辰。永樂二十二年

事須  
有名

以曾  
祭  
余鼎為  
考官

上天  
僊  
意茲  
最

諭虜  
赦  
其不  
臣  
之罪

正月甲申。勅緣邊諸將。整兵候北征。初。忠勇王金忠來歸。屢言阿魯台。弑  
主虐人。違天逆命。數為邊患。請發兵討之。願為前鋒自效。上曰。卿意甚  
善。但事須有名。至是大同。開。守將並奏阿魯台所部。侵掠邊境。上乃  
召公侯大臣議之。且告之忠勇王之意。群臣皆請從其言。遂勅諸邊將。整  
兵以候。○二月。會試天下舉人。以請學士曾祭。侍講余鼎。為考試官。取  
葉恩等一百五十人。○三月。廷試。賜刑寬。梁。裡。孫。曰。基。等。進士。及第。出身  
有差。○四月。己酉。車駕發北京。復親征。命寧陽侯陳懋。忠勇王金  
忠。為前鋒。五月。過。應。昌。次。清水源。阿魯台遠遁。上召楊榮。金幼孜。諭曰。  
朕夜夢神人告朕曰。上帝好生。如是者再。是何祥也。豈天厲意。茲寇乎。榮  
幼孜言。宜承天意。遣使諭虜。赦其不臣之罪。班師還京。上曰。此朕意也。  
遂遣中官伯力哥。往虜中。諭其部落來歸。○六月。駕進次。答蘭。納木兒河。  
彌望。惟荒塵野草。虜隻影不見。前鋒陳懋。金忠。引兵抵白印山下。咸無所



東宮孝友仁厚天下屬心

遺命傳位皇太子

終以戒口

赴迎梓官

遇以根嗣不繼乃命班師。○七月駕次翠微岡。上御幄殿諭楊榮金幼孜曰東宮歷涉年久政務已熟還京後軍國事悉以付之朕惟優游暮年以享安和之福不亦可乎榮幼孜對曰東宮孝友仁厚天下屬心允稱皇上付託。上悅。○是月十六日巳丑次蒼崖成。上不豫次日次榆木川。上大漸遺命傳位。皇太子十八日辛卯上崩享年六十五。司禮太監馬雲孟驥等密召楊榮金幼孜入御幄議以六師在外去京師尚遠秘不發喪。亟命工部官括行在及軍中錫器悉收入內幄召匠入銷錫製為押禪成權欵而緇之殺匠以戒口命光祿朝夕進膳如常儀益嚴軍中號令人皆莫測楊榮及中官海壽奉遺命各馳訃於皇太子比龍輦入闕寂無知者。

甲辰永樂二十二年

八月楊榮等奉太行仙訃至京師。皇太子即遣皇太孫赴開平迎梓

宮。太孫瀕行啓皇太子曰出外有封章白事冰印識無以防偽。皇

太子顧侍臣楊士奇等曰渠言良是但行急新製則不及士奇對曰大

行皇帝初授殿下東宮圖書可權付太孫歸即納上皇太子從之即

取授太孫曰此大行皇帝初授我者有啓事以此封識來此不久亦

當歸汝汝就留之既行皇太子謂士奇曰汝此說是雖出從權亦事機

之會昔大行臨御儲位久未定浮議喧騰吾今就以付之浮議何由興

○皇太孫至雕鴉堡遇梓宮哭迎軍中始發喪是月初十日壬子梓

宮至京師○出前戶部尚書原吉刑部尚書吳中于獄原吉等繫內官

監四年至是皇太子親臨繫所與其哭今出視事且咨以時政原吉首

陳東南民力困于漕運請幸南京以省供億繼請撫流民罷西洋取寶船

止雲南交趾採辦金銀數事○出前右春坊大學士黃淮及洗馬楊溥正

字金問等于獄淮等繫錦衣衛獄者十年

出原吉等于獄

付尚書以絕浮說



楊溥有  
賴獄中  
之功

置公孤  
官

天順日錄記楊溥在獄中十年家人供食久故絕糧不能繼又  
上命巨測日與死為鄰愈勵志讀書不輟同難者止之曰事已如  
此讀書何用答曰朝聞道夕死可也五經諸書皆讀之數回已而得釋晚  
年遭遇為閣老大儒朝廷大制作多出其手實有賴於獄中之功云  
八月十五日丁巳皇太子即位赦天下○前戶部尚書夏原吉刑部  
尚書吳中夏原吉言在繫時喪母未克成服乞賜歸葬且終憂制臣事陛  
下之日未艾也上曰卿老成人今國大喪止望相與濟艱難如卿以親  
喪辭則朕亦不當在此遂留替輔令遣家屬護母喪歸葬命兵部給驛舟  
有司治喪事○置公孤官六師太傅太保皆正一品少師少傅少保皆從  
一品上諭吏部尚書蹇綬曰此皇祖之制也皇考聖明天縱可不  
置此官予歷事未廣不無望於保傅卿等勉之遂命義為少保仍兼吏部  
尚書○上以文淵閣大學士楊榮金幼孜等輔導又積有年勞陞榮為  
太常寺卿幼孜為戶部右侍郎仍兼前職陞左春坊大學士楊士奇為禮  
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前右春坊大學士黃淮為通政使兼武英殿

大學士俱掌內制不預所陞職務以前洗馬楊溥為翰林院學士

**謹按** 我朝以九卿等官兼  
殿閣學士掌機密始此

減粟四  
十萬斤

求盡言  
以輔不  
逮

減賦比直隸山東粟四十萬斤楊士奇入奏事上望見士奇來笑謂蹇  
義夏原吉曰新華蓋學士來奏事必有理試共聽之士奇奏言恩詔甫下  
而惜薪司傳旨賦北京山東粟八十萬斤以供香炭其數太多民何以堪  
上喜曰吾固知學士言有理即命減四十萬復顧義等曰汝三人吾所倚  
非輕但有事須盡言庶幾以輔吾不逮○詔下西洋諸番國取寶船悉皆  
停止如已在福建太倉等處安泊者俱回南京將帶去貨物仍於內府該  
庫交收○九月癸酉朔上 大行皇帝謚曰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  
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廟號太宗至嘉靖中改廟號曰成祖○癸未禮部尚  
書呂震言於上曰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如 太祖 太宗皇帝遺  
命倣漢制以日易月釋練從吉服烏紗冠素服黑角帶臨朝上命廷臣

倣漢制以  
日易月



制 議易服

議楊士奇以為不可黃淮亦與士奇合震辭色忿然蹇義從傍解之請兼取二說且奏。上宜服素衣冠黑角帶群臣皆從君服報可。明旦上素

冠麻衣麻經出視朝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國公如。上所服餘文武群

臣之服皆從義等所定。朝退。上召蹇義夏原吉及士奇等諭曰呂震昨

奏易服云皆與汝等謀定然後奏聞時吾已疑其非但聽臣下易之。

梓宮在殯吾豈忍易後聞士奇有言始知其妄士奇所執是因歎曰張輔

知禮六卿乃有不及又顧義曰汝所折衷亦未當然不必再以語人群臣

聽從其便。進蹇義少傅加楊士奇少保並兼職如故加楊榮太子少傅

兼謹身殿大學士金幼孜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內閣位進三孤始

此士奇等旬月間自五品超遷至一品臣子恩遇至此極矣。次日賜蹇

萊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銀齒書各一其文曰繩愆糾繆諭之曰卿等皆國

家大臣祇事先帝二十餘年又事朕於春宮練達老成今當嗣位之初

朕

梓宮在殯吾豈忍易

奇等恩義至此極

繩愆糾繆

用此印密奏以聞成祖誠納諫之君哉

冊三太子

軍國之務重須卿等協力替輔凡政事有闕失或群臣言之而朕未從或

卿等之言朕有不從悉用此印密奏以聞其毋憚於再三言之君臣之間

盡誠相與庶幾朝無闕政民無失所而朕與卿等皆不負祖宗付託之重

義等頓首受命。十月冊妃張氏為皇后冊郭氏為貴妃李氏為賢妃后

河南永城人追封后父指揮使張麒為彭城侯。冊立皇太孫為

皇太子封次子瞻埈為鄭王瞻埈為越王瞻埈為襄王瞻埈為荆王瞻埈

為淮王瞻埈為滕王瞻埈為梁王瞻埈為衛王越滕梁衛四王後國絕。○

以翰林侍讀學士王直為右春坊左庶子仍兼前職及兼記注於聖政

聖訓之當修者皆錄之以備纂述。

詞林記曰我太祖初建國爰重史事首設起居注以觀觀宋濂

詹同等任焉其後竟廢令翰林院史官兼之每朝則立班記事入館則

載筆以從書動以為日曆書言以為寶訓末樂洪熙間王直在翰林猶

宣



祖宗田  
制所當

命洽  
鎮交

戒奕脩  
撫字之  
政

交人號  
泣不忍  
別

文敏  
啓三揚

之門生故吏于其所尊事者猶編有語錄談記矧聖神盛德大業胡可無述乎在洪武時日歷寶訓嘗勅刪述其舊跡猶有可尋者。祖宗舊制所當復也

召掌文吐布按二司事工部尚書黃福還以工部尚書陳洽鎮交吐兼掌

布按二司事福治交吐視民如子徇其所好革其所惡勞輯訓飭躬勤不

倦每戒郡邑吏咸脩撫字之政新造之邦政令條畫無鉅細咸盡心焉於

是交人皆愛戴之如父中朝士大夫以遷謫至者咸加溫恤疾病躬造視

之按其賢者與之共事及以教道其民中官馬騏怙恩肆虐福救裁抑之

騏誣奏福有異志文皇深照其妄曰此君子不容於小人寢其奏福居

交吐十八年上念其父勞於外召還交人扶老携幼送之皆號泣不忍

別

**謹按**

是時交趾所恃者二人張輔善用兵威震殊俗交趾所恃以靖黃福善撫字惠流遐裔交人所恃以安今既不以張輔鎮守復召黃福還朝愈失之矣交土自益艱危失豈非一時輔相之過與宜乎霍文敏以交南之復失歸咎於三楊諸人也

大理寺奏決重囚上曰人命甚重帝王以愛人為德卿等理刑宜替輔

德政罔俾無辜令寃地下傷天地之和遂命五府六部通政司六科同三

法司於承天門會審特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至榻前諭曰比年

法司之濫朕未嘗不知其所擬大逆不道往往出於羅織煅煉先帝數

切戒之故死刑至四五覆奏而法司畧不留意其為酷吏而無愧自今凡

審決重囚卿三人同往審決○令在京七品在外五品以上文官及知縣

於五品以下見任及軍民中訪舉德性淳篤行止端方或材能出眾政績

顯著或文學可稱識見優遠者量材擢用若有蔽賢及濫舉者罪之所舉

之人後犯贓罪舉者連坐又諭之曰朝廷比年數下詔舉賢而奉行者悉

多徇私背公或以賄賂舉或以親故舉所得實用十有三四政事何由而

理生民何由而安自今必嚴舉并連坐之法庶得實材○賜綠邊將士鈔幣時上御西角門視朝風寒顧謂侍臣曰今日始寒朕與卿等居重城

帝王以  
愛人為  
德

論奉賢  
才之法

賜綠邊  
將士鈔  
幣

幣



大赦建  
文奸黨  
族屬

中猶覺凜凜如此。守邊將士晝夜嚴警，殆不可勝。遂命書勅遣使賜以鈔幣。○十一月朔赦建文姦黨族屬，並放還家，給還田產。先是，上謂侍臣曰：方孝孺輩皆忠臣也，宜從寬典。次日，御劄付禮部尚書呂震曰：建文中姦臣，其正犯已悉受顯戮，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洗衣局，并習匠及功臣之家為奴。今有存者，既經大赦，可宥為民，給還田土。凡前為言事失當，謫貶充軍者，亦宥為民。

**謹按** 初治姦黨齊泰，一子甫六歲，給配至是，得宥還鄉。黃子澄一子，易姓逃難，去其為田家湖廣之咸寧，至是經宥，乃復姓。辛巳進士，黃表其後也。故齊黃之裔，猶不能方練，則無餘諸人不可考矣。

上諭戶部尚書夏原吉曰：田土民所恃以衣食者，今所在州郡奏除荒田，得非百姓苦於征徭，相率轉徙，與抑年饑，衣食不足，或加以疫癘而死亡，與自今一切科徭務，樽節仍令有司，凡政令不便於民者，條具以聞。被災之處，早奏賑恤，有稽違者，守令處重罪。○趙王高燧奏辭常山左右二護

務農書  
武不可  
偏廢

衛從之。王遣長史趙季通奏云：一衣一食皆朝廷所給，安坐無事而虛擁三衛三衛軍士，亦虛受糧賜。請以左右二護衛官軍助國家戍守，止留中護衛供使令足矣。上初未許，王奏請再二乃許之。添設趙府群牧千戶所。○令直隸及近京各都司官軍更番於京師操備，從英國公張輔兵部尚書李慶等之請也。上諭之曰：古者務農講武，皆有定期，故兩不偏廢。今宜畧倣此意，無廢屯種，令畢農事而後來，先農事而遣歸，庶皆不妨誤。

**謹按** 外衛官軍更番京操之制如此

中官馬騏傳 上旨諭翰林院書勅命騏復往交趾，指辦金銀珠香。時騏被詔召還，未久本院官覆奏。上正色曰：朕安得有此言。卿等不聞渠前在交趾荼毒軍民乎。交趾自此人歸，一方如解倒懸。今又可遣耶。此人近在內間，多方請求，朕悉不答。卿等宜識朕意，遂止。

一方如  
解倒懸

**謹按**

馬騏傳旨使非本院覆奏，則為失不細矣。是時仁廟剛明，總攬乾綱，而馬騏猶萌恣睢之念，况其他乎。由此觀之，中官之惡，抑之



猶恐其橫况從而寵之縱之耶宜乎正統而後振直廣瑾輩之為惡無有紀極也愚謂中官傳旨並宜執例覆奏庶杜姦萌

翰林學士楊溥密奏言事。上嘉納之御札獎諭之曰覽卿所奏為國家

之計誠合朕心但望卿始終如一知無不言相朕致治以承天休感卿忠

懇特用酬報今賜卿彩幣一雙鈔一千貫卿其領之○追贈兵部尚書金

忠少師謚忠襄以其子選為翰林檢討連年始十歲令還鄉支俸幼童廢

官始此○進蹇義為少師楊士奇少傅夏原吉少保仍賜原吉緇紉諺

圖書○上御西角門閱廷臣誥辭顧謂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曰卿二人

及蹇夏二尚書皆先帝親任舊臣朕方倚以自輔凡朕所行卿等共知其

有未善者當盡言朕觀前代人主有一履帝位輒自尊大惡聞直言左右

之人雖素所親信亦畏威順旨緘默取容或賢良之臣不肯默言之一

再而不見聽亦退而絕口以圖自全致令人主因循肆志卒致覆敗朕與

卿等當深以為戒君臣一體終始協心庶幾可以共圖安久因取五人誥

支俸幼童舊官

上欲朕

臣尽言

極諫與

言他相

諫之主

本伴

直諫如

忠良股肱之臣

薛祿奉命巡邊

辭親筆增二語云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曰此實朕心

卿等勉之○捕治前御史舒仲成既而罷之初上監國時仲成嘗以事

忤旨後遷湖廣按察副使至是因事命都察院逮治之楊士奇上疏言向

來小人得罪者多陛下即位皆宥之今追理仲成即詔書不信漢景帝為

太子召衛綰不赴即位進用綰前史黜之上覽疏喜即有旨罷治仲成

而降勅獎諭士奇曰覽卿所奏道朕以仁助朕以德欲朕為唐虞之君愛

惜俊良共成王化此實金玉之言誠為忠良股肱之臣也朕朝夕所慮恐

卿等以朕尊居宸極畏有譴責不敢盡言今覽此奏朕甚欣喜足慰於衷

但望卿始終如一知無不言以副朕委托之意共成王道之美朕深感卿

特齎卿白米十石彩幣二表裏寶鈔二千貫實彰眷待非應故事卿其領

之以慰朕懷○加陽武侯薛祿歲祿五百石祿時奉命帥師巡邊適比虜

入寇雲州祿督兵追至大松嶺斬獲甚衆上喜賜勅嘉獎遣中官及鴻

薛祿奉命巡邊



漢立屯田為善

不許擅

差屯田軍成相

立法之妙處

采斗三錢外戶不閉

此為君者之至

臚卿即軍中勞之加歲祿子孫世世承襲○上詔諭戶部尚書夏原吉曰

古者寓兵於農而不奪其時所以民無轉輸之勞而兵食足後世莫善於

漢之屯田先帝所立屯種之法甚善蓋用心亦甚至但後來所司數以

征徭擾之既失其時遂無其效所在儲蓄士不及二三有司不見勞民轉

輸矣其令天下衛所凡屯田軍士自今不許擅差妨其農務違者處重法

○十二月書各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姓名於奉天門西序先是上召

吏部尚書蹇義兵部尚書李慶曰庶官賢否軍民休戚之所繫唐太宗書

刺史之名朝夕省覽其有善政則各疏于下故當時所用之人皆思奮力

致治采斗三錢外戶不閉

皇考亦嘗書中外官姓名於武英殿南廊間暇觀之今五府六部之臣朕

朝夕接見得詢察其賢否若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朕既不盡識其人

悉其姓名雖或聞其賢否和正至久不能不忘為臣有善而上忘之誰肯

自勉不善而上忘之誰肯自戒如此國家何以望治效爾吏部兵部具

各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姓名履歷揭諸西序朕得閒暇觀之以考察其

事行而黜陟焉至是悉書之○禮科給事中黃驥極陳西域賈胡入貢西

人受害乞罷其貢上嘉納之以其奏示禮部尚書呂震曰驥常奉使西域

故具悉西事卿陝西人有不悉耶為大臣當存國體恤民窮毋侵削根本

驥所言其從之○是月庚申筮長陵○授試事六科監生吳信等二十

人皆為給事中先是詔擇國子監生之有學行者六十人俾翰林嚴試之

拔其尤者二十人命試事六科未幾皆授是職

# 洪熙

仁宗昭皇帝御名高熾成祖長子敬天勤民純誠至德弘文欽武章聖

元年在位一年壽四十七崩葬于獻陵

封都督張昺為彭城伯歲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襲皇太后之兄也○加太子少傅大士楊榮兼工部尚書三俸並支



乙巳洪熙元年

上御朝 群臣只 行五拜 三叩頭 之禮

正月壬申朔。上御奉天殿朝。群臣設樂不作。群臣止行五拜三叩頭禮。先是禮部尚書呂震請曰：陛下初登大寶，天下文武之臣及海內諸國皆皆來朝，宜受賀作樂。如大朝之儀。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黃淮諍言：不宜用樂，未得旨。榮趨出。士奇與幼孜進言，夜漏下十刻未退。午門官入奏，乃有旨命禮部設樂不作。次日，上召士奇等四人諭曰：呂震每事誤朕，卿等所執停樂，是為君以受直言為賢，不受直言則過益增。為臣以能直言為賢，不能直言則忠不盡。如昨日朝會從震所請，今悔何及！賴卿等同心，遂免此悔。自今遇朕行有未當，但盡意言之，毋以不從為慮。各賜鈔千貫，文幣一表裏。○陞通政使燕武英殿大學士黃淮為少保，戶部尚書俱三俸並支。士奇准請辭尚書一俸從之。於是楊榮、金幼孜亦各辭尚書一俸。上曰：卿等事皇考，夙經扈從，勤勞多矣。况皇考賓天遠

兼職仍舊加楊士奇 兼兵部尚書

君以受 直言為 賢

資賜以 開言略

令卿等 勿辭三 俸此國 家之盛 典

准奉

貴民而 賤官

士奇奏罷 散馬之令

發 朝廷自 此名於 天下

在塞外，賴卿等盡力維持，朕每奉瞻几筵，未嘗忘之。今與三俸，豈為過歟？卿等勿辭。○罷給朝覲官孳牧馬。先是兵部尚書李慶言於上曰：今歲北方之民，畜馬頗蕃，皆送至京，已散軍伍操用，尚餘數千，欲散民間，則民甚弊，不可重困之。今遠近方面朝覲官皆集，請每員給馬一疋，令牧之。其孳生准民間無者追陪。太僕寺提督考較。上令與蹇義、夏原吉議，亦從慶言。乃下令行之。楊士奇力諫不可，曰：朝廷以禮徵賢，上者授方面郡守，次者授百執事，今皆役之畜馬，以蘇民是貴民而賤官矣。上曰：慶幾誤朕。顧士奇曰：少頃即批出，罷此令。內批兩日不出。兵部已督責朝覲觀領馬者過半矣。士奇復奏許臣罷散馬之令，乃復中止。如必欲行此令，天下懷才抱德者，自此誰肯出仕？蓋虧損一馬，必責陪償，破家官產累及子孫，且所散不及三千，而朝廷負此名於天下，此令之失，渺小。上曰：吾偶因事稽緩耳，當即批出，午刻。



憲綱  
掃地

上御思善門召士奇諭曰內批豈真忘之初聞此言即遣人觀李慶呂震  
輩交口忿雷朕念爾孤立慮為眾所傷故不欲因汝言而罷此令今有名  
矣出示一疏乃陝西按察使陳智言按察司所以肅庶官貞百度而太僕  
得臨之歲徵駒與下民等憲綱掃地矣

勅止散  
馬

上曰爾就據此草勅止散馬士奇叩頭曰古人有言陛下知臣臣不孤矣  
上曰繼今令有不使惟密與朕言李慶輩多不識大體不足語也但皆  
先朝舊臣未可遽退之

**謹按**此舉與永樂中楊榮疏言諸司積弊而文廟密諭使授御史言  
之同意君臣之間情意交孚不啻父子骨肉魚水殆未足以踰之  
漢唐宋君臣未  
見有此氣象

建弘文閣先是上諭侍臣楊士奇等曰卿等各有職務朕欲得學行端

達弘文  
閣以待  
賢

謹老儒數人日侍燕閒備顧問可咨訪以聞士奇等以翰林侍講王進蘇  
州儒士陳繼對遂命吏部召繼至是建弘文閣於思善門之左作印章命

奉印  
授溥

翰林學士楊溥掌閣事進佐之上親舉印授溥曰朕用卿等於左右非

天道人  
事未嘗  
判為二  
途

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為理道之助卿等如有建白即以此封識進  
來未幾繼至授翰林五經博士蹇義復舉學錄楊敬訓導何澄淳實即授  
敬翰林編修澄禮科給事中皆直弘文閣與進同事云○賜三公及六卿  
天元玉曆祥異賦上諭侍臣曰天道人事未嘗判為二途有動於此必  
應於彼朕少侍

言商  
地當

太祖每教以慎修敬天未嘗敢怠此書言簡理當左右輔臣亦宜知之遂  
命刊賜○上諭禮部尚書呂震曰朝臣在外久者今皆令還鄉展省其

大容諸  
戶榮歸

得誥勅者足為家鄉之榮然到家有養祭賓客之需往返道途之費計其  
在官俸祿給日用外有餘賞鮮矣自今歸者皆賜鈔一品二品賜鈔五千  
貫三品四千貫餘有差於是大學士金幼孜左春坊大學士王英等並乞

胡侯  
致仕

歸省馬○二月國子監祭酒蕪侍講胡儼以疾乞歸加授太子賓客致仕



縉奏十人之寡

縉非狂士所論皆定見

二臣以忠節自勵

濟等不與宗廟同

君子過厚之意

○以解禎期為中書令人禎期縉之從子也縉下獄死籍其家徙邊至是召還以禎期工書故擢用之永樂中 文廟嘗與解縉論群臣御筆書蹇義等十人名命各疏于本十人者皆 文廟所信任之臣亦多與縉善縉具以實對於義曰其資重厚而中無定見於夏原吉曰有德有量而不遠小人於劉儁曰雖有才幹不知顧義於鄭賜曰可為君子願短於才於李至剛曰誕而附勢雖才不端於黃福曰秉心易直確有執守於陳瑛曰刻於用法好惡頗端於宋禮曰顛直而苛人怨不恤於陳洽曰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於方賓曰簿書之才馴僧之心既奏 文廟以授 仁宗曰李至剛朕洞燭之矣餘徐驗之至是 上出其所奏十人者示楊士奇且諭之曰人率謂縉狂士縉非狂士向所論皆定見也○加襲封恭順伯吳克忠為恭順侯封其弟都指揮吳管者為廣義伯其父允誠本鞬平章把都帖木兒永樂中率眾歸附嘗從大軍征亦集乃多所俘獲戰必盡力部將

率携妻子亦不肯叛仍擒叛者以獻累功封恭順伯克忠吳管並能以忠節自勵效勞於國克忠後從征虜寇力戰而沒追封邠國公謚莊愍弟克勤亦累官都督與克忠同沒於陣追封遵化伯論者謂吳允誠父子之效忠雖漢之金日磾唐之契苾何力無以過云○贈故官僚少詹事鄒濟左替善徐善述並太子少保賜濟謚文敏善述謚文肅命有司立祠墓側歲致祭焉先是勅禮部歲四時致祭楊士奇言於 上曰禮貴得中 朝廷惟宗廟以四時享社稷孔子皆春秋二祀濟等雖有舊勞不得過社稷孔子而與 宗廟等 上曰吾過矣過矣誠念其舊勞不能忘故率爾下令而不覺其過遂召禮部改春秋祭濟浙江餘杭人善述天台人既而復贈

贊善王汝玉為太子賓客謚文靖遣官祭之汝玉蘇州人 三月擢前光祿寺署丞權謹為文華殿大學士謹徐州人以薦舉知安樂

我仁廟尊師重傳之禮之隆前代鮮能四時之祭亦君子過於厚之意繼聞言而改則又成湯之改過不吝矣



推謹以 縣遷署丞父早卒事母至孝母病額天來以事代母卒哀毀廬墓三年朝  
安樂 荐奉知 夕哭奠不御酒肉有司上其行驛召至京上曰能孝者必忠孝之人可

任輔導遂超陞是職時有贊善王讓若益都人亦以孝行知名嘗廬墓有  
湧泉之異由國子學錄擢為右贊善後仕至吏部右侍郎大理少卿弋

直

謙數言事切宜上頗嫌其矯激尚書呂震吳中御史劉觀等交奏其賣

直沽名請罪之楊士奇言於上曰謙不諳大體有之然其心感陛下

超擢之恩欲圖報效古人有言三聖則臣直惟陛下容之不然進言者

將懼而以言為戒矣上不懌遂免謙朝參令專坐司治事自是月餘朝

臣言事者少上召士奇諭曰爾料事不虛自見弋謙朝言者不至豈果無

事可言對曰臣下孰敢進言納忠惟在上寬容以來之遂命士奇就榻前

草勅引過命弋謙如舊朝參令百官言事毋以謙為戒因諭士奇曰朕有

過不難於改雖一時不能容然終知悔爾知朕心毋吝於言也○以將行

行而享 祀

廟享祀詔陞功臣四人配享加封河澗王謚忠武張王加封寧國公謚忠  
莊王真加贈少師榮國恭靖公姚廣孝及東平武烈王宋能並配享

謹按

功臣配享之制考之唐宋累朝皆有之我明惟

之君必有一代之名臣頌輔應時而出為之股肱心膂又安四海與國  
咸休是故在仁宣時則有若蹇夏三楊諸人在英廟時則有若張  
輔曹鼎李賢王朝諸人在憲宗時則有若彭時商輅劉翊諸人在  
孝宗時則有若丘濬劉健王恕劉大夏諸人在武宗時則有若謝遷  
韓文梁儲蔣冕諸人皆勲名事業灼灼在人耳目固無愧於唐宋諸名  
臣誠進之俎豆廟庭之列上以侈一代明良之逢下以感一世豪傑之  
士固無不可者此累朝缺  
典不無有待於方來云

比京命 加行在 二字

命北京諸司悉加行在二字復建北京行部及行在後軍都督府上時決

意復都南京云○陞楊溥大常寺卿仍兼翰林學士掌弘文閣事○禁民

告誹謗上諭刑部尚書金紳都御史劉觀大理卿虞謙曰往者法司無

公平宣厚之意尚羅織為功能稍有片言涉及國事輒論誹謗中外相師

成風姦民欲駕禍良善輒飾造誣罔以誹謗為說一星名於此身家破滅

魚悞唐 宋諸名 臣

禁除誹 謗之刑 納言路 也



仁布  
真仁  
君

莫復辨理。今數日間。覺此風又萌。夫政治所急者。亦言。所患者。以言為諱。况今所急。尤在知下情。卿等宜體朕心。自今告誅謗者。悉勿治。

**書**

謗誅之刑。都御史陳瑛掌院時為其。此風豈治世所宜有也。仁廟除之。真仁君哉。

詔免秋  
夏稅  
糧  
之  
對

四月詔免山東及淮安徐州夏稅秋糧之半。停罷一切官買物料。時有至自兩京者。上問道路所過地方何似。對曰。淮安徐州及山東境內。民多

救民當  
如救焚  
拯溺

乏食。而有司徵夏稅方急。遂召問少師。義所對亦然。上坐西角門召大學士楊士奇對曰。皇上憫恤民窮。誠出於至仁。若斯事亦可令戶部工部與聞。上曰。姑徐之。救民之窮。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遲疑。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決之意。卿等姑勿言。命中官具紙筆。令士奇等就西角樓書

為天下主  
宰與民較  
寸寸此仁  
存全言

詔。上覽畢。即命用璽遣使齎行。上顧士奇曰。汝今可語戶部工部。朕悉免之矣。左右或言。地方千餘里。其間未必盡無收。亦宜有分別。庶不濫恩。上曰。恤民寧過厚。為天下主宰。肯與民寸寸計較耶。

**謹按**

我仁廟履極未久。而所行無非仁民之政。且從善轉圜。改過不吝。規模宏遠。事事可為後法。求之前代。商高宗。周成康。匹休漢文帝。宋仁宗。未足多也。惜乎享國太淺。民之無福痛哉。

達輔奏  
行科奉  
之法庶  
國家得  
人有用

鄭府審理正俞建輔言。進賢之路。莫重於科舉。近年賓興之士。率記誦虛文。為出身之階。其實才無二三。蓋有年未二十者。雖稱聰敏。然未嘗究心脩己治人之道。一旦僥倖掛名科目。而使之臨政。往往率意任情。民受其

南比定  
取士之  
數

弊。自今各處鄉試。乞令有司先行審訪。務得博古通今。行止端重。年過二十五者。許令入試。比試則務選其文辭典雅。議論切實者進之。會試尤加慎選。庶幾士務實學。而國家得賢才之用。上諭禮部臣曰。所言甚當。其即行之。又曰。科舉之事。滇南北兼取。南人雖善文辭。而北人厚重。比累科所選北人。僅得什一。非公天下之道。自今科場取士。南士取六分。北士四分。爾等其定議。各布政司名數以聞。

**謹按**

欲行科舉之法。須用俞建輔之言。不為無益。須破得時弊一半。近時止以正文辭。共鈎棘。為救弊者。未為知本之論也。知本之論。莫



善於唐楊綽思於  
治安要議論言之。

命太子往南京 謂祭 皇陵 孝陵因留南京監國時南京屢奏地  
震群臣或請親王及重臣往守之。上曰非 皇太子不可。遂有是命。○

製印二及手勅二賜少師蹇義及少傅楊士奇。上自少侍 太祖明於

星象監國時嘗以教士奇曰宋元儒者多曉習不可忽也。及是月十四日

甲寅義偕夏原吉楊榮及士奇奏事承天門畢。上問夜來星變曾見否。

皆對曰未。上曰義等三人雖見不能知士奇知之對曰士奇愚昧亦

不能知。上曰天之命矣歎息而起明日早朝罷召義及士奇諭曰監國

二十年為讒慮所構心之艱危吾三人共之賴 皇考仁明得遂保全言

已泫然義士奇當知之對曰今已脫險即夷皆 先帝之賜。陛下孝誠

之效更不煩聖明多慮。上曰即吾去世後誰復知吾三人同心一誠遂

出二勅  
二印賜  
二人

出二勅二印賜二人義得蹇忠貞印士奇得貞一印皆拜受而退其賜義

蹇義等  
書適中  
執旨

勅曰曩朕監國之時卿以先朝舊臣擢兼詹事日侍左右將肇建兩京政

務方殷隨事籌畫適中為難卿以善翊君以義徇國勞心焦思不恤身家

載歷艱虞未嘗有咨嗟之意及朕嗣承大統贊襄治理用濟斯民喻朕於

道不懈益恭二十餘年夷險一節朕篤不忘茲以已意創製蹇忠貞印一

枚賜卿用藏於家傳於後世俾爾子孫知前人顯榮於國者良不易致宜

加保守朕之子孫亦知卿弼予於難體憂國之心以保爾子孫庶幾上下

相安與國咸休書曰惟后非賢不義惟賢非后不實自古君臣相遇難矣

往績惟茂永終是圖欽哉楊士奇勅意與此同而詞異云○時 有進言

太平之政者。上召蹇義夏原吉楊榮楊士奇以其章示之已而曰今朝

無闕政生民皆安義等意皆謂然惟士奇以為尚未義等對曰臣等觀

陛下即位以來詔書勅旨無非仁政。陛下之恩澤已覃被天下但流徙尚未歸瘡痍尚未

君臣相  
遇之難

詔書勅  
旨無非  
仁政

古年此  
治安要議論言之



吾意惟為此

三人叩首皆有慚色

諭奏裁選御史之法

御史安在其為耳目

選方面官參贊軍務

復遠近猶有艱食之人更復得二三年休息。幾人皆得所。上笑曰。吾意惟為此也。朕與諸卿相與出自誠心。去年各與繩愆糾謬圖書。切望匡輔。惟士奇曾封五章進表。義三人皆無一言。豈朝政果皆無闕。生民果皆安乎。三人皆叩首有慚色。○五月。上諭蹇義曰。御史朝廷耳目之官。惟老成識治體者可任。新進小生。遽授斯職。未遑政治之體。而有可為之權。遇事風生。以喜怒為威福。以好惡為是非。甚者貪穢無藉。賢人居子。正直不阿。往往被其凌辱。小人阿順從諛。則相與為膠漆。其於政事得失。軍民利病。畧不用心。安在其為耳目也。爾吏部自今。須慎選擇。以清風紀。既又歎曰。都御史十三道之表率。如都御史皆清廉公正。各道御史。雖間有不才。亦當知畏憚。今之不才者。無畏憚矣。爾其咨訪。可任都御史者。以聞。○選方面官。參贊各邊方軍務。上以武臣踈於文墨。乃選任方面官。于各總兵官處。整理文書。商確機密。參謀軍務。督理邊儲。大同則山東參政沈

曳出不能言何為自苦如此

有過不難於改

繩愆糾謬圖書之錫

虛受畚書之賜

上朝

固官府則參政劉璉。遼東則參議周願。廣東則副使劉紹。後考滿陞侯。或轉京職。協贊漸稱提督。重權至。○翰林侍讀李時勉。羅汝敬。俱以言事。改為監察御史。尋下之獄。時勉以時政違節。條成二本上之。上覽之怒。命武士撲以金瓜。十六七。脇肋已斷其三。曳出不能言。時汝敬亦言事。俱改為御史。今日問囚一起。言事一章。至三上。乃下錦衣衛獄。先是時勉折脇。內外不相着。及用梃棍而斷骨。忽自接。人謂忠誠所感。卧病一月而愈。

仁朝自臨御以來。孜孜以求言納諫為務。以諫言拒諫為戒。而將不能容。然終知悔。時勉之得罪。使帝非彌留。不遠其翻然而改。必矣。抑愚猶致恨於當時。塞廷諸臣之不能盡言諫。故也。夫以帝之懇惓。求言。改過不吝。諸臣知帝心之不能盡言諫。故也。夫以帝之懇惓。書之錫。有言必聽。必嘉。無非誘之使言。諸臣何嫌何疑。而不為時勉一申救也。如西陽號得君。猶能言。而何當此。亦默然耶。虛受圖書之賜。皆無一言之責。諸臣至此。益懷慚矣。後來林長懋。陳作之囚。諸臣亦寂無諍救者。其咎與此同。有君無臣。不能不動千載志士之一慨。

是月十一日。上不豫。召蹇義。楊士奇。黃淮。楊榮。至思善門。命士奇書勅。



遣中官海壽馳召皇太子于南京次日。上疾大漸遺詔天下傳位皇太子。遂崩。壽四十八時以皇太子未至未發喪。群臣請鄭襄二王監國。○六月初三日。皇太子還自南京宮中始發喪。○是月十二日庚戌。皇太子即位。○七月上。

冊立皇后

太行皇帝尊謚曰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弘文欽武章聖達孝昭皇帝。廟號

仁宗。○尊聖母皇后張氏為皇太后。○冊妃胡氏為皇后。孫氏為貴

妃。后山東濟寧人。妃山東鄒平人。○罷弘文閣直閣楊溥王進等各還原

任。仍命溥與楊士奇等同治內閣事。○定會試分南北卷。取士例。先是

仁宗與侍臣論科舉之弊。楊士奇對曰。科舉須兼取南北士。仁宗曰。北

人學問遠不及南人。對曰。自古國家兼用南北士。長才大器多出北方。南

人有文多浮。仁宗曰。然將如何試之。對曰。試卷例。統其姓名。請今後於

外書南北二字。如一科取百人。南取六十。北取四十。則南北人才皆入用

論科舉之弊

試卷緘封其姓名

南北中卷以百名為率

仁宗曰。北士得進。則北方學者亦感發興起。往年只緣北士無進用者。故怠惰成風。汝言良是。命與蹇義夏原吉及禮部計議。以聞。議定。未上。會

晏駕。上嗣位。始奏行之。後復封南北中卷。以百名為率。南北各退五名

為中卷。北卷則北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中卷則四川雲南廣西貴州

及鳳陽廬州二府徐滁和三州餘皆南卷。○漢中府學訓導李蕃進端本

策十六事。上嘉納之。擢蕃為兵部給事中。○改文華殿大學士權謹為

通政司叅議。令致仕。謹實嘗有操履。而文章非其所長。上以其年老。令

致仕。○進擢東宮舊僚。以左庶子陳山為戶部左侍郎。洗馬張英為禮部

右侍郎。戴綸為兵部右侍郎。中允徐永達為鴻臚寺卿。贊善蘭從善王讓

為翰林侍講。惟中允林長懋出為蔚林知州。既而遣戴綸出鎮交趾。初

文皇欲太孫講習武事於學問之暇。命歲時出獵。長懋及綸每諫不聽。

綸因其奏言之初。不知本。文皇意也。故最為宣廟所不樂。而陳山張

令惟謹年老致仕

擢東宮舊僚

綸因其奏言之初。不知本。文皇意也。故最為宣廟所不樂。而陳山張



張英以順旨被罷

瑛以母事順旨被寵未幾長懋綸皆坐怨望下錦衣衛獄上得綸奏親詰之綸抗聲辨論激切

勅脩而朝實錄

上怒捶之竟死焉長懋坐禁繫者十年正統初始赦出之綸諸父河南知府賢太僕卿希文親族百餘口皆被逮籍沒而希文幼子被官賜名懷恩成化中為司禮太監○八月勅修太宗仁宗兩朝實錄以英國公張

設伏出音邊境悉平

輔尚書蹇義夏原吉為監修官楊士奇楊榮金幼孜及陳山張瑛楊溥為總裁○九月壬寅葬獻陵○十月陞陝西都指揮同知李英為左都督先是安定曲先等處番寇戕使臣擾邊境仁宗詔英率番漢兵勦之英設伏出奇搗其巢穴虜安定王俘其部落男女千餘人駝馬牛羊十二萬邊境悉平超陞左都督尋復總兵討平西番即兒加族之亂封會昌伯

李卓吾批點皇明通紀統宗五卷之終

新鑿李卓吾先生增補批點皇明正續合併通紀統宗卷之六

# 宣德

粵濱逸史清瀾釣叟臣東莞陳建輯者

李卓吾

批點

宣宗章皇帝

帝御名瞻基仁宗皇帝長子也按謚法云憲天崇道英明睿聖曰宣欽文昭武寬仁純孝曰章在位十年壽三十一崩葬景陵

丙午宣德元年

備歷代臣鑑并外戚事鑑有昭示之意

正月勅儒臣脩歷代臣鑑外戚事鑑○擢文選郎中鄭誠為吏部右侍郎○四月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呂震卒以胡濙為禮部尚書先是濙為禮部左侍郎仁宗以濙在永樂中嘗有密疏疑之改為太子賓客兼南京國子監祭酒是上知其忠誠召陞是職○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尹崇高

御史尹崇高奏言禁市買諸物

奏言朝廷近差內使於浙江市買諸物每物置局拘集動擾供給繁勞朝廷所需甚微民間所費甚大上諭工部尚書吳中等曰差遣中人本出



奏請必命考田典

論

禮部進耕籍田之功天下之農也

權宜豈知勞擾如此。今詔書已罷買諸物。若買完者。即令回京。未完者。皆

停止。○五月。上聽政罷。御左順門。語侍臣曰。朕祇奉祖宗成憲。所以

諸司事有疑礙。而奏請者。必命考舊典。蓋皇曾祖肇建國家。皇祖

皇考相承法制。詳備况歷。涉世務。練達人情。謀慮深遠。子孫遵而行之。猶

恐未至。世之作聰明。亂舊章。馴至敗亡。往事多有可鑑。古人云。商周子孫

能守先王之法。至今猶存。此誠確論。○擢戶部左侍郎陳山為戶部尚書

擢張瑛為左侍郎。俱襲華蓋殿大學士。並入內閣。參贊機務。

**續禮部春耕籍田儀注**。上觀之。謂侍臣曰。先王制籍田。以奉粢盛。以率

天下務農。天子公卿躬秉耒耜。所貴有實心耳。為人君者。誠念創業艱難。

愛恤蒼生。使明德至治。達於神明。則黍稷之薦。不待親耕。矣。農夫勤苦。終

歲猶不免於饑寒。國家誠輕徭薄斂。寬農重穀。禁止游食。則人咸樂於耕

宗社蒼生之福

陛下之言。及此宗社蒼生之福也。

**正**以川按察使陳璉為南京通政使。掌國子監事。璉廣東莞人。舉于鄉

初為桂林教授。遷國子助教。永樂初。近臣言璉有治才。不宜置之散地。擢

知許州。改滁州。以寬原為治。均徭役。時征欽禁姦。輯暴民。用太和。文皇

巡幸北京。所過無遺。廷臣察吏治。詢民隱。治有異政者。加陞擢焉。累言滁

績最。餘人恐失之。請闕乞留。遂陞揚州府知府。仍掌滁州事。在滁十年。嘗

再同考會試。進巡符頌。平胡頌。鏡歌鼓吹。擢四川按察使。治績尤著。會吏

部言璉素有文學。乃召改是職。除民思之。祀之于醉翁亭。與歐陽修王禹

偁為三賢祠云。○遼東總兵官武進伯朱榮奏。朵顏衛指揮哈刺哈孫等

朝貢不至。請掩擊之。上曰。古者御夷。狄來不拒。去不追。今雖不朝貢。亦

不擾邊。遽加以兵。非懷柔之道。遂勅榮曰。馭夷宜實用兵。宜審况。虜多詐

厚治有異政皆匪

三賢祠

御夷宜



重駕親  
征高煦  
反約

往事可  
釜不可  
失

兵貴  
神速

薛祿為  
先鋒

榮吉二  
人之力

楊夏二  
公益建  
文之失

拊趙王  
朝廷永  
安

勅旨以  
何為辭  
言不可  
加以勅

謀

未可輕忽。但整飭部伍。謹慎隄備。其來不來。未足較也。○八月漢王高煦反。上親征。平之。初高煦既之國。時思反謀。未嘗一日忘。及仁宗崩。高煦反。謀益決。於是招集亡命。以護衛指揮王斌為偽都督。樂安知州朱烜為偽兵部尚書。移檄遠近。以輔臣蹇義。夏原吉。姦邪亂政。為辭。中外恟懼。高煦復遣人密約英國公張輔等。俾為內應。輔即縛其人白於上。上夜召輔。臣入賜坐。屏左右。議之。楊榮首勸。上親征。上有難色。顏原吉原吉曰。往事可鑒。不可失也。臣昨見命將。而其色變。退語臣等。而泣在廷。如此。則其臨事可知。且兵貴神速。宜捲甲韜戈以往。一鼓而平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楊榮曰。是上意遂決。命鄭襄三王監國。明日即躬率諸軍。故行以陽武侯薛祿為先鋒。晝夜兼程而進。不數日抵城下。高煦不意車駕親征。猝至城中。震駭群下。潰散。遂械高煦以歸。自八月初十日出師。九月初六日還京。兵不血刃。不踰旬而罪人斯得。遠夷大難。四海永清。榮

吉二人之力也。後高煦械至京。賜自盡。

**謹按** 楊夏二公此奉。蓋建文之失也。當時事起倉卒。人心恟恟。而高煦素號驍悍。善戰。諸將所。宜。廟稍涉猶豫。不即決。親征而命將天下事未可知。九有生民。不勝其荼毒矣。幸而奮策。決機。風馳電掣。所謂迅雷不及掩耳。遂使群兇瓦解。非斯世斯民之大幸與。

遣駙馬都尉廣平侯袁容。左都御史劉觀。濟手執諭趙王。時高煦既擒。車駕將還京師。尚書陳山迎謁。言於上。宜乘勝。揚。彰。德。襲。執。趙。王。則朝廷永安矣。上召楊榮及蹇義。夏原吉。訓之。三人皆請從。山言。榮謂宜先遣勅。趙王。詰其與高煦連謀之罪。而六師掩至。可擒也。上領之。命榮傳旨。令楊士奇。草勅。士奇不可。曰。事洩。依。實。天地。鬼神。豈可欺乎。且勅旨。以何為辭。榮厲聲曰。汝可阻國之大事乎。令錦衣衛。責。狀。何以服人心。因復謂云。與趙連。造事之因。何思無辭。士奇曰。錦衣衛。責。狀。何以服人心。因復謂榮及義。帝。告曰。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親征。二人。一人有罪。有不可



楊溥與  
士奇意  
合

宗室惟

趙王是

親此士

奇之對

意欲保

全他所

見極當

親論

善之尤

趙王  
上表

怒其無非者當厚待之有疑則嚴防之亦必無虞矣後仰慰 皇祖在天

之靈矣時惟楊溥意與士奇合溥曰吾必請見 上明其大義兵必不可

移聞者不納不得入義乃以士奇意曰 上意不憚然亦不復言移兵遂

還京自是道中有顧問性召宗及義原吉不復召士奇及溥 上至京始

思士奇言不復及彰德事然言者猶喋喋請盡削趙護衛且請召趙王拘

之京師 上皆不聽乃召士奇論曰言者論趙王益多如何對曰今日宗

室惟趙王是親當思保全之母或群言 上曰吾亦思之 皇考於趙王

最友愛且吾今惟一叔奈何不愛然當思所以保之道乃封群臣言章

道表容及劉實齋以示之使自處士奇曰更得聖書親論之太善 上從

之容等至趙王大喜曰吾生矣即獻護衛且上表謝恩而言者始息○交

趾總兵官成山侯王通師帥討黎利不利兵部尚書陳洽死之先是 仁

宗遣中官山壽齎勅赦黎利之罪命為清化府知府利不從聚眾寇掠勢

謝恩

陳洽遇  
害

益張通率諸衛官軍往討洽以為宜駐師石室縣之沙河以覘賊勢通欲  
渡河而陣洽反復喻以利害且陳方略通弗聽翌日五鼓麾兵以渡洽不  
能止次寧橋與賊遇自辰至未力戰互有勝負洽奮馬突入賊陣欲擒其  
首惡身被創甚通懼師卻洽遂遇害事聞贈少保益節愍官其子樞為給  
事中○少保大學士黃淮有疾上疏乞骸骨不許令歸田養疾疾愈仍來  
供職時淮父性年九十猶無恙膺封爵與子同當世榮之淮亦優游林下  
三十餘年至正統末方卒

病瘵

文簡好  
毀同列

友尔之  
報

瑣綴錄記黃文簡好詆毀同列一日使殿未入侍 宣廟問淮何

簡好短毀人固宜有反爾之報矣建按三朝聖諭記淮嘗毀胡廣楊士

奇二人於 文廟然則文簡好毀同列事同有之耶嘗怪洪熙初繩愆

糾繆圖書之賜與詰辭二語之增獨泚皆不與豈亦所謂反爾之報為

何忠被  
賊所執  
改山東安樂州為武定州○交趾叛平州知州何忠為黎利所執死之忠

玩三朝聖諭錄諸  
公相嫌之隙尤著



以死為誓不屈其節

何忠臨難賦詩從容就義也

令御史四出清理此為人所宜然

荆州人永樂中進士授御史言事出為知州至是黎賊侵圍鎮城藩鎮以忠有膽略使懷奏請王師忠夜步走出城二百餘里被賊伏兵所執諸賊酋喜曰何知州聞名久矣共舉酒酌忠曰能從我同享富貴之樂忠大怒唾地罵曰臊狗奴吾天朝臣豈食汝大蔬之食奪杯擲中虜面流血盈頤遂遇害事聞上深悼惜之勅旌其門賜謚曰忠節忠臨難從容賦詩曰萬里孤臣久困時腹中懷奏請王師紅塵失路風霜苦白日懸心天地知死向南荒終有日生還北關定無期英魂不逐西風散願助天朝殄叛夷○始遣御史分行天下郡縣清理軍伍時天下軍政既久而弊軍之姦黠者往往匿其籍或誣援良民充伍所司利姦人之賄輒從之民受枉比比遠邇一轍上知其弊遂令御史四出清理令無枉民縱姦○賜御用監太監王瑾王帶瑾交趾人諱燕也上為皇太孫選侍左右既登極即陞太監賜姓名王瑾字潤德上親征高麗瑾扈從有功遂賜

帶王及

賜範金為高書

馬本

立設養濟院

甫

復李時勉之官

上不允旌表之請

丁未宣德二年

金鞍廐馬金帛等物又嘗被賜詩章及範金為圖書四曰忠肝義膽曰金貂貴客曰忠誠自勵曰心跡雙清以賜之且與兩夫人及養子陳林一官令亦從其姓曰王春馬○十一月上諭順天府尹驥等曰古之仁政必先矜寡孤獨立設養濟院意正在此近聞京師頗有殘疾饑寒無依之人行乞以為親民之官何得漫不加省其悉取入養濟院毋令失所○釋翰林侍讀李時勉之囚復其官禮部奏錦衣衛總旗衛整女母病篤剖肝煮液飲之而愈宜旌表上曰為孝有道孔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剖腹剖肝此豈是孝若致殺身其罪尤大况太祖皇帝已有禁令今若旌表使愚人效之豈不大壞風俗女子無知不必加罪所請不允

燕樂以彰太平

正月以上元節勅賜百官假十日俾各燕飲為樂以章太平之休自是歲以為常○二月上御文華殿召輔臣奏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胡濙諭



勅賜輔臣  
書

体朕至  
意永  
元教

楊榮獻  
騶虞頌  
美至  
也

之曰古者君臣莫不同心同德以成天下之務君有失則為臣者匡正之  
臣有過則為君者訓戒之庶幾更相警飭而無猜嫌信所謂明良相逢千  
載一遇者也卿等嘗祗事我皇祖皇考二十餘年竭誠效忠始終一  
致及今侍朕左右知無不言言無不當深用加悅茲特賜卿等鍍金銀刻  
圖書尚體朕至意永無斃賜義圖書曰忠厚寬弘賜原吉曰含弘貞靖  
賜士奇曰忠方貞靖賜榮曰方直剛正賜澂曰清和恭靖云

謹按楊文敏家集記當時承賜銀圖書五顆曰方直剛正曰忠孝流芳  
曰關西後裔曰建安楊榮曰楊氏勉仁胡忠安家傳記承賜銀圖書四曰昆陵胡澂曰文恭世家曰  
大宗伯章曰清和恭靖餘未有考

進太學士張瑛禮部尚書兼大學士仍舊○會試天下舉人取趙鼎等一  
百人○三月廷試賜馬瑜杜寧謝璉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騶虞復見  
楊榮獻頌○命安遠侯柳升帥師赴交趾征黎利以兵部尚書李慶泰贊  
軍務陳洽既敗死黎利勢益猖獗遂圍交州成山侯王通奏請益兵詔命

山雲善  
騎射曉  
兵略

公初到如  
新潔白袍

近日縉  
紳反不  
若回初  
賤隸中  
之賢

升等將七萬人以往且勅慶舉六甥之屬力才略者以自助慶奏即中史  
安主事陳鏞等十餘人偕行○命都督僉事山雲佩征蠻將軍印鎮守廣  
西雲姿貌魁梧善騎射曉兵略永樂中為指揮使從征迤北功為諸將先  
陞都督僉事至是朝廷以廣西僮徭叛服不常數為邊患命雲充總兵官  
往鎮之

謹按

水東日記廣西守將韓都督觀英武有文頗尚誅殺山襄毅繼之  
則光前絕後矣公深沉有將略用兵如神而其庶其正武臣比有

者亦不多見其取士官一以威嚴刻期征調無敢違者又記廣西帥府  
一鄭軍者老練也性鯁直敢言公進之曰世謂為將不忌貪矧廣西素  
尚利貨我亦可貪否乎曰公初到如一新潔白袍一沾汗點墨終不可  
渝也公又曰人云土夷饋送之物苟不納彼必疑且忿奈何乎言居官  
贖貨則朝廷有重法乃不畏朝廷反畏蠻子耶公亦笑納之公鎮廣西  
諭十年庶操終始不渝雖不由牢而年亦可尚云○又按傳信錄太祖  
開國初用葉春黃興宗直所後天下以其俱老成不貪除春為儀臺司  
副使陞福建參政除興宗金華知縣李善長諍曰興宗由皂隸出身難  
以牧民太祖曰興宗跟我數年勤而不貪又能處事雖儒與吏不及于  
生民何有後累遷蘇州知府河南布政愚謂以鄭軍之事觀之國初雖  
賤隸中猶有如此之賢而近日縉紳  
士夫或反不逮何也豈非世變然與



民乃國家根本尚書張本至言

常之人蓋感宗

柳升敗死交趾謀輕生失

背

七月 上御奉天門諭兵部尚書張本曰近來民有訴安解充軍者此乃有司之過彼意謂朝廷所重在軍不知民乃國家根本夫朝廷之於軍民正如舟車任載不可偏有輕重今後御等須令有司審實軍則為軍民則為民毋致妄冒違者必罪不恕

**謹按**楊東里集先是朝廷命御史四出清理軍伍有御史詣南直隸蘇州府同知張宗璉執不從御史怒宗璉異已數出無禮語詬詈之宗璉忿鬱不能平數日疽發背卒常之民賴宗璉以免於枉者十有七八時蘇之左郡者希合御史意峻刑枉民動以千計然聲載道常之人於是益感宗璉不已立廟于君山祀之廷謂以蘇常二郡推之則天下之民受枉者不可勝言矣嗚呼以民枉而差清軍清軍差而民益枉則曷若勿差勿清之為愈乎則曷若併其差於巡按而使官咸一負民咸一害乎然此猶就弊論弊非究本之論究本之論具見於治安要議具見于此紀弘治之二年

十月安遠侯柳升敗死于交趾先是升兵入交趾賊于官軍所經之處悉列柵以守升既連破之直抵鎮夷關升有輕色升雖勇然不好謀史安陳鋪言于李慶曰總戎之志驕矣公宜力言之且夷狄譎詐不可以屢敗忽

升唯無戒慎

伏兵四起

吾輩見危受命

我父母之呼也亦其知人乎非福曷能至此

王通比婦

之安知其不示弱以擾我况勅書數數戒說謂賊專以設伏取勝不宜輕率待之公宜速入言之時慶已病強起與升力言升唯唯而已中實無戒慎意明日前進以數百騎獨先之副將崔聚及慶等皆在後升前度橋既度橋遽壞後軍阻不得進賊伏兵四起升被創死明日慶病卒又後日崔聚被圍聚固宿將倉卒賊驅象闖眾亂聚遂被執賊呼官軍降即不殺安鋪曰吾輩見危受命耳俱死之○工部尚書黃福歸自交趾先是馬麒既激變交趾陳洽繼福掌布按二司累奏乞還福舊任以交人思福之深上從之命福與柳升偕行我師既失利福為賊所得皆下馬羅拜曰我曹父母也公向不歸我曹不至此言已皆泣福斥之諭以順逆之理賊終不忍加害其酋長餽以餼糧乘以肩輿贈以白金送之出境至龍州福悉以所贈歸之官○成山侯王通棄交趾帥師還柳升等既敗死通大懼乃集將士議以城不可守戰不可勝不若全師北歸眾皆從之乃與黎利約和



劉子輔  
愛民如  
子

劉子輔  
倡民兵  
效死守  
有與城  
相存亡  
意

請為陳  
氏立後

寒義原

且為利請立陳氏後於朝遂棄交州城引師還通至京有死董爵。○黎利  
寇陷諒江府知府劉子輔死之子輔江西廬陵人初為廣東按察使坐累  
逐遷知諒江府為人惇朴不事表暴撫綏其民如子民咸愛載之時寇勢  
熾其他郡縣多已陷子輔與守將倡民兵效死守數月寇增衆攻城食且  
盡而民心益固既而又踰月寇攻益力遂破城城中兵民皆盡力闢以死  
無一人肯降者子輔知事不能支自吾奉命守郡郡亡與亡義不可汙賊  
手遂自經死一子一妾皆死子輔死事聞 上悼惜之贈子輔叅政賜祭  
復其家

**謹按**

是時交趾二十餘州郡文武官吏死於黎利之難者何啻數百千  
計如何忠劉子輔諸人名氏節槩僅僅見之餘多湮沒無聞惜哉

黎利遣人進安南陳王三世孫晁表乞立為陳氏後 上覽之密示英國  
公張輔輔對曰此不可從將士勞苦數年然後得之此表出黎利之譎當  
益發兵誅此賊耳輔退乃召寒義夏吉問之二人對曰舉以與之無名徒

吉之對  
未可受

榮言當  
後

何謂無  
名何謂  
示弱此  
見極當

但得民  
安何恤  
人言此  
至命

示弱於天下二人退復召楊士奇楊榮論以三人所對曰今日吾與爾兩  
人決之榮對曰永樂中費數萬人命得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蘇發兵  
之說必不可從不若因其請而與之可轉禍為福 上顧問士奇云何對  
曰榮言當從求立陳氏後者 太宗皇帝之初心求之不得則擾郡縣其  
地十數年來兵民困於交趾之役極矣此皆 祖宗之赤子行祖宗之初  
心以保祖宗之赤子此正 陛下之盛德何謂無名且漢棄珠崖前史為  
榮何謂示弱臣侍 仁宗久聖心數數追憾此事臣願 陛下今日明決  
上曰汝兩人言正合吾意 皇考言吾亦聞之屢矣明日朝罷出曷表示  
諭文武群臣曰論者不達止戈之意必謂從之不武但得民安朕何恤人  
言遂遣工部侍郎羅汝敬等齎詔冊封陳曷為安南國王罷征南兵

**謹按**

交趾棄守之議二楊以息兵養民為說意固美矣然是時交趾設  
置文武諸司大小四百七十餘所官吏將士何啻數萬交趾一棄

數萬人皆斷送為炎荒之鬼不亦悲乎吾邑羅公亨信以給事中註誤  
謫居交趾九載洪熙初洗馬張瑄薦始得召還京為御史既還而變作



損天朝  
威重則  
甚可惜

冊封貴  
妃為皇  
后

後亨信歷官都御史有功於邊為時名臣使非張瑄之薦難乎免矣又有祁門李厚者為刑部主事以恤獄忤旨亦謫交趾錄數年召還改吏部赴召僅五日而變作餘人皆不得歸人以厚為忠誠獲報見徽川志二公之不論胥異類者毫髮耳夫文皇之郡縣交趾蓋欲變蠻夷使為中華今乃忍棄中華之人使為蠻夷之臣僕數萬人不足惜而損天朝威重則甚可惜也以愚揆之當時以宜勅責王通駐師境上勿却而更遣張英國再臨之英國三定交趾南蠻醜所望而震焉者使之相執覘變可復取則取之不可則責黎利使盡歸中華之人然後從其請而封之斯不為仁昭而義著乎蓋斯時利所欲得者止於境上所畏者英國用兵徒其請而使歸華人宜無不承者二揚不知出此過懲往轍遂一勿靡然知敵欺而不較損國威而不恤不旋踵利遂纂為自立二揚亦未如之何蹇蹇無名示弱之論確中一時矣愚載事至此為之重有感

十一月皇長子生救天下皇子孫貴妃所生也○十二月皇后胡氏上表讓位賜號靜慈德師退居別宮冊立孫貴妃為皇后先是皇子既生胡氏稱疾請閒貴妃遂正位中宮既而張太后憐胡后之賢仍命入居清寧宮進膳如常儀每宴會必命居孫后之右焉

**謹按**經濟錄成化中禮部尚書姚夔會題陵廟事言宣宗晚年欲追復故后徽號悔莫及自笑曰此朕幼年事此與宗仁宗廢郭后尋亦追悔事頗同後天順中○英廟承先志卒復胡后位號

黃福持  
正不阿

道學正  
脉

薛公見  
且不可  
得

君臣  
遊觀  
至樂

以黃福為戶部尚書歸自交趾也尋改南京戶部

**謹按**天順目錄宣德初思用舊人召蹇義等數人冠待之皆依違承順之不暇惟黃福持正不阿命觀戲曰臣性不好戲命圍棋曰臣不會者棋問何以不會曰臣幼時父師嚴只教讀書不學無益之事所以實疏之也何使蹇夏諸公皆如此持正其勢未必盡疎之則君德可脩天下可肥矣

以薛瑄為監察御史瑄山西河津人幼穎悟年十二作詩賦監試司之稍長從魏范二先生講周程張朱書歎曰此道學正味也遂焚其所作詩賦專心於是至忘寢食舉鄉試第一登進士授御史內閣楊士奇等令人邀瑄欲一識面瑄曰其忤糾劾之任無相識之理一日三楊于班中尋識之曰薛公見且不可得况得而丞乎稱歎不已

戊申宣德三年

二月冊皇長子御名祁唐為皇太子○封孫忠為會昌伯皇后父也○三月命英國公張輔尚書蹇義景吉楊士奇楊榮等及韓林諸臣凡



燕幾古  
人遊象  
之樂

民飢所  
移仁人  
君子所  
宜軫念

山林湖  
泊之利  
所民所  
取而不  
棄

貴  
神速

十八人從遊西死萬心山詔許乘馬出官道引登山周覽復賜登御舟泛  
太液池。上諭諸臣曰。今天下無事。豈不流於安逸。而政務之暇。命卿等  
至此。以開豁心目。庶幾古人遊豫之樂也。復網魚射鳧。賜宴畫籟。而罷尋  
復召諸臣賜遊東苑。○工部尚書李新自河南還言。山西民饑流徙至南  
陽諸郡不下十萬餘口。有司軍衛各遣人捕逐。民死亡者多。上諭戶部  
尚書夏原吉曰。民饑流移。豈其得已。仁人君子所宜軫念。昔富弼知青州  
飲食居處醫藥皆為區畫。山林湖泊之利。聽民取之。不禁所活至五十餘  
萬人。今乃驅逐使之失所。不仁甚矣。其即遣官往各布政司及府縣官。加  
意撫綏。發倉廩給之。隨所至居住。有補治者罪之。○八月。車駕巡邊。閱  
武。九月朔至薊州。遵化駐師石門邊。報兀良哈萬餘騎入寇。已迫塞下。  
上曰。天厭其惡。俾來就斃也。將士皆踴躍請擊之。上曰。兵貴神速。朕以  
鐵騎先馳赴之。當令迅雷不及掩耳。爾將士以次徐來。即日。上率鐵騎

飛矢如  
雨

遂致蒙  
塵之禍

劉觀有  
罪下獄

京師端  
本澄源  
之地

三千出喜峰口。翌日。虜遇虜駭愕出不意。上麾鐵騎為左右翼前犯  
虜陣。飛矢如雨。虜狼狽死者甚眾。餘眾果創退走。上以鐵騎數百繞  
出陣後。盡獲之。斬其酋長。遂令將士虜虜巢穴。悉收其部落人口。駝馬牛  
羊輜重不可勝計。

**宣德** 宣德英武亞於成祖。故平內難。安外夷。皆躬履戎陣。如摧枯拉  
朽。然所以然者。由宣廟為太孫時嘗用微諍。武從成祖北征。習  
於戎陣。戰勝攻克。固非偶然也。至正統之末。國家承平已久。英宗生  
長深宮。王振不知而欲效之。遂致蒙塵之禍。故建嘗謂正統土木之役  
宣德此役誤之也。

加大學士楊榮少傅。先是。上率鐵騎出喜峰口。擊虜。文臣獨楊榮扈從。

既還。遂加是職。○加忠勇王金忠。太保。以討兀良哈。奮前斬馘。功最也。○

十月。擢通政使。顧佐為右都御史。左都御史劉觀有罪。下獄。謫居遼東。先

是。上召楊士奇。楊榮至。文華殿諭之曰。京師端本澄源之地。年來貪濁

之風滿朝。何也。士奇對曰。貪風永樂之末已作。但至今日甚耳。上問。亦



放

此言賄賂所泛

風憲所

顧佐有

有臣庶

能如顧

佐當優

擢用有

姪如觀

者當戊

之以微

衆

樂何如對曰十五六年以後太宗有疾多不出扈從之官於肆無顧藉請

托賄賂公行無忌此事已徹九重但未舉發耳榮曰是時職貪方最甚

上問今日之貪誰最甚者榮對曰莫甚劉觀士奇曰風憲所以警肅有僚

憲長如此則不肖御史效之不肖御史差出四方則不肖有司皆效之

上撫掌歎曰除惡務本因問廷臣中有誰可使掌憲者士奇對曰通政使

顧佐庶公有威曾任御史及按察司皆有風采榮曰亦嘗為京尹能防禁

下吏政清弊革上喜曰顧佐乃能如此數日有旨令劉觀巡閱河道又

數日陞佐右都御史勅令考黜不肖洗滌積弊佐奏黜其屬不肖者二十

餘人罪甚者發遼東充軍於是御史連章劾奏觀貪賊狼藉并奏其子輻

脅制諸道騁私滅公皆明著實跡遂逮觀父子下獄議罪當死特宥之發

輻戍遼東而令觀隨從

**謹按**

天順日錄言德初許臣僚劇索以有相世帶妓滿前紀綱為之不振自顧佐為都御史奏黜貪淫糾正有條禁用歌妓朝綱始振天

天一想

望下想聞其風采當時惟佐正色立朝元飭貴戚俱憚之

擢福建按察使邵玘為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時南京諸司縱弛御史

尤多貪婪效尤成風賊穢狼籍至是玘奉勅考察奏黜不肖御史二十餘

人紀綱大振與北院顧佐齊名憲臺為之一清○冬上以尚書蹇義夏

原吉太學士楊士奇楊榮四人皆年高欲優逸之賜勅嘉勞命授部院職

務朝夕侍左右備顧問謀議其勅蹇義曰卿歷事祖宗多歷年所忠謀

謹論積效勤誠朕嗣統以來尤資替輔夙夜在念圖善始終蓋以卿春秋

高尚預繁劇優老待賢禮非攸當况師保之重寔為職不煩庶政乃副

倚毗可輟吏部之務朝夕在朕左右相與講論至理共寧邦家職名俸祿

悉如舊卿其專精神密思慮益致嘉猷用稱朕眷顧老成之意欽哉

六月楊士奇退朝閉門謝客而楊榮頗通請謁上召榮責之曰卿何不

恤外議榮頓首曰臣日侍彤庭與天顏相接他人欲見而無隙若不啓門

上責楊榮通請謁

上欲優老不煩庶政亦眷顧老成意也

憲臺為之一清



啓門納天下士  
揚榮之善對

寧王奏求鐵笛

因笛而寓成規之意

賜賈秋

却吳中之奏

顧佐宿弊清單

以納天下之士兵民休戚孰得而知。上悅。○工部尚書吳中下獄先是中私以官木磚瓦遺大監楊慶作私第甚弘壯。上登皇城樓遙望見之問左右得其實遂下中獄。○七月寧王權遣人進扇且奏求鐵笛。上命工製鐵笛與之謂左右曰古人謂笛者條也所以條邪穢納之於正寧王之意其在此乎。鐵笛雖無當新製與之。

巳酉宣德四年

正月賜賈秋見于南京畿內之來安縣守臣得之以獻。○二月寧夏總兵寧陽侯陳懋進玄兔白兔各一。上賜以龍衣玉帶爾書獎諭。○工部尚書吳忠言昨山西圓果寺奏本寺是古蹟道場為國祝聖之所舊塔損壞乞役民為之。上曰卿欲藉此求福乎朕以安民為福其止之勿勞吾民。○顧佐自為都御史憲度嚴明宿弊清革下至吏卒悚厲凜然更有遭笞者摺撫佐之過謂受皂隸賂放歸悉具姓名訴通政司以聞。上密以示楊

官皂西便

朝廷用一好人輒為小人所排此宣宗之明也

佐得大休

傑清示

士奇曰爾不舉佐庶乎對曰所訴之事誠有非誣蓋今朝臣月俸止給米一石薪炭馬芻咸資於皂不得不道半歸使備所用皂亦樂得歸耕實官皂兩便此京師大小臣僚皆然臣亦然自永樂以來如此。仁宗皇帝固知之所以增朝臣之俸。上歎曰朝臣之難如此因怒訴者曰朝廷用一好人輒為小人所排欲下法司治之士奇曰此末事不足上干。聖怒但付佐自治恩與法並行矣士奇退。上召佐以吏訴狀授之諭之曰放皂歸耕使給薪芻京官皆然不足為過小人不樂檢束誣陷正人汝自治之佐叩頭退召吏示之狀吏恐甚佐曰上命我治汝我姑容汝但改行為善竟不治之。上聞之喜曰佐得大體美久之復有囚告佐累累犯人重罪不聽訴理者。上怒召楊榮楊士奇曰此必有重囚教之使小人排陷正人不可不究治遂命法司鞠之實于戶臧清殺一家無罪二人當死代寫狀教之誣告。上曰不誅之佐何以行事立命傑清于市。



學林揚  
便益一  
可行

後未錄此遂有柴薪皂隸之設徵銀代役始名正言順事體穩便  
畫一可  
行焉

陳山何  
如人

陳山非  
君子

聞

願治之主  
崇禮儒臣  
誦求治道

製詩一  
草以賜  
輔臣

七月廣東海陽縣進二白鳥禮部率群臣上表稱賀○十月調大學士張  
榮南京禮部尚書陳山專教內監俱罷內閣之任先是二人俱以從龍舊  
臣擢用皆不厭人望上亦察知之一日上御左順門遙望見陳山因  
問揚士奇曰汝試言山何如人對曰君又有問不敢不盡誠以對山雖侍  
從陛下久然寡學多慾而昧於大體非君子也上曰然前趙王事幾  
為所誤朕已甚薄之近間渠於諸司日有干求不厭內閣政本之地豈可  
令斯人溷也數日併瑛俱罷內閣之任○上幸文淵閣謂輔臣楊士奇曰  
朕聞有道之君願治之主崇禮儒臣講求治道卿等職專秘閣朕躬至此  
真有所聞稍暇當復至卿等必有所陳論也遂製詩一章以賜諸輔臣  
上巡邊校獵閱武尋還京十一月內閣學士楊溥以母喪去位○大僕寺

國家立  
法自有  
定規

比

直言無  
隱便是  
報

給事  
中川  
他職

汝馬無  
益實川

奏請遣官閩萃生馬 上諭之曰馬畜於民間必寬民力而後可責其成  
效國家立法固有定規其萃生不及數月亦屢下令免償未嘗以馬傷人  
蓋農民終歲勤動以營衣食又有償馬之費甚可憫也爾等但率舊典以  
示勸懲民有貧難者宜寬恤之 禮上居養宮召楊溥諭曰地來臣下好進  
諛詞令人厭之卿宜輔朕於善溥對曰臣荷國厚恩敢忘稱報上曰但  
覺朕有過舉直言無隱是即為報矣溥頓首曰自古直言非難而容受直  
言為難陛下樂聞且言臣等敢不盡心○八月 上諭六科給事中曰朝  
廷置給事中所以出納命令封駁章奏朝政闕失民情休戚皆得言之非  
他職比也朕嗣承大統期于庶政修和爾等尚思委任之重夙夜在公庶  
幾朝無失政官無廢事不惟國家有賴爾亦有聞於後矣其勉之

按收馬之政漢唐皆收之於監苑至宋與我朝始收之於民宋  
法徒尔害我而無益於國家實用此弊極當變之尤宜文莊於大學衍  
義補詳言之愚於治安要議尤究言之



宣德五年

正月兩朝實錄成。太宗皇帝實錄一百三十卷。實訓一十五卷。仁宗皇

原吉德

量寬弘

帝實錄十卷。實訓六卷。少保戶部尚書夏原吉卒。贈太師。謚忠靖。原吉

推量

德量寬弘。嘗有從隸汗所服金織賜衣。懼欲逃者曰。汗可浣。何懼為。吏壞

推原

所質硯石。匿不敢見。原吉召吏諭之曰。物皆有壞。吾未嘗惜。此慰遣之在

部。吏捧精微文書押之。因風為墨所汚。吏懼即肉袒以俟。原吉曰。汝何與

焉。明日袖至。上前自咎不謹被汚。上命易之。一時卿大夫雅量推原

係沮而

吉第一。嘗夜閱文書。撫案歎息。筆欲下而止者。其夫人問之。原吉曰。吾

筆不忍

適所批者。歲終大辟奏也。吾筆一下。死生決矣。是以慘沮而筆不忍下也。

下好生

吉與同列。飲于他所。夜歸。值雪。過禁門。有欲不下馬者。曰。雪大寒。甚。原吉

之心勝

曰。君子不以冥冥辭行。故敬慎如此。○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侍讀學士

原吉不

李時勉侍讀。錢習禮為考試官。取陳詔等一百人。○三月廷試。賜林震龔

以真

錡林文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清明節。上侍皇太后幸天壽山。謁

辭行

長陵。獻陵。○以春和頒寬恤之令。勅諭六部都察院曰。朕恭膺天命。嗣

侍太后

承。祖宗鴻業。夙夜孜孜。保民圖治。每食則思下民之饑。衣則思天下之

幸天壽

寒。心存民瘼。未嘗忘之。今春已和。特頒寬恤之令。其速行之。先是。上御

山母子

南齋宮召楊士奇。諭曰。吾欲下一寬恤之令。今獨與爾商之。然吾未能悉

至情

知汝當效助益。遂命內侍具紙筆。上曰。免災傷稅糧。當是首事。聞民間

存思下

虧欠畜馬驢騾。所司追償甚迫。民計無出。亦甚艱難。部官坐視而不言。對

食衣食

曰。聖念及此。生民之幸。各部惟知督責下民。以供公家。而不顧民心之

免災

離故一切民瘼。蔽不以聞。今所當寬恤者。殆非止此兩事。上曰。汝所知

傷稅

者。俱言之。對曰。百姓積年負欠。新芻及買辦採辦之物。所司責償甚急。皆

寬恤非

當寬貸各處官田起科不一。而租額皆重。細民困之。蘇州尤甚。郡縣以聞

止兩事

戶部固執不與除豁。細民多有棄家逃徙者。此當量與減除。部符下郡縣

宣德五年

十四



命頒勅  
行即縣

後於公  
者十有  
一二

祿為將  
有進石  
退故所  
功皆成

鄒薛二  
總戒不  
可伏得

鄒亨七  
十餘一  
心為國

西方  
美人

日食  
不見

日食為  
天戒之  
大

脩首以  
卷天意

採辦買辦諸物。但一槩派徵更無分別出產與否。非出產處百姓數十倍

價買納此請戒約該部。今後凡物只派產有之處。不許一槩徵派苦民年

來刑獄冤濫者多。感召皇勞。誠由於此。請戒飭法司。敦用平恕。務求情實

今工匠之弊尤多。四方每戶不問幾丁。悉徵在京。後於公者十不一二。餘

皆為所營之人。私役不得營生。致生嗟怨。盈路此請命官。巡察究治。及分

豁戶丁之半放回。上歎曰。朝廷任六卿。但知苛責下民。而不能清察奸

弊。有忝厚祿矣。爾所陳有益於民。此皆應行。命即草勅。明日頒

行。○加陽武侯韓祿太保。尋莖。先是命祿佩鎮朔將軍印。帥師巡河至。斷

黃嶺。遇虜進戰。悉斬之。盡獲其家口。孳畜。捷聞。故有是命。是秋卒。祿為將

勇智。善備紀律。嚴明。所過秋毫無犯。善撫士卒。果創赴闕。有進無退。故所

向成功。卒追封新國公。謚忠武。

木東日記。獨石參軍黃。且言少嘗追事武安侯。鄭亨。湯武侯。薛祿。兩總戎。如斯人。今皆不可復得矣。武安治大同。極有威嚴。前呵一

出街頭。犬豕皆走避之。瑄所目擊。當時人亦大異此事。不謂神祠。惟騎

馬過城隍前。則舉手曰。大哥好。照顧餘寺觀祠宇。一不領也。陽武築獨

石隆慶諸城躬勤。蚤暮軍中。肅然無毫髮科擾。尋以病還朝。繼之者脩武沈清。則貪濁之風作矣。又云。亨鎮守大同。時年已七十餘。剛正有餘。一心為國。卒時語不及私。惟云。此大同我國家後門。我乃死矣。後未者何人。勿壞我家事也。建按武安。湯武不獨可為智勇。各將雖謂之賢將。無忝求之。今日真成西。方美人何可復得矣。

七月 上視朝罷。御左順門。謂侍臣曰。郡縣守令。所使安民者。若賢否混

淆。無所激勸。則中材之士。皆流而忘返。吏部以進退為職。亦未聞有所甄

別何也。因降勅申諭之。○八月朔日。當食。陰雨不見。禮部尚書胡茨等以

為即同不食。請率群臣賀。上不許。勅群臣曰。古之人君。所謹者莫大于

天戒。日食。又天戒之大者。惟能脩德。行行政用賢去奸。而後當食。不食。傳不

云乎。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今以陰

雨不見。得非朕昧于省過。而然歟。况離明照四方。陰雨所蔽。有限。京師不

見四方。必有見者。此之不食。天可欺歟。朕尚圖脩省。以答天意。其止勿賀。



于謙為  
相救時宰

兩省各  
奏災傷  
上人可  
無慎與

周忱善  
採衆長  
不時已  
見

○推陞各部郎中員外郎及御史長史等官六員為各部侍郎分投總督  
浙江江西湖廣河南山東山西等布政司及南北直隸府州徵收稅糧巡  
撫地方○以監察御史于謙為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西謙制江錢塘  
人骨相異常七歲僧蘭若春見而奇之曰此他日救時宰相也登永樂辛  
丑進士授御史才貌英偉聲如洪鍾遇事敢為不避權貴嘗扈從征高煦  
罪人既得上命謙數其不軌詞嚴義正矢口而成大稱上旨自是受  
知至是河南山西兩省各奏災傷廷議欲令大臣經理上親署謙名超  
授之時年三十三各省專設巡撫始此○以越府長史周忱為工部右侍  
郎巡撫南直隸督理糧儲時越王已絕故也先是蘇松一帶稅糧有五六  
年未完者朝廷遣官催捉相繼終莫能完至是用大學士楊榮薦遂舉忱  
往任之忱江西吉水人為入謙恭言若不出口謀慮深長一切破崖岸為  
之虛心訪問善採衆長一二年間累欠之數皆完羨餘之積日見充溢小

柴車不  
受故人  
之餽謙  
上君子  
也  
崇車知  
岳州三  
歲大治

擢鍾時  
九人為  
知南

鍾唯不  
亦不校  
有宰相  
度也

民賴以賑恤歲凶無慮歲輸之米甲于諸省○擢兵部郎中柴車為兵部  
右侍郎車制江錢塘人舉于鄉授兵部武選主事遷員外郎以清慎得名  
擢江西參議入閩中取六水調度有方民不勞而事集初經廣信廣信守  
與車有舊饋密一罌車疑其重發視之皆白金車笑曰故人知君君不知  
故人竟不受歲餘復入為職方郎中職方事最繁車治之有餘力會傳言  
湘藩當有變詔徵江諸郡擇良守以車知岳州居三歲郡大治復召為職  
方郎中丁內艱奪情治事至是超陞侍郎○以禮部郎中况鍾為蘇州府  
知府鍾江西靖安人始為吏胥事禮部尚書呂震震薦其才授儀制司主  
事進郎中至是大臣奏蘇州等九大郡號繁劇難治遂擢鍾等九人為知  
府授以璽書假便宜從事馳驛之任鍾初視事為木訥胥持文書皆不問  
當否便判可弊蠹輒默識之通判趙忱肆慢侮鍾亦唯唯不校既期月一  
旦命左右且香燭案并呼禮生諸僚屬以下亦集鍾言某有朝廷勅未嘗

平定府志卷之六



拿如手同  
周書彰  
善瘴惡  
瘡病也  
列也  
薄惡二

吏民震  
栗革心  
蘇人稱  
為况青  
天

宣今日宣勅既宣中有僚屬不法徑自拿問之語於是諸吏皆驚禮畢坐  
堂上喚里老言吾聞郡人多狡武每輕誣善人吾有彰瘴之術然不能如  
閻羅老子自為剖別以屬若等速以善戶惡戶報來善七者吾優視之甚  
則賓致卿飲惡者吾且為百姓殺之吾列善惡二簿俟若曹矣又召府中  
胥前大聲言某日某事你某作如此擬應竊賄若干然乎某日某如之群  
胥駭服不敢辨鍾命引出曰吾不能多耐煩命裸之俾皂隸有脅力者四  
人與一胥擲空中擲死之皂姑少投去鍾大怒曰吾為百姓殺賊狗鼠輩  
為吾樹虐威耳高投之立死不死罪坐若曹皂懼如命立斃六人命屠人  
鈎其髮曳出肆諸市復黜屬官貪暴者五人慵懦者十餘人由是吏民震  
慄革心奉命惟謹蘇人稱之曰况青天當時同陞者工部郎中莫愚陞常  
州府知府戶部郎中徐鑑陞瓊州知府刑部員外郎陳本深陞吉安府知  
府臨安府知府何文淵陞温州府知府後皆為名宦

三者不  
可闕一  
也知政  
品

後世人  
才不若  
古見不  
能網羅  
真才

黎利篡  
位自立  
無忘悼

**謹按**祖宗時用人不拘一途未嘗大分流品亦未嘗限資格與夫年勞  
才之世顧君相所以招徠駕御之者何如耳如是年所用諸臣皆奇才  
異能極時之選聖君知之賢相舉之聖書起授而又任之至十餘年不  
易其負於君相之知匡國寧民之功照耀簡策祖宗治之盛有由  
然矣夫大抵超陞久任與不拘流品之法三者不可闕一不超遷則不能  
鼓舞豪傑不久任則難才無以成功拘流品則使人自畫而絕其向上  
之心怠其有為之志三弊之積庸流之幸而才俊之所甚不便國家生  
民之尤甚不便也祖宗朝三善咸備而近日則三弊胥集焉是故今  
時人才豈無庸于柴也數公之匹而三弊以限之拘之愈之絕之雖有  
才亦無由以自表見於世與無才同矣乃號於天下曰後世人才不如  
古嗚呼其真無才耶其不善用才耶謀國者試思之太原王氏變曰  
取士貴精而不貴多及既用之後賢者久任不賢者速去久之使百官  
庶府及皆得人民生有不安天下有不治者未之信也又甲科未必能  
網羅真才如黃福以歲貢揚士奇以儒士胡儼以舉人是以前進士未必  
皆優於舉人舉人未必皆優於貢士進士舉人貢士之外未必無奇才  
異能之士難試之以才而後可見貴乎能察識而超後之斯能盡一世  
人才之用而利日  
之選並行不悖矣

是歲安南黎利篡陳高而自立利遣使來貢謝罪請封朝臣或請與師討  
之。上不許遣使封利為安南國王自後朝貢不絕。

李卓吾此帖公是月通記充宗



一切包荒不與較

**謹按** 黎利初乞立嵩為陳氏後特假設之辭耳其實利一向專國故張英公謂此出黎利之譎至此其情益明直中國厭其逐一切包荒

含譽星見於九游吉祥也

三季未已不勝勞自知艱民食之

萬壽聖節賜燕而

十月 車駕巡邊至宣府而還。○十二月二十夜含譽星見于九旂大如彈丸色黃白光耀有彗群臣表賀。續成中 上奉皇太后率皇后還京師道中上遙見耕者以數騎往視之下馬從容詢其稼穡之事因取所執耒耜三推耕者初不知為上也既而中宮語之乃驚躍羅拜上顧侍臣曰朕三舉耒已不勝勞况常事此乎人恒言勞苦莫如農信矣命耕者隨至營各賜鈔六十錠已而道路所經農家悉賜鈔如之至京。

**宣德六年**

正月兵部尚書張本卒。○二月 萬壽聖節。上御製詩一章賜尚書蹇義胡澐大學士楊士奇楊榮且曰朕茂膺天眷惟爾四人贊翊之功賜宴盡歡而罷詩曰九天日月絢祥光萬歲 慈帟樂壽康初度幸逢全盛日

照洪武年間事例不許起科愛惜民瘼

什一天下中正唐虞三代未之有改

陳祚以言事謫武當

贊襄有道賴賢良。○令北直穎地方比照洪武年間山東河南事例民間新開荒田不問多寡永不起科先是戶部官奏查得洪武二十八年本部節該欽奉 聖旨百姓供給繁勞已有年矣山東河南人民除已入額田地照舊征科外新開荒的田地不問多寡永遠不要起科有氣力的俟他種欽此今照北京八府供給尤多繁勞尤甚乞要比例節奉 聖旨准令照例

**謹按** 我祖宗溥下裕民厚恩美意漢唐以來所無也良由國初地曠人稀是以如此然有田則有稅什一天下中正不可廢也當時緣不起科後來遂致權勢奏討爭戰之擾王守溪整營謂今北方平原沃野千里彌望皆不起科於此可行井田之法焉是亦一機也惜夫當時謀國大臣無深識遠圖遂不知出此羅一峯倫謂以堯舜三代之道輔其君則分田制祿經傳固有成法揚東里諸人得君行政如此其專且久謀國不弘經遠之猷而苟且一時之近小此三代之下所以無治也此言責備三楊亦足

逮巡按江西御史陳祚下詔獄并藉其家祚蘇州吳縣人永樂中由庶吉士為河南右叅議以言事謫武當山佃戶躬自耕作勞役者十年宣德初



進大幸  
衍義

欲致太  
平舍此  
書不可  
非匡君  
之臣胡  
能道此

宣宗因  
此疏而  
下陳  
祚一家  
之  
欲豈是  
納  
言之主

上夜索  
士奇主  
輕萬乘  
也

召為監察御史至是巡按江西馳疏勸上經筵進講大學衍義大畧言帝王之學在於明理明理在於讀書知要陛下備有聖質惜經筵之典未甚興舉講學之功未有程度於聖賢精微之蘊古今治亂之由豈能周知而洞察乎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一書其言明白懇切凡聖賢之格言古今之實踪無所不載陛下欲致太平舍此書不可願於聽朝之暇命儒臣講說非有大故不可間歇使知孰為忠良之可親孰為奸邪之可遠古今若何而治若何而亂政事若何而治若何而失必能開廣聰明增光德業而忠賢以道義輔上德者愈見於信任邪佞以奇功蕩上心者自見於踈遠天下之民受福無窮矣上覽疏怒其中含譏諷差官校逮繫至京并其父母妻子家屬悉下錦衣衛獄禁錮者數年○七月上微行夜幸楊士奇宅時上頗好微行一夕漏下二十刻以四騎出臨士奇宅前報者言范太監來士奇倉皇出迎上已入門立月中士奇俯伏言陛下

屏

士奇不  
謝私幸  
左右欲  
上不可  
輕身以  
私行為  
未便

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而自輕擾上塵垢昏暗中誰識至尊萬一或有識者變起倉卒何以備之上笑曰思見卿一言故來耳遂左右語既竟士奇叩頭曰車駕今夕俯臨外問明日必有知者萬萬自此慎出事變不測當慮也駕還宮明日遣太監范弘密問士奇車駕臨幸曷不謝對曰車駕夜出愚臣迄今中心惴慄未已豈敢言謝數日又遣弘問士奇曰今天下平寧上時欲微行何足慮堯不微行乎對曰陛下尊居九重恩澤豈能遍洽幽隱萬一有冤夫怨卒窺伺竊發誠不可不慮後旬餘錦衣衛獲二盜焉蓋盜嘗殺人官捕之急遂私結約候車駕之王泉寺挾弓矢伏道傍林莽中作亂時有捕盜校尉亦變服如盜入盜群中真盜不疑以其謀告之遂為所獲上既誅二盜歎曰士奇言不虛即日遣范太監賜士奇白金文綺明日士奇入謝上謀盜謀且曰愛朕莫如汝自今如汝言不復微行蓋先是寒義嘗以天下太平勸上可微行而生

諭

有也  
言不  
虛以  
言之

李包吾北... 卷之六



愛朕莫如士奇  
君臣以心相信也

君子耻為子弟求祿  
初後其至言

交靖為  
人簡易  
沉默固  
家不可  
無此人

日得賜鈔及馬故至是有愛朕莫如士奇之說云○九月戶部言宛平縣民以果園地施崇國寺請蠲其稅上曰民地衣食之資乃以施僧且來免稅甚無謂令亟以還民○十二月太學士金幼孜卒贈少保謚文靖幼

孜簡易沈默不伐善驚名及疾革楊士奇楊榮問之幼孜惟言受國恩重上無益於朝廷下無益於生民復何言或請赦身後之澤者幼孜正色曰為子弟求祿君子所耻遂卒

致因循 上曰朕惟為國養民在有實惠誠能省徭役薄徵歛重本抑末便是養民亦何必拘於古法

**謹按**

金文靖居內閣垂三十年名位亞二楊國事皆二楊決之顧問皆二楊承之文靖唯上而已以故平生言行事功無顯上可稱述者傳謂其簡易沉默不伐斯固盡其為人耶

**正壬子宣德七年**

復勅寬恤

戶部可罪是責其不行寬恤之令

循資陞授不免愚良混進

此數事可甚勅頒下矣士奇復曰臣愚一人見聞不廣願更得一人同論此事庶幾可以推廣 聖澤 上曰不可令多人知恐勅令未下事已播聞於外矣胡濙謹厚汝與之密議就錄稿進來於是士奇退同濙議增十數事通

二月 上召楊士奇至文華殿諭曰憶五年五月共爾南齋官論寬恤事

宜兩閱歲矣民事不又有可恤者乎對曰誠有之只五年官田減租役一

事 聖恩已下戶部格而不行至今仍舊追徵小民含冤不已 上怒曰

戶部可罪也對曰此循習之弊永樂末年多如此往年高煦反以夏原吉

為奸臣之首誣指此事為說 上曰今再下詔寬恤舉此為第一事却於

其末增云中對該管上司不許故違 上曰如再格不行朕必罪之不恕

以試言今日之事當寬恤者士奇以處遊民寬漁課黜貪暴廣賢路數事

為對又言方面郡守皆是要職吏部往上下循資陞授不免愚良混進宜令

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政按察薦舉後犯贓罪併坐舉者 上曰此數事皆

可書勅頒下矣士奇復曰臣愚一人見聞不廣願更得一人同論此事庶

幾可以推廣 聖澤 上曰不可令多人知恐勅令未下事已播聞於外

矣胡濙謹厚汝與之密議就錄稿進來於是士奇退同濙議增十數事通







堯舜之道如孟以陳

得趙孟頫所繪幽風而賦長詩一章

賦織婦詞一篇以示人重女織也

方物入貢非國家之所急

南番白葛達國入貢

宋之亡柄用小人

上元夕張燈內苑

學所資機務之嚴于咨代有賢哲博文明識克勵聖之用光厥德咨爾儒臣朝夕左右必端乃志必慎乃守故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鄒孟以陳詞尚典實浮薄是戒謀議所屬出於外心存大公罔役于私昔人四禁汝惟勵之獻納論思以匡以益以際前休欬哉無斁○七月  
上燕閒閱內庫書畫得元趙孟頫所繪幽風而賦長詩一章召翰林諸臣示之曰幽風周公陳后稷公劉王業之所由興與民情早晚之宜以告成王使知稼穡之艱難萬世人君皆當鑒此朕愛斯而為賦詩欲揭於便殿之壁朝夕在目有所勸爾其書于面之右 上謂侍臣曰朕嘗歷田野採桑育蚕繰絲製帛累寸而後成疋亦甚勞苦因出所賦織婦詞一篇以示之曰朕非好為詞章昔真西山有言農桑衣食之本為君者當詔儒臣以農夫織女耕蚕勞動之狀作為詩歌使人誦於前必繪為畫揭於宮掖布於戚里使皆知民事之艱衣食之所自朕所以賦此也○十月八百

大甸土官宣慰使刀之雅遣人貢方物且云波勒嘗以土酋土雅之兵來寇殺人掠財乞發兵討之 上謂侍臣曰聞八百去雲南五千餘里荒服之地也波勒土酋土雅皆未嘗歸化豈能勞中國之人為遠夷役乎且夷性獷悍必兩有未善豈皆波斯之過宜降勅諭使敦睦隣好保境安民○南番白葛達國入貢時又有西域天方國默德那國各遣使來朝貢天方國舊名天堂國默德那國即回祖國也 上御便殿觀宋史顧問侍臣曰宋有國三百餘年武事終於不振何也侍臣對曰宋太祖太宗初皆以兵平海內其子孫率流於弱致武備不飭 上曰宋之君誠失之弱將帥雖才亦不得展蓋為小人所壞大抵宋之亡柄用小人之過也

癸丑宣德八年

正月上元夕張燈內苑製作精麗鋪張繁盛 上侍 皇太后往觀 皇太后 皇太子咸侍奉觴上壽次日勅群臣往觀賜宴苑中又次日命文武



士奇撰  
太平聖  
德詩

大臣以四夷朝貢之使往觀仍賜宴自是悉賜京師軍民咸往觀焉揚士  
奇撰太平聖德詩十章以獻諸學士儒臣亦皆有獻焉

大臣以陳善格君匡國平民為職不以阿諛媚為恭揚文貞前議  
盛作太平聖德詩獻誦焉夫聖德之詩何如上申款二人之章之為賢耶宜乎李  
年矣諸公上太平聖德之詩何如上申款二人之章之為賢耶宜乎李  
文達追憶解縉之能為魏徵而謂諸人之不及深美黃福之持正不阿  
而謂諸人依違承順之不暇也噫

命遊西

苑賜宴

君臣同

樂亦同

家盛事

辭李正  
不堪為  
人師

賜文武重臣及侍從遊西苑致仕少保太學士黃淮以謝恩至預焉先是  
淮父性卒賜祭葬以一品禮至是淮赴闕謝上命淮與英國公張輔及  
蹇義楊士奇等十餘人同遊西苑賜宴于萬歲山之麓○二月會試天下  
舉人以黃淮及少詹事王直為考試官取劉哲等一百人○三月廷試取  
曹鶴趙恢鍾復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為真定普寧人初舉鄉試中乙榜  
授代州學正辭不堪為人師願改別職得泰和典史劇邑政繁處之裕如  
公暇益進學不倦久之以督部工匠至京疏乞入試中會試第二廷試策

枝

上宴錢

於西園

太液池

君座一

樂事也

世間有

錢

霧心雖

湖此淮

非上淮

去寫出

情

問羲禹河洛家數為對稱旨上親權為第一授翰林脩撰為人明敏疏  
通楊士奇愛重之薦入經筵不數年入閣預政○黃淮辭歸上宴錢之  
于西苑太液池親灑宸翰製詩送之仍賜金織衣一襲詩曰天香早折  
仙桂枝筆花五彩開鳳池蓬萊芝山直奎壁近侍九重天咫尺永樂聖  
人臨御初鞠躬稽首陳嘉謨仁皇監國文華殿左右謀猷共群彥朕承  
大寶君萬方相與其理賢賢良傾心寫情任舊老而卿引疾先還鄉胃歷  
星霜復相見霜鬢蕭秋滿面朝旭光并紫殿明相對清言良慰請留之  
累月未盡意知心又欲東南征太液清冷涵碧草楊柳芙蓉相映好見鷺  
鷗鷺弄晴波紫露紅雲拂瓊島芳艸在俎酒在壺工歌鹿鳴續白駒君臣  
大義士所重心雖廷闕身江湖鴈蕩於高攀不及中有謝公舊遊跡採芝  
劔可長年應在天南憶天北淮歸刻諸石作奎文亭覆之

五

宸翰親錢此祖宗待臣  
特恩異數也近代鮮有



景星見

閏八月戊午景星見于天門少詹事兼侍講學士王直進頌○西南海外

詔求賢  
良方正  
上之成  
實也

諸番國各遣使來獻麒麟比四楊士奇進頌謂其盛前古所未有○詔各  
有政司按察司及府州縣官連名保舉賢良方正一人起送吏部量才擢  
用○又令天下生員年四十五以上者考選送國子監時言者以士子之  
在學校者多衰老不得及時進用遂有此令增開貢例以後累累行之○

衣冠講  
唐虞古  
今成四

冬詔合臨御以來三科進士御又華殿親試之拔其尤者鄭建等二十八  
人與脩撰馬榆陳循林震曹為編脩林文龜鍾復趙恢評事張益同進  
學文淵閣其優禮給賜一循永樂甲申之制乃賜御制詩以示勉勵云岩  
堯崇文閣乃在城北隅登高一梯望暈飛切雲衢其上何所儲千載聖賢  
書其下何所為衣冠講唐虞國家久興學側佇登後儒願此閣下人勉哉  
惜居諸○又令內閣考選在外庶官有文學者六十餘人擇其優者知縣

孔友諒進士胡端楨廖莊宋璉教諭王純徐惟超訓導黃升七人 上令

改進士為庶吉士與知縣教官俱歷事六科以備用

**謹**

宜廟鏡精勞求注意作人知此真可謂勵精圖治之主矣

家

相水禁  
高下非  
開四十  
有七

平江伯陳瑄卒瑄初督海運會通河既浚命專理河運自儀真至北通州  
四千里漕河事宜皆其經營創設疏清江浦引水由管直湖入鴨陳口以  
免淮河風濤之患浚瓜州儀真二埧潮港之湮鑿呂梁徐州二洪以平水  
勢築浦縣刀陽湖濬寧南旺湖長堤開泰州白塔河以通大江築高郵湖

隄內鑿渠亘四十里以通舟自淮至臨清相水勢高下建閘四十有七以  
時故閉緣河堤種樹鑿井以便夏月行者皆舟楫永遠通行之利凡於事  
慮之周而為之國初歲運二百萬石後增至五百萬石國用以饒○巡按

周忱奏  
穴之崇  
倉之法

南直隸侍郎周忱奏定濟農倉之法南畿諸郡蘇州田稅最重而松江堂  
州次之貧民輸官及耕作多舉債於富家而倍納其息至於傾家產鬻子  
女不足以償於是民益逃亡而祖賦益虧忱至問民疾苦深以為憂思所



勝謀力  
行共濟  
農倉之  
法常州  
等知有  
之成

此法立  
不獨濟  
農而運

輔有欠  
失者亦  
可以給  
借矣

大發濟  
之倉以  
賑民飢  
善哉周  
枕為民  
之父毋

褒崇忠  
節以厚  
風化

以濟之壬子秋諸郡歲稔會朝廷命下許以官鈔平糴且勸借儲積以  
待賑忱乃與蘇州知府况鍾松江知府趙豫常州知府莫愚協謀而力行  
之蘇州得米三十萬石松江常州有差分貯於各縣各其倉曰濟農是年  
夏江南旱蘇松饑民凡三百餘萬口盡發猶不足以贍忱乃復思廣為之  
備先是各府秋糧當輸者糧長里胥多厚取於民而不即輸官逃負者累  
歲忱欲盡革其弊乃立法于水次置場擇人總收而發運焉細民徑自送  
場不入胥之手舊所減三之一又三府當運糧一百萬石貯南京倉以給  
北京軍職月俸計其耗費每用六斗致一石忱與鍾等謀曰彼能於南京  
受俸獨不可受於此乎若於此給之既免勞民且省費六十萬石以入濟  
農倉農無患矣鍾等皆曰善遂請於朝從之而蘇州得米四十餘萬石益  
以各場貯積之贏及前平糴所儲凡六十餘萬有奇松江二郡次之忱曰  
是不獨濟農凡運輸有欠失者亦於此給借陪納秋成如數還官若民失

月

脩圩岸濬河道有乏食者皆計口給之如是則免舉債以利兼併之豪農  
民無失所者田畝治賦稅足矣是冬朝京師具以聞朝廷皆從之於是令  
諸縣各廣濟農倉焉擇縣官之廉公有威與民之賢者掌其籍司其出納  
每歲插蒔之際於中下二等戶內驗其種田多寡每家給與二石一齊給  
之秋成抵斗還官凡有條約皆忱親為規畫俾之遵守明年江南又大旱  
令諸郡大發濟農倉以賑貸之而民不知饑○十二月太子太師戶部尚  
書致仕郭資卒贈湯陰伯謚忠襄○令天下關津但遇前髮之人捕送原  
籍治如律續江西吉安知府陳本探言廬陵縣城南舊有忠節祠祀鄉  
先賢歐陽脩周必大楊邦乂胡銓楊萬里文天祥比來曠缺祀典人無激  
勸乞舉行之上諭禮部曰褒崇忠節以正人心厚風化此國家先務其從  
所言令有司春秋祭祀仍以時修葺祠宇

甲寅宣德九年

宣德九年

二五



正月八日宴公卿于史館是日天雨時以為豐年之兆

召輔臣

宴於史館

上喜召輔臣寒義楊士奇楊榮及六部都察院堂上宴于史館巡撫周忱

制夷狄在守備

趙新以議事至亦豫焉凡二十五人○二月開平守將奏邊務數事上

舉其可行者付所司施行因謂侍臣曰方今海內小康惟殘虜叛服不常

宣德以後之開平非國初之開平

何能為患朕屢以此戒飭邊將但慮其因循玩愒今春氣漸深正邊民耕

種之時一或農事妨廢秋收無望仰給于轉輸則勞矣遂令邊將嚴謹備

種之時一或農事妨廢秋收無望仰給于轉輸則勞矣遂令邊將嚴謹備

車駕巡邊至洗馬林而

楊溥九載秩滿進禮部尚書仍兼學士○九月 車駕巡邊至洗馬林而

焉馬林而

二者得失相去天淵

**謹按**宣廟御極十載巡邊閱武者四○實警肅人心振揚威武揚威武揚威

山西霍州學正曹端卒于官端字正夫河南浟池人篤尚理學教人務躬

曹端孝子

行實錢日事著述有四書詳說太極圖通書西銘釋文孝經述解性理文

上書請毀淫祠

集儒家宗統譜家規輯略存疑錄夜行燭等書座下足着兩磚處皆穿靜

霍庠士

專之功居多其事父母孝養志愉色及遭喪五味不入口寢苫枕塊始終

霍庠士

甚哀父好善信佛及聞端言聖賢之道即從之於是作夜行燈一書與父

也善誘人

一於禮義郡人亦皆薰陶而化方岳重職不敢以屬禮待至其郡必敬謁



願留之蒲庠郡人罷市巷哭弟子亦

之凡考校諸庠生必請端主其去取後調蒲州學正霍庠弟子上童願留之蒲庠弟子亦上章爭之霍州先上得免後竟終於霍一郡人罷市巷哭童子亦悲泣其德化之能感人如此學者稱月川先生

孝者稱月川先生

**月川先生** 昔月川學行猶在吳康齋與楊方震理學錄乃載庸齋而遺月川豈微其為校官耶正德中大司馬彭幸奄澤稱曹月川為本朝理學之冠欲舉從祠孔子廟庭嘗致書河南李巡撫曰我朝一代文明之盛經濟之學莫盛于誠意伯劉公椿溪宋公至于道學之傳則斷自澠池月川曹先生始也尚論君子宜考於斯

謂上斥神仙之說

甘肅獻龍馬○鑄宣德通寶錢○十二月有僧自陳欲化緣脩寺祝延聖壽者上斥之既罷朝顧為侍臣曰人情莫不欲壽古之人君若商中

世人終不悟僧道之惑人深也

宗高宗祖甲周文王豈享國綿遠其時豈有僧道豈有神仙之說秦皇漢武求神僊梁武帝宋徽宗崇僧道效驗可見矣世之人終不悟甚可歎也○差監察御史一員巡視在京倉一員巡視通州倉一員巡視各處收草一員巡視甲子等庫一員提督象牛羊等房錢糧一員巡視光祿寺凡內

分風憲開防分投巡視禁革奸弊其法亦云密

外官員人等多支食料及需索騷擾者皆令執奏先是楊士奇言南方運糧至京人力甚艱而倉廩無闕防茲人盜竊動輒千萬前者就執後者復繼恬無警畏請命風憲開防巡察上從之遂命御史分投巡視禁革姦弊至今仍之一年一代云

宣德十年

內議頗有立長君之說

正月 上不豫初三日 上崩壽三十七時 皇太子方九歲內議頗有

見皇太子即呼萬歲浮議乃息

欲立長君之說於是浮言藉藉楊士奇楊榮與英國公張輔入哭臨畢請見皇太子即叩頭呼萬歲群臣亦隨呼萬歲浮議乃息○初十日皇太子即位時幼冲或請 皇太后垂簾聽政不許 上乃詔凡朝廷太政

白于 太后然後行

二楊无泰大臣之責

宣廟賓天時 張八石以為國有長君社稷之福取二楊學士議不諧而止愚按二楊當主少國疑之時而能確然不淫卒定大謀以安宗社無泰大臣之責



少師吏部尚書襄義卒年七十三贈太師謚忠定義為人沉靜和厚處人

無所拂逆未嘗經涉一語傷物歷事五朝五十餘年所履坦坦無一日之

憂然性之骨鯁遇事脂膏無所匡拂故王紳譏其與時浮沉李賢譏其依

違承順之不暇切中其為人矣方之前代蓋宋之三旨宰相唐之蘇稷稜

之流云○恭上大行皇帝尊諡曰憲天崇道英明神聖欽文昭武寬仁純

孝章皇帝廟號宣宗 尊聖祖母皇太后張氏為太皇太后 聖母皇后

孫氏為皇太后○封皇弟初鈺為成王○命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楊溥

復入內閣叅預機務溥自丁憂起服不入閣至是始命復入○釋前爵林

知州林長懋之囚復其官○復前監察御史陳祚之囚復其官并釋其家

屬先是祚父母皆死于獄臺壘且未成服祚再上疏乞歸殯終喪制許之

○進士李賢上疏言帝王之道在保赤子黎民禽獸夷狄雖一視同仁其

施也必由親及疏未有赤子不得其所而先養養禽獸者今京師韃官不

輕一本

襄義性多骨鯁遇事脂膏

宋之三旨宰相

言無安也

唐之蘇稷稜之

流

帝王之道在保赤子

以人面

獸心之

夷狄而

援其俸

有固者

人不當

如是

下萬餘以俸言之指揮俸二千五石而實支一石韃官則實支十七石五

斗是韃官一員當京官十七員半矣傳曰朝無倖位則食之者寡此豈倖

位之比况夷狄人面獸心一旦有警其勢必不自安前代五胡之亂可不

鑒哉乞斷自宸衷為萬世至計勅兵部漸次出之於外不惟省國家萬萬

無益之費又可以消未萌之患

楊士奇上言 皇上肇登寶位上繼列聖下統萬邦 大明堯舜禹湯文

武之道以興唐虞三代之治去年十月 宣宗皇帝諭臣士奇曰明年春

煖東宮出文華殿讀書凡內外侍從俱用慎擇賢良庶謹之人臣謂此第

一事望 陛下留心不幸 大行上賓臣未敢遽言然此事至重伏願山

左 奏開經 蒞以進 聖亭

筆上肇 登寶位



皇太后  
加納士  
奇之疏

黃福公  
南京奉  
質机務  
自此

練兵以  
備途

建官  
惟賢

令妻勸  
賜而出  
避之

此疏奏 上與太皇太后皆加納焉。○六月戊申葬 景陵。○命南京戶

部尚書黃福恭贊南京軍務。時楊士奇等言 上初嗣位當整肅軍政飭

邊防以奠安內外南京根本之地雖有襄城伯李隆守備其老成忠直如

尚書黃福宜令贊理軍務有事同議而後行庶幾無缺從之南京奉質機

務自此始。○九月 勅脩 宣宗皇帝實錄。○北虜阿台朵兒只伯擁眾

寇耳涼西陲驚擾乃擢監察御史羅亨信為右僉都御史命往平涼莊浪

等處練兵以備邊。擢江按察副使陳鑑為右副都御史鎮守陝西。黃督

寧夏延緩等處邊備。○擢兵部郎中徐晞為兵部右侍郎巡撫甘肅。晞嘗

州江陰人出身吏胥為人謙慎有容在縣時三考皆兵房有戍絕勾丁而

誤及者其人析脫貧無可餽具酒席令妻勸觴而出避之妻有麗色晞絕

裾而走徹夜具文移成明日向其人曰汝何至此卒為脫免他事類此在

即著時同官一主事每向胥曹輒罵意在晞晞不為意後主事沒晞為舉

殮送之歸後至兵部尚書

才猷可  
為干城  
之用

教化行  
雖小人  
可使為  
君子

君子

詩曰肅上兔且株之丁丁料避武夫公侯干城言周化初行俗美  
賢才衆多雖且兔之野人而其才猷可為干城之用也在我祖  
宗朝則多賢胥與周匹休馬松江守進賢王子威作却擅政譽與蘇州  
况鍾齊名南昌萬淇與徐晞皆累官至尚書有傳衡洪秉龍士安三人  
皆以吏員為御史餘皆部曹者不可殫數所以然者由當時有保薦之  
科以為振作鼓舞之術所以雖胥吏之徒而皆爭自濯磨奮勵為君子  
為名臣也成化而後保薦之途廢而資格之法拘雖舉人無九卿之望  
雖歲貢絕部曹之陞而况吏員乎語曰教化行雖小人可使為君子教  
化廢雖中才或墜為  
小人愚於是重有感

擢兵部右侍郎王驥為兵部尚書驥真定東鹿人。○命司禮監太監王振

偕文武大臣閱武于將臺振山西大同人初侍 上于東宮及即位遂命

掌司禮監寵信之每呼為先生而不名所言無不從振遂擅權作威福時

輔臣方議開筵而振乃導 上布武於是詔振偕諸大臣閱武將臺將

臺在朝陽門外近郊集京營及諸衛武職試騎射而殿最之振奏以隆慶

右衛指揮僉事紀廣為第一遂超陞為都指揮僉事廣為人尋常庸儒常

王振導  
上布武  
何不天  
味地威

指



以衛卒之守居庸者。往後關門遂大見親暱。後累官都督鎮朔將軍鎮守

宣府

世道升  
降之大  
机

**宣府** 宣廟崩而王振專於此見世道升降之大幾焉夫洪武開國之初  
孟顥諸人聞其名矣然猶未甚用事也至宣德王瑾劉永成諸人承寵  
用事矣然猶未專政柄制國命也至正統初英廟幼冲王振掌司禮  
監擅作威福始事體大變自此而天子深居大內不與群臣相接議政  
矣自此而中官勢熾中外之推歸於司禮監矣自此而武備廢弛胡虜  
跳梁而邊患日作矣自此而承平玩愒紀綱法度寢以變易怠慢天鳴  
呼豈天不欲世道之常泰乎不然胡為奪吾 仁宣二祖之速而使振  
人不能不為之於邑

天道无  
知何不  
使王振  
早死以  
免边患  
而寧具  
国家

二月皇太后臨朝楊溥入內閣首言聖帝明王莫不務學先帝在時

乞早開  
經筵

屢諭臣等勸學東宮遺言尚在靈監如臨 皇上肇登寶位必明堯舜之  
道以圖唐虞之治乞早開經筵預擇講官必得學識平正言行端謹老成  
重厚達大體者數人以供其職及選宮中左右朝夕侍從之人涵養本源  
輔成德性太皇太后喜

源輔成  
德性

英宗睿皇帝 御諱祁鎮宣帝長子九歲即位正統十四年北狩立弟

正統元年

開經筵  
進講以  
進聖學

正月九日開經筵以太師英國公張輔知經筵事太學士楊士奇楊榮楊  
溥同知經筵事少詹事王直王英講讀學士李時勉錢習禮陳循侍讀苗  
衷侍講高敷脩撰馬愉曹勛並充經筵官進講九卿掌印官侍班給事御  
史二員侍儀禮畢賜宴及賜金幣鈔定有差

經筵進  
講徒為  
文具

**謹按** 是時三揚優優請開經筵以進聖學而李考功茂弘已竊有謂君  
臣之情不通經筵徒為文具之歎矣王振又從而十寒之雖三揚  
如之何哉 天順日錄云考功即中李茂弘嘗言可憂者君臣之情不  
通經筵進講文具而已不過粉飾太平氣象未必無外之禍年卒五即  
抗章致仕而去後來果驗蓋知者嘗見於未然茂弘有馬 建按 宣  
善廟以前天子無日不御文華晉按群臣商確政務幽隱甲達天下號稱  
太平至正統初 英廟幼冲王振用事遂事迭變九重萬里此有識之  
所以深憂典

二月會  
試天下  
宰人

擢侍講劉永清為廣東右布政使楊士奇薦其才堪繁劇故也○二月會  
試天下舉人命少詹事王直侍講學士陳循為考試官取劉定之等一百



減各部  
秋糧

廣閉門  
不敢出

詔械廣  
父子下  
獄

以律易  
紅褐

人。○三月廷試賜周旋薄文劉定之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令荆江嘉湖直隸蘇松等府官田准民田起科每畝秋糧四斗一升以上至一石者減作二斗七升二斗一升以上至四斗者減作二斗一斗一升至二斗者減作一斗。從巡抚周忱之言也。蘇州府遂減秋糧八十餘萬石。他府有差。○命兵部左侍郎柴重泰督陝西軍務。先是虜酋朵兒只伯擁眾入寇鎮番副總兵劉廣出兵往援。遇虜而退。虜隨迫涼州。廣閉門不敢出。虜大掠而去。廣不以實聞。反奏功。邀賞。軍劾其罔上。又陳其欺誑不法事。甚衆。請置之法。詔械送廣父子。至京下獄。又劾奏寧夏守將失律。亦召還。朝廷以車公庶詳慎為國畫忠。賜黃金三千兩。文綺三表裏。○召山東左布政使劉中敷至京。以為戶部尚書。○召應天府尹鄭楚為兵部左侍郎。楚湖廣人。初為陝西按察副使。有聲其父家教。至嚴。嘗以俸易一紅褐寄之父。大怒曰：此子不才如此。汝掌一方刑名。不能洗冤澤物。以安其民。乃

寄書  
責子

迎書  
誦泣受  
其教  
聖子  
道

分道捕  
蝗亦見  
上之仁  
民處

指俸為  
粥賑恤

索此不義之物。汗我即封還。以書責之。極欲見其父。不可得。以父為教。敢居閒秋闈。聘典文衡。有謀于僚友。往請其父。父大怒曰：此子無知。汝居憲司。吾為老官。何以防範。且將遺請于人。又以書罵之。楚一念之孝。為此舉。不恤其他。迎書。誦泣受其教。而已。繼為府尹。益勵其操。聲價愈高。遂召為兵部侍郎。天順且錄稱其端謹。小心。行事縝密云。

以此賢父實近世空  
谷足音錄之以風世

北方郡縣多蝗。遣工部侍郎邵晏等分道督捕之。○左都御史顧佐以疾乞致仕。許之。○六月召江西左布政使陳智為右都御史。智武昌咸寧人。初為御史。執法嚴明。陞陝西按察使。居任十五年。多惠政。陝民深德之。遷江西布政使。宣德末。宋豈賊曾子良作亂。聚眾據大槩。官兵據而殺之。從賊嚴季茂等千餘人。皆被執。時歲凶。民艱食。智謂其有因飢而被說誘者。不可令瘦死。倡義指俸為粥。賑之。奏上。得報。決其首惡三十餘人。脇從



智下令  
足以屈  
服富人  
得粟萬  
餘石以  
活飢民  
也

詔免差役  
賢子孫  
命將騎  
射  
附馬井  
源  
中

者者有免時有告富民與賊通者三百餘人智下令曰所告虛實未可知  
苟無實宜有來衆悉誦官自白智諭之曰果若人言下諸吏鞠訊爾尚能  
保家乎今爾曹自赴官若能出粟濟飢民當代爾衆稽顙流涕乞如命得  
粟萬餘石所活不可勝計至是召陞右都代領佐掌院事○撥賜河間府  
等處安插外夷歸附官員田土指揮一百五十畝千戶衛鎮撫一百二十  
畝百戶所鎮撫一百畝尋又令來降夷人每名與撥德州田地五十畝○  
始設提督學校官員各省設按察司副使或僉事各一員南北直隸監察  
御史各一員請勅專一提督○優免聖賢子孫差役詔凡先聖子孫流寓  
他處及先賢道國公周敦頤豫國公程顥洛國公程頤溫國公馬光徽  
國公朱熹之嫡派子孫所任有司俱免差役○十月望車駕閱武于將  
臺命諸將騎射以三矢為率受命者萬餘惟附馬都尉井源等躍馬三  
發三中萬人喝采聲徹天地 上亦大喜徹上尊賜之觀者相謂曰往年

給僧  
度  
恐歲  
久許  
偽者  
多

命王驥  
巡邊

死三尺  
法誅若  
死敵

王太監閱武紀廣驟陞三級今日萬乘閱武豈但杯酒已耶  
紀廣超陞三級而井源只一杯酒此王振之擅其權也此振  
之彰其權而示人使趨其權也與寵之喻因古今同概也夫  
令僧錄司復照洪武舊制造僧人周知冊洪武中凡僧人給受度牒令本  
司造周知冊自在京及在外寺院僧名以次編之其年甲姓名字行及始  
為僧年月與所授度牒字號俱載於僧名之下頒示天下僧寺凡遊脚至  
者以冊驗之其不同許拿送有司解京治以重罪容留者罪如之其後不  
世歲久詐偽者多至是令覆照舊造

必周知冊造而後僧徒無冒濫之弊而竊慮無所容此令復  
舊章宜矣但後來不知何時復廢豈非臣工玩愒之罪也夫

十二月命兵部尚書王驥巡邊先是鎮守平涼等處僉都御史羅亨信與  
都督趙安率岷洮等衛兵巡邊遇虜安與都督將貴用都指揮安敬議迨  
撓不行亨信至其營責之曰汝輩受國厚恩臨敵退縮安用汝握重兵為  
且汝特畏死耳死三尺法孰若死敵貴等色變以芻糧不續為解即上章



疑謂淳安周瑄也

科奉取人之濫猶愈於監生考試之精

皇太后罷宮中玩好之物

劾貴等老師玩寇敬怯懦不忠侵冠軍餉乞正其罪以振軍法勵將士上乃命王驥邊巡整飭邊務使宣行事續正統元年正月以食都御史王

正丁巳正統二年

春 大皇太后欲誅王振不果 太后嘗一日御便殿召大臣英國公張

五人皆有獎劄之辭

五人先朝所簡

太后女中堯舜商

輔太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濙入朝大臣左右女官雜佩刀劍侍衛凜然。上東立輔等西下立。太后召問輔等五人皆有獎劄之辭因顧謂上曰此五人先朝所簡貽。皇帝凡有行必與之計非五人所贊成者不可行也。上受命頃間宣太監王振至俯伏。太后顏色頓異曰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今當賜汝死於是女官加刃振頸。上恐為之請諸大臣皆聽。太皇曰。皇帝年幼豈知此輩自古誤人家國多矣我能聽。帝洎諸公番振此後不得重令于國事也。

謹按

天順日錄記正統初數年天下休息皆張太后之力。宣廟崩。謂女中堯舜信然且政在其閣委用三楊非太后不能。上初即位幼冲有詔凡朝廷大政必白于太后然後行。太后令附閣下議決每數日必遣中官至閣問連日曾有何事來。閣確即以帖開某日中官其以幾事來議如此施行。太后乃以所白驗之或王振自斷不付閣下議者必召振責之由是終太

不取

以宋儒從祀孔

以宋儒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從祀孔子廟庭。兵部尚書王驥巡邊至



子而庭  
斬安敬  
以敵眾

三軍  
股慄

去本  
息民以  
減轉輸  
之勞

旌表  
賑濟以示  
勸

觀斬有罪都指揮安敬遣兵敗比虜于汪浪先是驥受命馳至其肅稽閱  
邊備見狂浪永昌山丹路守兵俱少烽堠不飭軍無紀律歎曰邊防如此  
而欲虜無侵凌難矣翌日大集兵衆于轅門問先年大軍遇虜于魚海而  
先退者誰與咸曰都指揮安敬命引出斬之徇于衆曰自今遇敵畏縮者  
視此三軍股慄因簡閱戍兵謹烽堠嚴部伍勤訓練利器械軍容肅然既  
而虜酋已禿字維八寇汪浪驥遣都指揮衛崇受以方畧擊敗之俘獲甚  
衆寇知有備引兵遣知院阿魯等納款于朝驥以耳州官軍冗亂徒費糧  
餉乃選留二萬五千餘還本衛更相代上於是兵得休息民減轉輸之勞  
驥尋還京師○遣行人齎勅旌江西義民曾希恭等復其家先是宣德乙  
卯江西饑希恭及新淦鄭宗魯各出谷貳千石於官以助賑濟吉水胡有  
初千五百石廣慶陳謙千二百石巡撫侍郎趙新並上其事乞旌之以示  
勸於是遣行人齎勅書賜希恭等旌為義民勞以羊酒仍命有司免其家

江

旌表希  
恭為義  
民  
曾提清  
慎察慈

屢必  
統擒

文淵  
治郡  
第一

雜徒既而希恭等請闕謝命光祿賜酒饌遣歸○右僉都御史曹穆平揚  
浙之天台入由御史遷福建僉事超拜今職為人剛正清慎實嗜慈歷任  
中外二十餘年廉介之操如一日家無餘貲既歿無以為殮聞者莫不嗟  
悼公卿賻治其喪而歸○九月甘肅守臣報比虜復犯邊十月勅王驥復  
詣甘肅總督諸軍以備之時飭衛陳儀言于上請以寧夏甘肅簡精銳  
俟春暖俱發諸道並進且約瓦剌相犄角殘虜破敗之餘必就擒戮此萬  
全之計也 上然之儀平江伯陳豫子也○召温州府知府何文淵為刑  
部右侍郎文淵江西廣信人初為監察御史宣德中朝廷以江南諸大郡  
難治者命大臣擇京朝官出守召見宴勞之賜函書馳驛之任文淵預焉  
文淵有治才在溫六年廉靜寡欲一郡大治當時浙東守稱爲第一尋入  
覲召入便殿命近臣傳旨獎勵并賜御製招隱歌至是超擢今職

何文淵後擢居冢宰多不滿意而治郡聲名實卓冠一時所以  
然者由當時君相特鼓舞明作之權得激昂勸勵之道所以雖中



天下惟中才最

敦化安民第一義

才之士而皆爭自濯磨奮勵相觀而善深刻者變為仁厚乃筆首變為循良也。大抵天下惟中才最多。上智與下愚不常有。中才之人可與為善可與為不善。顧在上之人所以駕馭之者何如耳。我祖宗所以激勵賢才之道無所不用其劑。重其初除也。必爾言必宴勞必親遣必超授必久任焉。而其成績也。則或增秩或陞俸。或賜金幣綺衣。或召見便殿。獎賜田里。而巳焉。朝廷勤沮如此。是以諸臣上焉者莫不精白一心以承休德。下焉亦有所惶懼。而不敢恣肆之甚也。祖宗善政固多而尤為敦化安民第一義焉。至近日此義泯如。其遷除一切付之尋常資格。而貪墨之吏不遏止於免官而已。慕善者無所勸。向惡者無所懲。後來之治不如祖宗之盛。無怪其然矣。

天保保其人多

勅方面郡守有缺。照舊在京三品以上保舉。時有言方面官及府州正專用保舉。即是恩出於下。欲如洪武永樂間故事。皆令吏部選除。上命內閣議之。楊士奇等上疏言。宣德七年以前。藩憲二司及府州正官。多不得人。百姓受害。是以宣宗皇帝勅令大臣保舉。自茲以往。多得其人。間有一二非才。蓋緣舉主審察不至。亦或實是徇私。所司不行糾舉。以致如此。昔唐太宗力行仁義。我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舉郡守。縣令。後來致天下斗米

伏望聖斷依先皇帝勅旨而行

西楊公而無私

車盡心邊務

車據正理守

三錢之效。近年有等京官。無人保舉。造為謗語。專欲壞壞。先帝良法。伏望聖斷。合只依先皇帝勅旨而行。但所舉之人。後有犯賊。必須明正舉主之罪。則人知謹畏。不敢濫舉官。必得人矣。詔從其言。  
**謹按**天順日錄記。宣德初。楊士奇輩以方面大職。亦任吏部。自舉未盡。道者少。時人有拜官公朝。受恩私室之議。景泰初。始罷此例。又曰。西楊雖公而無私。尤持公論。當時天下方面。頗亦得人。正統六七年以後。張太后崩。三楊相繼而亡。進退天下人才之權。遂移於中官。邪正倒植矣。按李文達此語。亦公蓋非法之不善人之不善。棄之也。故曰。有治人無治法。

進督理陝西軍務侍郎柴車祿。從三品軍。盡心邊務。每糾劾將佐欺玩章。前後凡數十上。或出以後。患重。曰。吾敢愛身。以誤國也。同事者或不悅。其所為。車亦惡其樂。宴樂忽天計。遂斷酒肉滄泊。以自處。凡宴樂皆不與。而持論益堅。據理守正。每有功賞。雖勅下。必覆驗。而後行。許冒必糾正之。職州士官都指揮。后能以家人。員功得陞。賞車奏罷。所陞官能復以為請。



此車不肯省后

上宥之車反覆論其不可曰詐冒如能者非一人臣方按覈皆請罷今宥

賜白金四十兩文綺四表裏仍進從二品祿

**議**

正統初年三楊當國西事之殷朝廷處置頗為得宜蓋自我安  
敬而後軍令肅賊劉廣而後欺玩懲正后能之詐冒而後功罪核  
付王驥以便宜而後闕外專賞柴車之忠誠而後人臣之盡職者勤守  
法者不撓此西師所以終奏肅功而任虜卒於破滅有由然矣嗚呼此  
三楊之所以為可稱而後之  
謀國安邊者所當取法與

**正**戊午正統三年

廷臣以實錄成進官始此

春宣宗皇帝實錄成大學士楊士奇楊榮俱進少師楊溥進少保餘進

秩有差廷臣以實錄成進官始此○王驥等帥師敗虜于塞外虜酋阿台

孛兒只怕走死先是驥至邊復申號令將士咸奮曰願與虜一戰雪數年

之耻居無何虜入寇邊驥選精兵二千遣都督將貴將之臨行戒之曰兵

精氣銳遇賊不能勦殺無復相見貴父子感奮以往繼遣趙安率兵由東

將貴破虜之功

涼州喻曰鴉孤口北抵赤林鐵門諸關為犄角之勢貴遇虜於石城兒泉

破走之驥與太監曹安都督任禮帥馬步出鎮夷關與貴期以狼心山舉

火為號貴襲阿台及孛兒只怕巢穴與任禮等從兵夾攻于梧桐林擒其

驥將虎都丹等二十餘人復進兵至野狐心青羊山轉戰二千餘里俘賊

男婦二千餘口馬駝畜產不可勝計虜酋率數十騎遠竄尋死○遣行人

呂懋齋勅書旌江西泰和民蕭襄為義民以作義廬出穀千二百石以備

賑荒也○夏命太監阮安督治楊村决河○直隸淮陽地方被災鹽課虧

少上命巡撫侍郎周忱往視之忱奏令蘇州等府將撥剩餘米每月量

撥一二萬石運揚州各鹽場收貯照數出給通關准作下年預納秋糧其

米在場聽令竈戶將私鹽於附近場分上納即照時價給還糧米食用于

時米貴鹽賤官得鹽皆積聚民得食米安生上下賴之○河南叅政孫源

貞奏旌賢事故汜水縣典史曹泉始由進士擢任御史以事降黜自宣德

擒驍將虎都丹等二十餘人餘虜奔竄死無歸略

孫源貞奏請旌賢



紆

治事之  
能如泉  
者不多  
得

泉沒  
至今  
民懷  
其德

三楊  
議軍  
政

龍

六年到任。操行廉謹。事事勤能。勸學興禮。督農事。稽女工。尤恤貧窮。無牛  
具者。勸與耕種。無綿花者。借與紡績。時歷鄉村。察其勤惰。又率民墾荒田。  
以收穀麥。伐材木。以易貨財用。以納逋稅。辨軍需。官有儲積。民無科擾。以  
其羨餘。造船以備檣運。置棺以助死喪。歷任三年。俗醇訟簡。家給人足。然  
其所以裕民者。不過用民力。因地利。以阜其財。厚其生耳。明聖在上。郡  
邑率多俊乂。然求其用心之勤。治事之能。如泉者不多得也。臣至其邑。泉  
歿已三年。民之懷惠。至今稱之。乞勅該部。覈實原其過名。追復其官。以為  
天下士風之勸。泉吉安人。

**謹按**

雙規歲抄謂泉謫官盡職可謂賢矣。逆時貶秩者張舊榮  
較服舊綵章氣息休藐視民事若不干涉真泉之罪人哉

楊士奇楊榮楊溥上言。今遣御史清軍。有以陝西山東山西河南北直隸  
之人。往南方極邊補伍者。有以江淞閩廣川湖之人。往北邊補伍者。其水  
土不相習。北人苦於瘴癘。南人苦於嚴寒。多致死亡。深為可憫。又西北二

兵政  
有備

政貴因  
時宜  
膠柱

詔王驥  
并還京  
師論功  
陞賞

天威  
振動  
里

邊急於防守。而所在勇壯之人。乃發戍南方。自今邊卒清解者。宜從南北  
所宜發戍。庶幾人宜水土。兵政有備。詔廷臣議行之。時兵部侍郎郭堃掌  
部事。曰。此舊制。不可紊。稍有變易。將不勝其弊。死將誰歸。卒不動  
**謹按**二議三楊之議為長。蓋南比更成一不獨水土不習。且道遠亦難為  
耳。殊不知政貴因時。宜膠柱時損益。豈宜膠柱。

時損益豈宜膠柱

十日詔王驥等還京。師論功。命驥以尚書。聶太理寺卿。二俸並支。柴車。陞  
兵部尚書。仍督理陝西軍務。僉都御史羅亨信。陞俸一級。封都督。蔣貴。定  
西地任禮寧遠伯。趙安會昌伯。並食祿一千石。

伯

抑庵王氏直曰。朝廷之於西事。蓋慎重矣。嘗宿勁兵。任良將。又輒近臣  
往臨之。欲以安內攘外。然其忠於上。仁於下。不為利回。不為勢屈者。無  
幾。是以安攘之效。不立逮。天子赫怒。更命將帥。而王柴諸公。夙夜  
議振頹綱。法弊政。明賞罰。以示勸懲。而人始知有法。思奮其林。武以從  
征伐。立功名。於是殘虜影滅。踪絕。而天威一振。動於萬里外矣。建按一  
諸公之功。固大矣。然王振由此驕心。遂生以中國之富強。為無敵。以四  
夷之蠢弱。為易與。遂南啟麓。川之爭。比挑。石刺之。費卒致已之變。神  
器幾槌。老子曰。福兮禍所伏。傳曰。數戰則中。疲數勝則主驕。易曰。危者

器幾槌。老子曰。福兮禍所伏。傳曰。數戰則中。疲數勝則主驕。易曰。危者



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斯固天下之至鑑歟

鶴齡必更試以昭至公

是科稱得士

雲南麗川宣慰使任發叛寇邊侵掠騰衝南甸等處續正統三年八月翰林侍講學士曾鶴齡王右順天鄉試初試之夕場屋火試卷有殘缺者有司懼罪不敢以更試為言惟欲請葺場屋以終後兩試鶴齡曰必更試然後條百弊以昭至公不然雖無所私此心亦欺朝廷何惜一日之費不成此盛舉哉有司具一說以進命下悉如鶴齡所置人皆懾服是科稱得士

己未正統四年

春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侍郎兼學士王直學士蘭從善為考試官取楊昂等一百人廷試賜施槃楊昂倪諸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楊士奇乞致仕不允命還鄉省墓遣中官吳澹護送且促歸尋還京師○逮巡按湖廣監察御史陳祚下獄祚按湖廣益持風紀上言遼王不軌數事上怒

遣

建僉事乞致仕

公祚堅金百鍊

陳公祚以言事屢中奇禍永樂間謫佃武苗山者十年宣德間舉族遭內禁者又數年至是復械繫論死薛文清嘗謂其人苦心知金堅百鍊無改色殆可匹休古人持論以比諸劉元城鐵漢云

任發

鎮守雲南黔國公沐晟率兵討麗川不利都督方政戰死晟以疾卒先是麗川思任發叛擾邊朝廷遣刑部主事楊寧往諭之不從乃命晟討之晟

沐晟破其

遣弟昂及政等以逆師先進晟繼其後政等夜渡江襲破賊柵斬首三千餘級政乘勝獨進遇伏力戰而死時春已半晟重瘴發非利遂旋師至楚維疾作卒追封定遠王謚忠敬命其子斌襲封黔國公仍鎮雲南○新倭

作

王曾公勤果毅清操

京城九門成董其役者太監院安也○召山東石布政使王質為戶部右侍郎質鳳陽人始出教官歷授御史薦陞今職臨政公勤果毅清操者聞在蜀出巡惟蔬食而已蜀人呼為王青菜在山東有惠及民召作戶部興



蜀人呼為王青論惟然遷戶部尚書。○京城大水為災詔求直言勅戶部侍郎吳爾順天

府尹姜濤存問軍民被水之家且奏賑恤翰林編脩劉定之上言十事一

劉定言號今之出宜求其大公至正久而無弊信賞必罰不為苟且二言公卿

事言十侍從宜時常召見俾承清問因以觀其才能察其心術而進退之三言降

胡近處京畿宜漸分其類移置南地四言宜以京官出任郡縣使民得蒙

循良之政五言宜倣唐制朝官陞任之時舉賢良自代六言武臣子弟宜

習韜略七言守令之官宜詳加察八言勳宮恤貧九言丁憂十言宜令終

制宜遏僧尼疏留中不下。○陞蘇州府知府况鍾祿正三品仍知府事鍾

九載滿赴京當代軍民詣闕乞留者數萬人詔陞鍾俸令復任楊士奇贈

以詩云十年不愧趙清獻七邑重迎張益川又丹期以疾卒于郡民競立

祠祀之議者謂其剛正之氣卓特之才其潔之操一塵不滓其執守之

標千夫莫回一時鮮見其儷。○陞吉安府知府陳本深祿正三品仍知府

事本深寧波人治尚寬簡未嘗存智假威以馭民有柳不伸者雖三尺

皆得往白久之郡民自耻爭訟尤折節下士色辭恒謙和未始有忿容一

郡咸安之至是九載滿郡人不忍其去相率乞留潘憲及御史具以聞

上從之增本深俸俾復任。○吉安前後凡八年始以老疾致仕去既去民

家戶祝之

柳本深事本深寧波人治尚寬簡未嘗存智假威以馭民有柳不伸者雖三尺

皆得往白久之郡民自耻爭訟尤折節下士色辭恒謙和未始有忿容一

郡咸安之至是九載滿郡人不忍其去相率乞留潘憲及御史具以聞

上從之增本深俸俾復任。○吉安前後凡八年始以老疾致仕去既去民

家戶祝之

不負古人為室其九年為滿

賜名瑞穎詔畫更圖之

六月西域撒馬兒罕遣使進良馬色玄蹄額皆白賜名瑞穎詔畫更圖之

蜀人呼為王青

劉定

言十

事

陞官

宜倣

唐制

十言

軍民詣

闕乞留

者數萬

人

詔陞

鍾俸

令復

任

楊士

奇贈

以詩

云十

年不

愧趙

清獻

七邑

重迎

張益川又丹期以疾卒于郡民競立

祠祀之議者謂其剛正之氣卓特之才其潔之操一塵不滓其執守之

標千夫莫回一時鮮見其儷。○陞吉安府知府陳本深祿正三品仍知府

事本深寧波人治尚寬簡未嘗存智假威以馭民有柳不伸者雖三尺

皆得往白久之郡民自耻爭訟尤折節下士色辭恒謙和未始有忿容一

郡咸安之至是九載滿郡人不忍其去相率乞留潘憲及御史具以聞

上從之增本深俸俾復任。○吉安前後凡八年始以老疾致仕去既去民

家戶祝之

不負古人為室其九年為滿

賜名瑞穎詔畫更圖之

六月西域撒馬兒罕遣使進良馬色玄蹄額皆白賜名瑞穎詔畫更圖之

○令大同宣府遼東陝西緣邊空閑之處許官軍下人丁儘力耕種免納

賦

宗朝吾東莞縣人之盧秉安蒞任至十九年清操不易臨行惟受

士民之詩自賦云不貪自古人為寶今日貪民詩滿囊十有九年

官劇邑幸無一失掛心賜國初守令久任而民受其福往往如此西漢

王嘉

疏謂

孝文

時居

官者

長子

孫至

以官

為民

其二

千石

亦官

安

職

上

下相

聖祖稽古定制始循行虞之典九年為滿中有善政著聞者增

秩加官仍其舊任是以官安其職民安其生任者無奔走道路之勞居

者無送舊迎新之費百年以來率循是道近自選法淹滯以來乃行一

切苟且之政數有變更甚非

祖宗立法之初意矣惜哉

六月西域撒馬兒罕遣使進良馬色玄蹄額皆白賜名瑞穎詔畫更圖之

○令大同宣府遼東陝西緣邊空閑之處許官軍下人丁儘力耕種免納

賦

宗朝吾東莞縣人之盧秉安蒞任至十九年清操不易臨行惟受

士民之詩自賦云不貪自古人為寶今日貪民詩滿囊十有九年

官劇邑幸無一失掛心賜國初守令久任而民受其福往往如此西漢

王嘉疏謂孝文時居官者長子孫至以官為民其二千石亦官安職

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自古國家盛時氣象大率然也丘文莊曰我

朝自聖祖稽古定制始循行虞之典九年為滿中有善政著聞者增

秩加官仍其舊任是以官安其職民安其生任者無奔走道路之勞居

者無送舊迎新之費百年以來率循是道近自選法淹滯以來乃行一



子粒

**議**

近日胡尚書世寧奏議一欵欲廣屯種以足邊儲夫屯種孰不欲廣然每差官督勸不能增者急于起科得利也夫歲收不常而租有定額則照額起科未得而害已隨故人不收開種今若此照太宗皇帝聖旨聽令比直隸各屯原額拋荒及空閑地土不拘土官軍民人等盡力開荒永不起科及正統四年令各邊空閑之處許官軍戶下人丁盡力耕種免納子粒如此則有利無害而人樂于與種矣蓋所貴乎廣種多收民開米谷價賤發銀可糴則邊儲易足矣建按邊儲之策有三趙充國之留田湟中韓重華之營田代北者上之也勸民廣農以待糴召商開國以待輸者次也轉餉千里終歲數數脫巾待哺策斯下矣此三策其為得失上下人莫不知然近日諸邊每止行下策而莫克由其上雖中策行之猶扞格焉謂之何哉

陳建擬  
邊儲三策

山雲鎮廣  
西十餘年  
而前言十  
餘戰靡不  
克敵亦壯  
哉

追封故廣西總兵官都督同知山雲為懷遠伯謚襄毅雲鎮廣西十餘年能薦以律已號令嚴賞罰明親率官軍與賊前後十餘戰臨機應變每以身先士卒其苦與衆共之故人皆為致死力所向無前蠻夷懾服繼其後者皆莫能及云○冬楊士奇等上言景湯之世不免水旱而荒湯之民不至甚病者有備故也我太宗皇帝篤意養民其備荒皆有定制天下郡

制  
策有定

縣悉出官鈔糴穀各於四鄉置倉貯之以時散歛又相其地宜開浚陂塘脩築圩岸開墾以備水旱而上下之民安其業此萬世之利也歷歲既久姦蔽日滋豪猾侵漁穀盡倉毀凡諸水利亦多湮沒或被占奪稍遇凶災民無所賴風憲不舉守令漫不究心事雖若緩所繫其切請令所部擇遣京官廉幹者往督有司凡豐稔州縣各出庫物平糴入以備荒陂塘開墾皆令脩復且實奏聞郡縣官滿以此舉廢為最風憲官巡歷各務稽考仍有欺弊怠廢者且奏罪之庶幾官有實績荒歲人民不至狼狽耕農無旱潦之虞仁政所施無切於此 上曰此 祖宗良法美意也命該部亟行之

備水  
旱之  
策

祖宗  
良法  
美意

**庚申正統五年**

正月守備南京少保戶尚書黃福卒成化中贈太保謚忠宣○令六部都察院推選屬官頒勅分投總督及布按二司并府州縣處置預備倉發

預  
備倉

李... 此...

四十一



三楊  
備荒

所在庫銀平糶貯之軍民中有能出粟以佐官者旌其義復其家

大明會典洪武初即令天下縣分各立預備倉官為糶穀收貯以備賑濟社稷擇本地年高篤厚民人管理三楊備荒疏正援此為說

今天下有司之職必脩築圩岸疏濬陂塘以便農作仍具數繳報俟考滿

以憑核點

秋成時

張太后  
能听三  
楊之言

此二事可見張太后是時猶能真聽信三楊之言後此漸不然矣

召守備南京襄城伯李隆還提督京營

李隆  
識大

順日錄記襄城伯李隆丰姿凝重器宇宏遠守南京十八年鎮之於最識大体官貴尊嚴嚴於王者雅重斯文接儒者之禮尤恭士林嘉之仰慕丰采正其意中以得人心見疑召回京師始近声色為自安計數年卒自後山首數易其人終莫能繼

楊榮請  
還卿省  
墓

七月少師太學士楊榮卒于杭州先是榮請告還鄉省墓遣中官阮江護

送既畢事還京至杭州武林驛病卒事聞

上輟朝贈左柱國太師謚文

敏所著有兩京類稿玉堂清稿北征記退思集黜菴集等書

水東日記宣德正統間名臣稱三楊先生以文貞為西楊文敏為東楊蓋因居第以別之文貞固出江西而文定郡望每書南郡因以南陽號文

東楊有  
折獄之  
才衆皆  
歎服

三楊  
之名  
所由  
以著

士奇雖  
偏而火  
私

定焉 天順日錄東楊天資明敏有果斷之才 文廟與武群臣奏對

必能稱旨惟愛東楊之才凡大事密計必參與焉或與大臣謀事未決

文廟不樂甚至發怒東楊一至輒霽威事亦隨決每秋勅文武大臣審

錄重囚自英國公而下俱遜避俟二楊先生決之西楊訊之未嘗決全

不可了東陽一問即決度幾片言折獄之才衆皆歎服有濟人及物之

仁而不忍却人之餽人以爲愛錢或坐法乞救或至卑求薦以留意焉

報者相繼而不厭焉自互府六部都察院莫不畏其威所其說使百職

不能持正亦由於此其輔理之功在 文 仁二宗亦有光在正統數

年天下休息頗有力焉至於格君心之非引之當道則槩乎未有聞也

瑣綴錄云三楊同官最久當是之時下文甫定宗室未蕃軍戍尚火經

費無幾國用有餘民間入希地廣絕網未密則利無制宣廟英武乾綱

獨斷百司守令久任不更官民相安天下號爲太平三楊之名所由以

著時福建僉事廖瑛杖死驛丞東楊以鄉官欲坐償命西楊以鄉故欲

擬因公互爭不決請裁於 皇太后王振因而進言二楊皆有私償命

過重因公過輕宜對品降調府同知 太后聽之振於是招擢內閣之

過裁決一歸於振以此振推蓋專好大喜功遂有麓川之征疲耗中國  
此皆三楊失政之所致也缺西楊之文學東楊之政事南楊之清雅皆  
人所不及故今論賢相必曰三楊蓋三楊所善者多也 丘濬雅著云  
一時賢相比稱三楊是矣然當其時南交叛遠斬龍易位勅使牽類泛  
西洋曾無一語謹歸常侍遠征麓川兵連禍結極於土木之大變誰實  
啓之春秋責備賢者其能遠哉雙溪雜記云正統初三楊在內閣楊士  
奇雖偏而少私能持公論楊榮寬恤休息小民如兵部尚書王驥始建  
議欲差御史巡行天下清軍廢止之驥後力奏不已乃從之凡事循守  
舊規不遷政亦未敢恣行私蓋維承 祖宗威權之後亦二公心

李卓吾此語



三楊相  
業辭既  
畧俗

王

當存  
後生  
報至  
恩此  
東楊  
肺腑  
之言

訪張道  
還為名  
州

命侍讀學士苗衷馬愉侍講曹萬並入內閣參贊機務

術尚正也然於國家大治無似未諸猶如此征之馬聚於馬房營造之  
兵終歸匠籍中官委外遂為常規南京兵冗而不知悉減入屯田比京  
衛多而不知沙汰為精銳律書變改始於徒法廢而流法凶軍職冗濫  
併第比試之法視為虛文降級充軍之法棄而不錄由不能究其清復  
建按舊諸書所記三楊相業  
醇疵畧備尚論君子考之

陞廣西思恩府提舉恩州土官知州岑瑛為知府以獲異僧也  
先是建文帝既削髮披緇執楊應能度牒出走雲遊四方自湘湖入蜀  
朝廷疑之命給事中胡濙等以訪張道過為名徧物色之不可得遂自蜀  
入雲南復遊閩最後入廣西至橫亦南門僂壽寺居焉居十五年人不之

據此可  
為建文  
帝一傷  
悲

建文  
途次  
賦詩

堊以  
天子  
之禮

知其徒歸者甚眾恐事泄復遁往南寧陳步江一寺中歸者亦然去之思  
恩知州岑瑛出行忽一僧當道從者呵之自稱為建文帝自滇懸闌遊  
方至此今老矣欲送骸骨歸帝卿瑛大駭聞于巡按御史奏之驛送赴  
京號為僕途次賦詩云流落江湖四十秋歸來不得雪盈頭乾坤有限家  
何在江漢無情自流長樂宮帛雲影暗昭陽殿裏雨聲愁新浦細柳年年  
綠野老吞聲哭未休及至京朝廷未審虛實以太監吳亮曾經侍膳使  
之審視老僕見亮即曰汝非吳亮耶亮曰不是曰我昔御便殿時棄片肉  
於地汝伏地餌食之何謂不是亮佯為不是已而復命遂取老僕入西內  
後莫究所終

景帝

弘治中禮部主事蘇州人楊循吉嘗奏請追謚建文帝以恭仁康定  
去其後也得謚為元順帝為也請元之季主知天命歸我太祖避位而  
固當視景皇以避位言之尤當視頌帝則告于高廟而追謚之豈可  
已哉建按成祖登極初謂建文自焚嘗堊以天子之禮無貶黜之文天  
順初英廟又闕建文之無辜釋其囚而聽其婚娶出入自在今日惟

李道吉此帖



祖宗之心加以謹號使此

劫旌

遣使齎勅旌言安府義民周怡等復其家先是令天下州縣各置預備倉

義民

軍民自能出粟以佐官者旌之於是吉安府諸縣民虞慶周怡周仁後吉

亦是

水孟文志李維霖永豐楊子昂羅脩齡蕭煥珪永新賀祈年賀孟連安福

張濟泰

和楊孟辨各出粟二千石以歸有司備賑濟上命各降勅旌為

上賜焉

一黃紙

此只據王抑菴文集所作較書樓記率一府而天下可知當時人

而活二

千粟遂可以活二千饑民所操約而所濟博救荒良策莫喻於此矣

千飢民

成化以後乃稍變以為生員納粟入監之令遂流於鬻爵賣官之失焉

王振發

復存矣可勝慨歎

兵計遂

欲示威四夷力請大發兵討之上乃遣兵部尚書王驥提督戎務太監

賜驥貴

曹吉祥監軍定西伯將貴充總兵官率京營湖廣西川貴兵共一十二萬

金堦整

往征之驥薦廷臣侯璉楊寧釋琳等為眾謀陛辭上賜驥貴等金堦整

等物

細鎧弓矢蟒衣以行

王振專

春命定西伯將貴為征夷將軍總兵征麓川以太監吉祥監督軍務兵部

政欲示

尚書王驥提督軍務便宜賞罰時王振專政欲示威遠夷遂大發兵命貴

威遠夷

等征之驥奏舉廷臣隨軍畫太僕少卿李普郎中侯璉楊寧王事將琳

劉球

等皆在行陛辭賜貴等金堦整細鎧弓矢蟒龍緋衣侍讀劉球上言帝

進御

王馭夷狄不窮兵於小敵以傷生靈惟防患于大寇以安中國今北虜脫

策

歡也先父子併吞諸部深謀入寇而思任發依阻山谷悔過乞降議者乃

北虜

釋豺狼攻犬豕舍門庭之近圍遠徼之遠非計之得也臣愚以為麓川僻

乞降

陋處之不為武釋之不為法至於西北諸邊宜謹烽堠脩墩堡選將帥練



贈國初死節臣王禕

脩建奉天革蓋謹身三殿

士卒豐糧餉備器械庶為有備無患王振不從○贈國初死節翰林侍制王禕為翰林學士賜諡忠文先是建文中嘗贈禕學士諡文節永樂初凡建文所設施悉皆革去無復敢稱其贈諡者至是義烏承劉杰復請于朝乞加卹典方有是命○六月右都御史陳智罷○十月脩建奉天華蓋謹身三殿及乾清坤寧二宮成十一月朔上御奉天殿朝群臣赦天下

謹身三殿

宣德至此垂二紀方脩建

仁宣二祖恭儉之德謹天戒重民勞之意至矣

詔京師各衙門除行在之稱永樂初議遷都設六部等衙門各稱行在某部十八年定都于北除行在二字其舊在南京者加行在二字洪熙初仁宗欲回都南京北京各衙門俱稱行在至是宮殿完仍定都北京復除行在二字遂為永制

於今天下大都

謹按

古今天下大都會者四曰長安曰洛陽曰汴曰燕四者固皆自昔帝王建都之地也然論其地勢盡善全美則皆不如洛陽何也

懿文太子亦以洛陽為上

強弱無常形盛衰無定

夫建都之要一形勢險固二漕運便利三居中而應四方必三者備而後可以言建都長安雖形勝而漕運艱難汴梁居四方之中而平夷無險四面受敵惟洛陽三善咸備故宋范仲淹深欲營都而時俾興作識者恨焉國初懿文太子受命歷相都邑亦以洛陽為上使懿文不蚤世遷都必矣幽燕形勢自昔你維會通漕運今日頗便建都宜矣然比大近胡南太遠越比距塞不二百里無藩籬之固而天子自為守南距味崖大詔始萬里而遠非所謂居中也應四方矣使吾中國之武備嘗如祖宗之盛猶之可也句邊固不固則胡騎疾馳自湖河川古北口一且可至城下且近日紫荊諸關往往皆大守則形勢失矣黃河遷徙衝決不常而轉漕幾於不便矣每秋高馬肥胡兒輒起搶黃壤之想胡人稱京城為黃裏所寄者國家福祚無疆而胡人惟利故掠倏來忽去無爭王競帝之志耳又或立文莊所慮勇驕疾馳進據臨清咽喉之地則形勢與漕運併失之矣可慮不尤甚乎祖宗之時只知其甲兵之強國勢之盛都南都北無所不可而不知強弱無常形盛衰無定理創業方興之世與承平枯槁之勢固倍蓰什伯不侔也今嘉靖聖天子勵精圖治而饜虜猶時肆憑陵胡馬直抵近郊京師九曲為之書閉昌平陵寢為之震驚庸紫荊為憂坦途良鄉通州為虜外府數十年後吾不知其所終杞人之憂實深耿耿

吳訥力學尚義

右副都御史吳訥乞致仕許之訥蘇州常熟人自幼力學尚義善醫術聲聞江東舉校官不受承樂末舉醫生至南京仁宗監國聞其賢命教功臣子弟送拜監察御史歷陞僉都副都御史懇乞致仕訥端重純明履



吳訥家  
走不易  
所守

方居約不以窮遠易所守還家閉門著述家務悉委諸弟所著有思審前  
後集性理群書補註小學集解文章辨體等書行于世其立論以性理之  
與多所闡明家在環堵蕭然周悅巡撫江南見其宅窄隘欲為創新第于  
城中訥曰其素不愛華靡何為勞民傷財以重吾罪耶悅乃止○蔣貴王

訥不  
愛華靡

驥等討麗川大破之賊首思任發遁去先是軍至雲南賊攻大候州甚

急驥遣兵敗之遂進至金齒分兵為三道徑抵上江上江者賊若所在也

夾攻三日不下

會天大風驥命縱火焚柵因督軍乘勢力戰斬首五萬餘

級賊敗走保險為拒驥等蓋麾兵深入破連環七砦于沙木籠山又破象

陣于馬鞍山之陰賊死者十餘萬思任發遁去乃還

**正統七年**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右侍郎兼學士王英侍讀學士苗衷為考試

官姚夔等一百五十人○三月廷試賜劉儼呂原黃諫等進士及第出身

天封  
有功

有差○論破舊功進封蔣貴定西侯封王驥靖遠伯兵部郎中侯璉刑

部郎中楊寧隨軍督戰有功陞璉禮部右侍郎寧刑部右侍郎餘陞賞有

蔣貴名  
將之亞

天順日錄記定西伯蔣貴起自行伍一卒之微其為將也能與士卒同  
其苦凡出征衣糧器械不沒一人親帶而行與士卒無異及臨戰陣必  
當先直衝敵皆披靡子弟及士卒如蟻追隨以死向敵用是往往取勝  
其勝也末嘗不親手擊殺數十人所恨者不識字耳以此短於謀畧必  
得軍師而後成功然天性朴實能忘已之勢聽人指揮畧不較也威震  
邊夷奈之各將抑其亞乎

令南京造度洋船三百五十隻給官軍由海道運糧赴前州等倉

復行海  
運以備  
不虞

大明會典載此則正統中循行海運後來不知何時始廢又按山  
東登州衛每年裝載遼東布花鈔錠原設海船一百隻正統間猶  
存三十餘隻後來登州路不復行船亦盡廢無存近時丘文莊盛欲復  
行海運以滿漕河不虞且習水戰以遏倭夷海寇實為國遠慮之意愚  
謂但能循正統七年之令不廢則即與立文莊之意不殊矣嗚呼天下  
之事行於前而廢於後豈獨此一事哉今日謀國者能按其迹而行之  
亦無難者但患上下槩因循憚與作於昇天下之事始一任其廢弛日  
入于弊而無復可為者矣

命右僉都御史王翱提督遼東守將屢失機朝廷以為憂乃命翱往督之

令便宜行事翱至守將以下庭參翱詰責玩寇失機故將斬之再三哀請

軍務時  
遼東

王翱提  
督遼東  
軍務



邊境不  
可以法  
律治

軍士飽  
於戰守  
於戰守

吳中永  
樂功相  
靖難功  
累過

陞擢惟  
以才望

乃已於是三軍股慄莫敢不用命踰月躬出巡邊自山海關直抵開原高  
墻垣深溝塹五里為堡十里為屯烽燧斥堠珠連璧貫千里相望仍簡閱  
成卒更老弱賑貧窮配鰥寡俾成室家人人感激謂邊境不可以法律治  
凡詞訟專用贖法無問輕重量情以布絹穀粟贖罪雖人命亦令贖之曰  
償命無蓋死者之家而財或足以濟其用故行之不疑在遼數年措置糧  
數萬石銀萬餘兩馬千餘疋邊用充足器械鮮利軍士飽煖人樂於戰守  
○六月少師工部尚書吳中卒中山東武城人初以國子生授天寧都司  
經歷永樂初預靖難功累遷至今職居工部二十年卒追封往平伯謚榮  
襄○七月擢大理寺卿王文為右都御史○擢兵科都給事中王永和為  
工部右侍郎永和初由教官簡任兵科時方營建諸司解署後繁事殷選  
勤厚平恕知大体能撫治者任之廷臣多舉永和者遂擢焉

**王**王永和以一教官再遷即至侍郎當時用人惟以才望不拘資格  
如此近日則以教官而望九卿不啻登天然矣嗚呼任官惟賢惟

事惟能我 祖宗曾以之近日用人不本此而拘末世之資格難乎望  
三代之治矣

貪墨  
之罪

始置戶部大倉庫○吏部尚書郭璉罷都御史王文疏其貪墨之罪也○

擢禮部左侍郎王直為吏部尚書○倭寇破大嵩眺渚千戶所殺掠居民

浙江僉事陶成討誅之○冬十月 太皇太后張氏崩謚曰誠孝昭皇后

士奇乞  
復建文  
魏

**魏**枝山野記 太后大漸召內閣諸臣至榻前問朝廷尚有何大事  
未辨者楊士奇對曰有二事建文君雖已滅曾臨御四年當命史

官脩其一朝實錄仍用建文年號 太后曰曆日已格除之豈可復用  
對曰曆日行於一時實錄萬世信史豈可蒙洪武之年以亂實 太后領

之其二方孝孺已誅 文皇帝詔收其片言隻字者論死乞弛其禁文  
辭不係國事者聽令存之 太后默然未答士奇等即趨下叩頭稱受  
顧命而出按此記楊文貞所對言義甚正第不識當時果有此言否竊

實錄  
萬丈  
信史  
赤畿  
方氏  
文字

疑文貞累朝元老自洪武來即持君行志言聽計從使果有此意何不  
於 仁 宣二祖時言之何不於正統初年言之直待 太后臨崩而  
已亦耄期卷席乃言之乎按山此記當出於傳聞然其詞直甚確足為  
正論赤畿方氏文字久已弛  
禁梓行第首一事尚有待耳

復命定西侯蔣貴充總兵官靖遠伯王驥兼兵部尚書提督軍務征麓川

緬甸先是思任發既敗走緬天軍還復出為寇命貴驥再督諸軍往取之







文書可  
否特出  
枚司札  
監內批

不以木  
刻而以  
鐵鑄

薛瑄  
不拜  
王振  
壯哉  
大臣  
口度

累日積月。朝鍾不鳴。章疏一人。司禮監文書房。則主之。可否特出於內。批公孤不得而與矣。故三揚在。宣宗時言無不售。至英宗初。則拱手唯命。無如之何。一人之身。前後所遺。不同如此。皇明策要。記我太祖鑒前代宦官之失。嘗置鐵牌高三尺許。上鑄內臣不得干預政事八字。在內宮門。宣德中尚存。英宗時。王振專恣。因失所在。建按。祖宗時。每有重大關節。必置牌示。敕。今午門外。所監紅牌上。亦大書八字。曰。官員人等。該謹者。斬戒內臣。牌即此類也。然內臣預政之戒。視官員。說謊所係。尤重。故不以木刻。而以鐵鑄。不置外朝。而置宮門。聖祖之意。深矣。而不圖適犯權璫所忌也。聖明在上。此牌宜復。置宦官專恣之禍。決須救得一半。

下大理少卿薛瑄獄除名為民。初王振問於楊士奇。吾鄉人誰可大用者。

士奇薦瑄。時瑄為山東提學僉事。乃召為大理少卿。瑄至京。士奇謂瑄宜

請振謝瑄曰。安有受爵公朝。拜恩私門。即後遇諸途。瑄又遠。衆不下禮。振

滋不悅。會指揮某死。妾有色。振姪王山欲娶之。妻持不可。妾因誣告妻毒

殺其夫。都察院問已。誣服。瑄辨其冤。駁還之。都御史王文怒。譖之於振。振

嗾言官劾瑄。故出入人罪。繫獄。處以死。瑄怡然曰。辨冤獲咎。死何愧焉。手

持周易誦讀不廢。至。稟奏將決。大臣有申救之者。得免。除名。放歸田里。

王振欲  
致敬宗  
門下

南京國子祭酒陳敬宗九載考績。至京。王振素慕敬宗名。欲致之。門下適

南直隸巡撫周忱。時亦在京。詣振。振以忱與敬宗同年。微露其意。忱請敬

宗達之。敬宗曰。某忝為人師表。而求謁中貴。他日無以見諸生。忱乃謂振

曰。陳祭酒書法極高。以求書為名。先之以禮幣。彼將謁謝矣。振然之。乃遣

綵緞羊酒。求書。程子四箴。敬宗為走筆書之。而返其禮幣。竟不往。見故為

祭酒十八年。竟不遷轉。於是士大夫益高其風節矣。敬宗浙江慈谿人。

追封元儒吳澄為臨川郡公。從祀孔子。庠庭從楊士奇等議也。

**謹按** 詞林記謂吳澄實宋進士。仕元。失節識者非之。後謝祭酒。鐔亦謂澄出處不正。當出其祀。為禮部所格。至嘉靖中。竟黜之。

冊皇后錢氏。○瓦刺太師順寧王脫歡死。子也先嗣。自脫歡殺阿魯。併

吞諸部。勢寢強盛也。先益橫。屢犯塞北。邊自此多事矣。○召巡撫陝西石

都御史陳鑑。還轉左都御史。掌院事。以右都御史王文代。巡撫陝西。鑑蘇

州吳縣人。為人忠厚。端謹。用法寬平。臨事簡易。鎮陝十餘年。兩賜時若年

士大夫  
高敬宗  
之風節

吳澄  
仕元  
失節

北边白  
此多事

兩賜  
時若



子 數屢登民親愛之以其美積善母為鬚子節命嘗以議事還朝民訛傳得

代遯道借留者數千人衢路至不能行鑿諭以當復來始稍散去及其復

來慍忻鼓舞迎之數程或又早至必得兩餼必賑濟民益戴之民之父母

及身有疾者發願為鑿昇輜不事醫藥祈禱輒愈一出行臺人爭昇之雖

禁不息也及鑿去民多圖其像事之如神其得民如此及文代之欲懲其

寬而濟之以益識者亦以為宜然民陽畏而陰實怨之且旱潦相仍邊事

平日作非復昔時之氣象矣陸燦庚已編稱鑿父孟玉丑生好善一夕夢神

入告之曰吾今降生為而子以大而門遂生鑿觀鎮陝異政理或然也○

十一月宣德廢后靜慈僊師氏薨○楊士奇子楊稷有罪逮繫法司士奇

以疾在告久不出上賜書勞之曰卿歷事兩朝祖宗實惟簡在暨

朕嗣統故沃弼贊厥勞尤多比卿以疾遠朕左右者數月未有勿藥之喜

朕心惓惓惟卿子既爭家訓干國紀朕不敢私卿其以理自處勉進藥石

翁

王文代  
盜任早  
深相仍

平  
日作

歷事兩  
朝祖宗  
寔惟簡  
在

士奇感  
之恩而  
涕泣

朝廷不  
忍加卿  
子之罪

### 早圖康復以副注望士奇感泣

天順日錄記士奇晚年溺愛其子莫知其惡最為敗德事若藩某郡邑或  
出巡者以曾來告士奇反所言之諸而疑之有阿附諛子之善者即以  
為實然而喜之由是子之惡不復聞及被害者連奏其不善之狀朝  
廷猶不忍加之罪付其狀於上奇曰左右之人非良助之為不善也已  
而有奏其人命數十惡不可言朝廷不得已付之法司時士奇老病  
不能起朝廷猶慰安之士奇曰論其子於法斬之卿人預為祭文數  
其惡天下  
傳通焉

### 四月待講劉球上言十事其一勤聖學以正心德其二親政務以總乾

綱其三別賢否以親正士其四選禮臣以隆祀典其五嚴考覈以督吏治

其六慎刑罰以彰憲典其七罷營作以蘇人勞其八定法守以杜下移其

九息兵威以重民命其十修武備以防外患特錫衣指揮彭德清球鄉人

也往來王振門下用事公卿率趨謁而球獨不為禮德清啣之會球上疏  
乃激振曰劉球疏中總乾綱使不下移暗指公也振大怒曰必殺之

### 正統九年

正統九年



春新建大學成 上臨幸祇謁先聖行釋奠禮先是太學猶因元陋吏部

佛

李賢

主事李賢上言國家建都北京以來所廢弛者莫甚于太學所創新者莫

請及時脩舉以致養賢及民之效從之○三月少師大學士楊士奇卒年

八十贈太師謚文貞所著有沙羨稿右臺稿文集志東里集諸書

詩文百

篇誰復

聞有存

一人

楊文貞

遣人送

食食

文貞知

進不知

退

吳郡楊氏循吉曰楊文貞薦達士類多或清華如蘇一卻蓋有三人  
焉則天下從可知也三人為尚書楊仲舉者官為都憲吳敏德訥為檢  
討陳嗣初繼嗣乃教書儒生文貞初不相識惟於周文襄處見其詩遂  
薦之今人雖曰詩文百篇誰復聞有焉一人焉何氏孟春曰權衡之地  
銖兩可移勢之所使不言而喻楊文貞在閣時其督來京久之當歸念  
無裝資會有知府某犯贓千萬黃綠是皆賂至數千為其求救時某知  
府已入都察院微文貞不得已於該道當問理日遣一使持盒食至院  
云楊士奇與某知府送飯該道官遂親下釋其知府刑具候其飯畢凡  
事一切聽令分雪遂得還我朝不立宰相然內閣之權已如此其  
不避勢者幾人亦人居之豈不樂事按楊文貞在本朝因為巨擘愚獨  
恨其晚年昧知止之義知進而不知退也夫人臣事君道合則從不可  
則止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正統之初王振之權已彰時事一  
變文貞年踰七十可以去矣猶曰主火國疑忠事孔棘未可求安太  
皇猶能信未可言去也 太皇仙逝天下大權盡屬閣宦權文貞復何

桑榆景

迫尚貪

榮固就

士大夫

公論不

能掩

所恃復何所諉而不去哉且子稷之惡既播家且不能正矣如正國何  
猶尚醜顏具瞻之列不獨王振輒之天下之人亦指而議之矣桑榆景  
迫尚貪榮固就而不能舍鍾鳴漏盡死而後已知止有恥者固如  
是乎惜夫以文貞之賢而於此不能無憾楊文定後二年亦卒于位其  
失與文貞不殊嗚呼胡嚴黃淮與文貞同入閣者急流勇退鴻飛冥冥  
垂今二紀彼何人哉古水周季上叙與王抑庵書論楊東里先生謂跡  
其卒措究其底裏士大夫公論不能掩也我朝當三楊先生輔政之  
初不深思熟慮身任其責津陽歐陰施掩人耳目雖曰自保其實畏因  
故致已已中秋之禍周學士與  
楊東里為同鄉其論誠不誣矣

命翰林學士陳循入內閣參預機務○五月枷國子祭酒李時勉于監前

既而釋之時勉為祭酒崇庶恥抑奔競別賢否具勸懲倣胡安定教條隨

其材器而造就之待諸生因義兼畫病者委醫調治死者助其棺衾為文

以祭諸生感之先是議改建太學 上命王振視之時勉待之不能加禮

振頷之令人煎其事無所得齋倫堂前有大樹時勉嫌其一面陰翳妨諸

生班列稍令伐去傍枝振遂聲聞以為擅伐官樹入私家用傳言并司業

趙琬皆枷于監前諸生皆伏闕請有石大用者蘇州人獨上疏請代罪曰

李時勉

破胡安

定

嚴政

建大

李

王振

特勉

伐官樹



民生於  
三事之  
如一

伐夷有  
功進爵

公卿  
皆拜  
振明  
士風  
掃地

上亦呼  
振為先  
生

何等命歎  
何等無理  
置公卿於  
何地

民生於三事之如一。今李時勉擢茂官，樹薄示枷號，功緣時勉年已七十，兼患風疾，况值炎熱，死亡無日。乞容臣代枷，以全師生恩義。疏上，併釋之。

大用由此知名。是秋，中京闈就銓，得戶部主事。○秋元，良哈三衛夷人寇邊，發兵二十萬討之，分為四軍。成國公朱通出喜峰口，由東路；左都督馬諒出界嶺口，由北路；與安伯徐亨出劉家口，由南路；都督陳懷出古北口。

由西北路踰濼河渡柳河，經大小興州過神樹，至全寧遇福餘，逆戰走之。次虎頭山，遇泰寧朵顏，又擊敗之。御史姚鵬上其功，詔加通太保，亨進封侯，諒封招遠伯，懷平鄉伯。餘進爵有差。○太子賓客致仕胡嚴卒。○正統

九年三月，內官陳景先送女官之淑清，還揚州，索取府衛白金綵幣等物，且治私事，踰期復命。由是言官文章劾其貪戾不法，侵國害民等情，詔錦衣衛鞠實。○王振之橫也，公卿皆拜于其門。上亦以先生呼之。三殿既

成，宴百官。故事，宦官雖貴，寵不踰是日。使人視王先生何為，振方大怒。

曰：周公輔成王，我獨不可一坐乎？使以復命。上戚然，乃命東華特開中門，振至，問何故。曰：詔命公由中出，振乃曰：豈可乎？至門外，百官皆候，振拜

振始悅

正乙丑 正統十年

鮑輝請  
獎勸賢  
能

丁敏等  
稱治行  
超卓

孝士馬  
愉為考  
試官取

商輅等  
一百五  
十人

正月，宴天下來朝賢能官，布政使丁敏等于禮部。先是刑科給事中鮑輝言：天下各官來朝，乞敕吏禮二部，詢訪有薦行愷悌、治行超群者，禮部官引赴御前，親加獎諭，勸賞吏部，具錄姓名，待其考滿，舉薦擢用。上從之。於是會舉司府州縣官丁敏等，薦能著稱，治行超卓，賜以勅諭，各賞衣二襲，鈔百錠，賜宴于禮部，復任。後吏部擢用。

此實旌  
勵循良  
盛典，  
臣宗

朝間一行之近日，遂為定制。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翰林學士錢普、侍講學士馬愉為考試官。取商輅等一百五十人。○三月，廷試，賜商輅、周洪、謨、劉俊、等進士，及第出身。有



商輅  
為時  
名臣

**商輅** 高輅浙江嚴州淳安人鄉試亦第一。宋朝卒三元者凡三人而我  
省山川氣運之盛致然歟蓋國初文運惟江西獨盛故時有翰林多吉  
水朝內半江西之說此後浙省遂盛於天下江西不及矣

五倫書  
成各官  
進爵

**五倫書成凡六十二卷**。進內閣學士曹鼐吏部左侍郎陳循戶部左侍郎馬愉禮部左侍郎苗衷兵部左侍郎並兼前職又擢侍講學士高谷為工部右侍郎仍兼前職入內閣與鼐等同辦事愉尋卒

**曹鼐** 真定晉寧人循江西泰和人榆山東臨煦人表鳳陽定遠人谷揚遠矣此亦世道漸降驗歟

命王英  
代祀南  
鎮

始命內閣官與各衙門會議大政宣德以前每有大事與群臣面議傳旨施行不待批答。上嗣位初冲面議遂廢至是始命廷臣赴內閣會議具本奏決。命禮部侍郎並侍講學士王英代祀南鎮時浙江台寧等府久旱民遭疫死甚眾乃遣並齋香幣往祀南鎮以攘民厲英至紹興天雨水深二尺灌獻之夕雨止見星明日又大雨田野霑足人皆喜曰此侍郎雨

李暹  
貌英傑  
言辭力  
正

也布政使孫原貞等陪祀乃為御製感應記刻石于廟。十月戶部左侍郎李暹卒暹長安人舉于鄉永樂初授戶部主事。謫清河監監副嘗被選與吏部員外郎陳誠偕使西域踰萬里至察馬兒罕凡五往返暹姿貌英偉言辭辨正遍歷諸國皆得其歡心。朝廷加之恩陞至今職。擢御史李儼戍遼東鐵嶺衛儼在光祿寺監收祭物太監王振過之怒儼應對不跪遂下錦衣獄已而謫之。錦衣衛卒王永為匿名書數太監王振罪惡揭之通衢及振姪王山家緝事者得之刑部論以造妖言斬罪

**丙寅** 正統十一年

二月少保太學士楊溥卒年七十五謚文定

王振怒  
下錦  
衣獄又  
斬匿名  
者之罪  
有天其  
無日矣  
何成一  
個世道

范理楊  
溥可謂  
兩賢

菽園雜記云楊文定在內閣時其子來自右首備言所過州縣官迎送餽遺之勤惟江陵知縣范理不為禮溥聞而異之後兼知其能即薦知德安府再擢貴州布政使或勸理宜致書謝理曰宰相為朝廷用人非私于理聞溥卒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已理天台人後仕至吏部侍郎建按范楊二公可謂兩賢季世諛佞成風何處尋討此等人物國史謂三楊同為內相士商有相業榮有相才溥有相度斯亦確論也夫寓圃



名公鉅儒  
決不如此

雜記云自太祖相傳列聖臨朝每至日晏不遑暇食惟欲達四體以  
來天下之言英宗以幼冲即位三揚閣老慮聖體倦因制甘旨  
早朝只許言事八件前一日先以副本詣閣下預以各事處分陳上  
遇奏止依所陳傳旨而已英宗祖三臣卒無人敢復祖宗之舊  
者乞今遂為定制天順日錄云予自少惡僕老見人有對其像者即斥  
其非以為名公鉅儒決不如此後居驗封造王家宰宅見正寢東一室  
嚴整疑必家廟問之則曰佛堂也不覺駭嘆又以為文章名世者必不  
爾既而見石首楊先生庭中高懸一幅觀之乃觀音像也不覺失笑嗚  
呼人其人火  
其書將望耶

奉請國  
字監所  
講

率

亦太  
平一  
盛事

三月太師英國公張輔等奏請國子監聽講輔等偕侯伯二十餘人早朝  
畢奏曰臣等皆武夫不諳經典願賜一日假請國子監聽講上許之命  
以是月三日往是日輔率諸侯伯詣監祭酒李時勉命諸生立講五經各  
一章講罷設酒饌奉款諸侯伯讓曰教授之地皆就列坐惟英國公與祭  
酒抗禮飲其歡命諸生歌鹿鳴之詩賓主雍雍抵暮而散亦太平一盛事  
也○降巡撫河南山西兵部侍郎于謙為大理少卿仍舊巡撫二  
省十餘年上童叟恭政孫原貞王來以自代忤王振意嗾言官劾其擅舉

復命于  
謙為巡  
撫

自代之罪降取罷巡撫二省之民咸赴闕懇留乃復命巡撫  
水東日記于節菴每入京議事未嘗持土物賄當路沐人嘗誦其詩曰  
手帕磨菰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為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問閻話短  
長以不能媚權貴  
在鎮凡十八年

三月 上閱武于近郊○命襄城伯李隆率師巡邊  
丁卯 正統十二年

詔選翰  
林說官  
十人

備他日  
內閣之  
選

春詔選翰林院官十人入東閣習制誥選講讀以下儀表俊偉有才望者  
侍讀江淵裴綸侍講杜寧謝璉王王脩撰劉儼商輅編脩陳文呂原李紹  
劉俊等令入東閣習制誥讀中秘書仍命侍經筵日在內府進學蓋儲之  
以備他日內閣之選也○祭酒李時勉乞致仕許之○巡撫大同宣府總  
督屯種都御史羅亨信上言虜酋也先專候農隙圖為入寇宜預於直北  
要害增置城衛及脩各衛土城備之不然恐貽大患議者寢不行時恭將  
石亨欲以大同四州七縣之民二丁取一為兵又有勅令軍餘盡撥屯種

二丁  
取一  
為兵



布恩信  
以結人  
心

量貳起科亨信奏言北虜方驕邊民疲甚加以邊地鹹薄若如所言是絕其衣食而逼其逃竄也且當今事勢正宜布恩信以結人心苟絕其衣食未有得其心者詔從之

**謹按**

當時邊患惟安福劉公球與吾邑羅公亨信明炳幾先事於未然而懇懇言之而惜乎王振冥然罔覺悍然弗顧也可勝嘆哉

命于謙  
起服拜  
用以備  
邊

允遣行人汪琰諭祭營死事畢還朝陛見遂復前職留京既而復聞母喪

朝廷以邊事方殷仍命起復○進提督遼東軍務王翔右都御史以征勦

達賊斬獲有功也○下霸州知州張需獄戍邊需才長於治民先佐鄭州

張需  
以生  
道使

有聲洎守霸見其民游食者多每里置簿列其戶各報男女大小口數派

民

其各種粟麥黍束紡績之具雞豚之數遍曉示之暇則下鄉取其簿驗之

需受旌  
異之典

缺者罰之於是民皆勤力無游惰者不一年俱有恒產生理日滋蓋以生道使民其易如此後朝親至京遂受旌異之典尋歲內蝗作捕之有法吏

城人咸  
惜而莫  
能救

部侍郎魏驥巡至其郡異之下其法于諸郡人皆便之自牧馬者獲其民

需皆之頌牧者詣于王振捕之下獄種楚幾至於死竟謫戍邊城人咸惜

之而莫能救也○逮南京副都御史周銓及十三道御史范霖楊永等下

驟永合  
疏銓平  
日不法

獄先是銓督南京糧儲時諸御史嘗劾其貪暴深憾之及掌院事置功過

事上之  
詔亦下  
獄世變

簿督責諸御史詰旦而言日晏不輟霖永等不能堪乃合疏銓平日不法事

如此將  
奈之何

上之詔徵銓請獄銓亦訴奏諸御史俱逮至未白而銓得心悸疾死於是

諸御史或降或謫而霖永以首建議獨得重罪永忿死獄中會恤刑霖得

減死出獄數日亦卒

**續** 戊辰 正統十二年

會試  
取正  
一百

春會試天下舉人命內閣學士高穀翰林侍講杜寧為考試官取岳正等

正榮  
一百

一百五十人廷試賜彭時陳鑑岳正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命內閣選

五十  
人

進士為庶吉士止選北方及蜀士被選者萬安劉珏劉吉李泰等二十人



御茂七  
借稱閩王

不兩月  
開天下  
震動

○七月福建沙縣民御茂七反借稱閩王遣都督劉聚等討之先是巡閩御史柳華檄各郡縣令鄉村各置隘門望樓編鄉民為什伍設總小甲統帥之以防禦寇盜不從令者聽總小甲究治由是總小甲各得自恣號召鄉民無敢違者茂七與弟茂八皆編為總甲嘗佃人田例於輸租外餽田主以新米鷄鴨茂七始倡其民革之又以輸租於遠者令田主自運而歸不許輒送其家田主訴於縣縣逮茂七不至乃下巡檢追捉之因而殺弓兵數人縣聞於上司調官軍三百人與之格鬪殺傷殆盡擢討逐刑白馬軟血誓衆舉兵反他縣游民皆舉金鼓器械應之烏合至十餘萬人借稱王號署官職八閩騷動詔遣都督劉聚為總兵都督陳韶劉德新為左右叅將僉都御史張楷監軍事討之

天順日錄記福建叅政宋彰交趾人與中官多親舊侵無符銀以萬計餽送王振遂陞左布政抵任計營所費驗戶歛之貧乏不堪者其為所迫者是御茂七聚衆為盜因勢而起遂不可遏不兩月間天下震動浙越聞風而作如火燎原不可撲滅人心易搖如此

都督陳韶與賊

葉宗留  
戰不利  
死於賊

河決  
是開

地利  
以運

浮梁  
渡兵

諸夷酋  
皆震怖

真天  
威

秋處州賊葉宗留反征閩官軍遇之與戰不利都督陳韶敗死遣工部尚書石璞都督徐恭督諸軍討之○河決滎陽東過開封城之西南經陳留自毫入渦口又經蒙城至懷遠界入于淮○冬靖遠伯王驥督兵破雲南叛夷思機發等子孟養寨時麓川思任發子思機發思卜發二孽復據孟養毗梁為患朝廷復命驥總督軍務以都督官聚總兵張軌田禮為副調率征夷兵十二萬以行十月我軍抵金沙江賊柵西岸以拒驥作浮梁渡兵以破之乘勝進至孟養賊欽架掘鬼哭山及芒崖山等寨皆攻拔之斬獲無算而貴州都指揮洛宣九谿衛指揮董亨等亦戰死于陣二孽竟失所在疑死於亂兵焉大軍踰孟養至孟那等處而還孟養在金沙江西去麓川千餘里諸夷酋皆震怖相謂曰自古漢人無渡金沙江者今大軍至此真天威也驥還詔增祿百石通前一千六百石賜鐵券令子孫世襲伯爵○守備處州監察御史朱英誅賊黨周明松等先是葉宗留與其黨

五十五



誅明松  
寺戶於

陳諫胡陶得二糾眾作亂屢敗官軍殺都指揮脫綱遣明松等四出剽掠  
時承平日久民不識兵革及是寇起勢熾東南震駭 朝廷慮其與閩寇  
合發兵征之而命英與中官分守要地英榜諭賜從示以禍福降者甚眾  
以計生致明松等數人械于慶元謀報賊首黑面大王領眾三萬來劫明  
松等中官大懼欲走英不可即誅明松等尸于市賊聞之遂巡遁去

正統十四年

張楷奏  
請益兵

正月大發兵討閩寇先是陳韶既敗師僭賊勢益熾遂圍延平汀州張楷  
奏請益兵乃命寧陽侯陳懋掛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保定伯梁寶平江

陳懋掛  
征夷將  
軍印

伯陳豫為左右副總兵都督范雄董興為左右叅將兵部尚書金濂叅贊  
軍務太監曹吉祥陳無監軍御史張海丁宣紀功大發兵討之○召張楷

張楷存  
心愛民  
率兵拒

劉聚還罷職不叙巡按福建御史汪澄以畏避奏賊情徵下獄誅之○  
鄧茂七寇建寧掌府事福建左右政張英戰死瑛初知建寧府存心愛民

戰而死  
於陣有

多善政進叅政仍掌府事至是茂七寇城瑛憤親率兵拒戰陷陣而死○

碑記在  
焉寧人

二月鄧茂七寇延平中流矢死賊黨推茂七兒子伯孫為主○北虜來貢

至今尤  
思慕之

尋發紅寇邊時虜酋也先遣使二千餘人進馬報作三千人王振怒其詐

減去馬價虜使回報遂失和好發兵寇邊○賈州苗反

東南騷  
動王與  
不能辭  
其責

彭氏韶曰先是麓川之役胡議皆以為不可獨王振與王驥王之盡調  
雲南貴州兵以行連兵十年陞秩萬數而夷酋終通誅將士多死傷大  
軍未班列衛空虛苗獠乘間竊發攻圍城堡於是貴州東路閉矣驥與  
都督官聚張軌等先後擁歸師所至入遮泣乞通道皆曰吾征麓寇不  
受命殺苗也去之苗前截後殪我軍無復紀律死亡萬數軌等僅以身  
免諸城被圍歲餘乃解賊死者大半而東南因之騷動驥輩不得辭其  
責矣惜哉昔唐天寶之盛而有事雲南今我正統之盛亦以麓寇為意  
世道升降之幾無乃有徵存焉吾於是不能無憾

巡撫南直隸工部左侍郎周忱入朝留為戶部尚書

周忱入  
朝留為  
戶部尚  
書

天順日錄記周尚如謀慮深長理財無出其右亦善於附勢中官王振  
極重之宦遊其地者無虛日人人得其所欲釋子建造者必往求之所  
獲必過望然日出粟千石旌其門  
又令子納馬得官士林以此少之

擢監察御史韓雍為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雍蘇州吳縣人才識聰敏嚴



韓維巡按江西

韓都

又陶成招賊宗留其率其黨出降服其心也

王振擅權災異叠見

明敢為先巡按江西有聲吏民奏留置按一年回京復罷食都御史時雍  
總二十有八民情吏治素所諳練風采凜然恩威大著凡臨衆決事動發  
數百言皆引經據律無一語踈滯設施最極輿情其後官民皆遵守之號  
曰韓都例繼之者皆以為不及云○浙江金華陶成招賊首葉宗留陳諫  
胡降之擢成按察副使時都督徐恭尚書石瑛等屯師日久賊深入險阻  
乘間時出官軍調集文復遠遁師老財費計咸莫知所出成請招諭之乃  
與僕隸四五人徑抵賊巢諭以禍福言辭懇惻宗留等環聽竦動悔悟率  
其黨出降惟陶得二不受招殺使者引餘黨遁入山中○六月南京宮殿  
災是月丙辰夜雷電大震風雨驟作謹身殿火起延入奉天華蓋二殿奉  
天諸門皆燬盡下詔赦天下

天順日錄記自王振擅權上于天象災異叠見振畧不警畏恣狠愈甚且謠言災異時浙江紹興山移於平地民告於官不敢聞又地動白毛徧生奏之如常又陝西二處山崩壓沒人家數千戶一處山移有聲叫三日移數里不敢詳奏又黃河以性東流於海淹沒人家千餘戶又振

一火而王振宅

徐程

英惑入南斗不祥北

車駕親征北虜

非風則兩

前少保大學士致仕黃淮卒謚文簡○是月英惑入南斗時侍講徐程蘇  
州人頗知天文私語其友劉溥以不祥久之不退舍程曰禍不遠矣亟命  
妻孥南歸皆重遷有難色程怒曰爾不急去直欲作韃子婦耶乃行  
**通鑑綱目**梁武帝中於大通六年英惑入南斗去而復還留止六  
時親主為高歡所逼自洛陽奔長安梁主聞之嘆曰虜亦應天象耶嗚  
呼變不虛生天人感應往往如此誰為天道遠耶  
七月北虜也先太舉入寇其鋒銳甚大同兵失利邊塞城堡多陷沒聲息  
甚急日報數十次王振不與大臣議挾天子帥師親征百官伏闕上章  
懇請不從是月十七日駕行命太監余英輔成王監國文武大臣皆匆  
匆失措而隨之官軍及私屬共五十餘萬人出居庸關過懷來至宣府連  
日非風則兩人情恟恟聲息愈急邊將井源等敗報踵至隨駕文臣連

宅新起於內府乾方未喻時一火而盡又南京殿宇一火而盡是夜大雨明日殿基上生荆棘二尺高始下詔赦盜不可遏蝗不可滅天意不可回胡魁乘機大舉犯關矣



朱國公  
膝行听  
命先能  
為之僕

王振硬  
欲進兵  
敢言天  
命害國  
賊何以  
不早死

當時  
何不  
把振  
以刀  
碎之

攻

衛儒安  
知兵安  
此言何  
等無理

上童留之振怒皆令掠陣未至大同兵士已乏糧僵屍滿路寇亦開避待  
我深入至大同振又欲進兵北行蓋恐迫脇成國公朱勇膝行聽命戶部  
尚書王佐竟日跼伏草中惟欽天監正彭德清斥振曰象緯示警不可復  
前若有疎危陷 乘輿于草莽誰執其咎學士曹鼐曰臣子固不足惜  
主上係天下安危豈可輕進振怒詈之曰倘有此亦天命也會暑有黑雲  
如織罩營雷雨大作滿營人畜驚惧振惡之會前軍西寧侯朱瑛武進伯  
朱冕全軍覆沒鎮大同中官郭敬密言於振其勢決不可行振始有回意  
明日益師大同副總兵郭登謂 駕宜從紫荊關入度保無虞振不聽○  
八月既望我師敗績于土木 上北狩先數日師過鷄鳴山虜追至遣朱  
勇率兵五萬禦之勇無謀冒入鷄兒嶺虜於山西翼邀阻夾攻殺之殆盡  
兵部尚書鄺楚請 車駕疾馳入關而嚴兵為殿振怒曰汝腐儒安知兵  
事次日 駕至土木日尚未晡去懷來城二十里欲入保懷來振輜車于

北虜遣  
使持書  
諸和計  
亦談笑

乘輿為  
虜所獲  
王振害  
之

胡人游  
中國腦  
重滿載  
而歸亦  
幸矣

餘輜在後未至暫待之遂駐土木傍無水泉十四日欲行虜已逼四面合  
圍大營不敢動至十五日將午人馬不飲水已二日渴極掘井深二丈無  
水虜見我營不行偽退圍遣使持書來通和召曹鼐草勅與和遣二通事  
與虜使皆往振急傳令移營南行就行之未三四里虜復四面環擊之兵  
士爭先奔走行列大亂勢不能止虜騎蹂陣而入奮長刀以砍我兵大呼  
解甲投刀者不殺衆裸袒相蹈藉死敵野塞川竄待虎背矢被體如置  
上與親兵乘馬突圍不得出虜擁以去百官死者英國公張輔尚書鄺楚  
王佐學士曹鼐張益而下數百人其幸免者蓬頭赤身踰山墜谷連日賊  
餓僅得達關驛馬二十餘萬并衣甲器械輜重盡為胡人所得滿載而歸  
自古胡人得中國之利未有盛於此舉者胡人亦自謂出於望外况 乘  
輿為其所獲豈偶然哉○虜酋也先奉 上居知院伯顏帖木兒營我師  
既敗績 上乃下馬盤膝面南坐有一虜索衣甲不與將為不利其兄來

李直臣此帖是月也充宗 王克六



曰此非凡人舉動自別乃以見也先之弟賽王刊上問曰子其也先乎其

伯顏帖木兒乎賽判王乎大同王乎聞其語大驚馳見也先曰部下獲一

人甚異得非大明天子乎也先召先使中國二人問是否二人見了大

驚曰是也也先曰我嘗祝天求大元一統天下今乃落我手問衆何以為

計其中一胡名乃公大言曰大元之仇今天以賜我不如殺之伯顏帖木

兒大怒呼也先為那顏那顏華言大人也安用此輩在傍開口摧其面曰去那顏

只欲留萬世美名 大明天子雲端裡坐不知上天何故推下之萬衆死

傷之中鏃矢不沾寸兵不染吾知天意之有在也且我等嘗受其賜九龍

蟠袍猶在安得害之當報中國遣使來迎送還之一日復坐寶位之上豈

不有萬世美名乎衆皆曰者胡語云者然辭也於是也先以 上送伯顏帖木兒

宮令護之伯顏亦也先弟也○十七日 上北狩報至京師大震是日

皇太后遣使賞黃金珠玉衣龍段匹等物駝以八馬詣也先營請還 車

大明天子

大明之仇

天意之有在見於寸兵不染

萬世美名加上皇於室

營位

駕○十八日皇太后召百官入集闕下命 邴王權總萬機於午門南面

見百官啓事奉令施行衆皆謂行且即真矣○二十日 皇太后誥立皇

皇長子 御名見深為 皇太子時年二歲乃命 邴王為輔代總國政

撫安天下○二十二日衆官毆殺奸臣馬順于朝 邴王令旨族誅王振

家是日早朝六部及科道官交章劾王振擅權誤國之罪 王諭以朝廷

自有處置百官言振罪惡滔天傾危社稷今日若不速正典刑滅其族何

以慰安人心因慟哭聞中外 王起入內使將闔門衆隨擁入太監金英

傳旨令且退衆忿欲粹英英懼復傳旨藉沒王振等家英脫身入錦衣

衛指揮馬順從傍叱各官起去給事中王竑憤起粹馬順首曰順平昔助

振為惡禍延生靈今日至此尚不知警真姦黨也衆爭毆之蹴踏搶裂頃

刻而斃血流于庭中復索振所親信長隨王毛二人亦毆殺之都御史陳

鑑奉令旨籍振宅并其黨抗振姪錦衣衛指揮王山至反接跡于庭衆共

跪一本

沒王振家及奸黨馬順輩天理就在眼

六部交劾王振誤國之罪



明日移  
三座入  
奉天門

郭登開  
門不納

袁彬以  
頭觸門  
大呼

虜給  
我有  
害意  
在

唾罵之是時衆競喧嘩班行雜亂無復朝儀文武諸大臣皆驚避王亦  
疑懼屢起欲退還宮兵部侍郎于謙直言扶掖勸止之且請降令旨馬順  
罪惡應死勿論樊百官各歸蒞事皆拜謝而出時過午刻矣明日移王座  
入奉天門左受朝由此即真之議益急振宅在京城內外凡數處重堂邃  
閣擬于宸居器服綺麗上方不逮玉盤徑尺者十面珊瑚樹高六七尺  
金銀十餘庫鑿山于市其族屬無少長皆斬○皇太后命以于謙為兵部  
尚書○二十三日虜擁上至大同城下索金幣約略至即歸 駕都督  
郭登開門不納 上傳旨曰朕與登有姻婭何外朕若此登遣人傳奏曰  
臣奏命守城不敢擅啟閉隨侍校尉袁彬以頭觸門大呼於是唐寧伯劉  
安等括公私金銀共萬餘兩出迎 駕既獻虜笑不應竟擁 駕去初虜  
來索賂郭登曰虜給我耳莫若以計伐其謀劫其營奪 駕入城此為上  
策乃謀以壯士七千餘人餉之食令奮前執其弓刀因擁 駕還召壯士

赤光罩  
定御帳

奔蛇  
護帳  
外此  
中便  
見真  
命天

皇太后命  
卿王現位  
推理万幾  
以正國家  
太監金英  
傳旨

與之謀激以忠義約事成高爵厚賞士皆奮躍用命已書券給之會有沮  
者既淹久虜擾而去 上既陷虜營也先屢欲謀害是夜忽大雷雨震死  
也先所乘青驄馬 上令袁彬出帳房外窺視但見赤光罩定御帳虜謀  
乃沮又雪夜令人行刺其人見一大奔蛇遮護帳外畏怖而去虜人由是  
益加敬禮焉袁彬者錦衣校尉頗知書識字為虜所掠得侍 上左右又  
有哈銘者先隨使臣吳良羈留在彼至是亦隨侍焉 駕留虜庭維持調  
護以至旋軫一人之力居多○二十八日 上至野松林也先營在焉  
上入營坐也先拜稽首乃侍坐宰馬設宴其妻妾以次奉 上酒歌舞以  
為娛復居伯顏帖木兒營伯顏與妻見 上亦如也先禮每二日獻羊七  
日獻牛或馬逐日進牛乳馬乳二人每獵則又以其所獲野牛黃羊之類  
來獻又進高兒帳房一頂差鞞嬪管起管下○二十九日 皇太后遣太  
監金英傳旨 皇太子幼冲未能踐祚遽理萬畿 成王年長宜早正大



文武群臣交章勸進大

位以正國家議者亦以時方多故人心危疑思得長君以弭禍亂於是文武群臣交章勸進擇日行禮。○是日令旨命翰林脩撰商輅彭時入內閣辦事。○是月廣州盜黃蕭養圍廣州殺副總兵都指揮使王清遂僭稱東

蕭養

陽王蕭養者南海中鷓人貌甚陋取一目而有智數坐強盜在郡獄踰年所卧竹床皮忽青色漸生竹葉同禁者江西一商人謂曰此祥瑞也因

王坐反之賊他日必死於官兵之手

教以不軌使人藏利斧飯桶中破鈕鑰越獄而出凡十九人其黨臧舟以待遂遁入海嘯聚群盜赴之者如歸市旬月間至萬餘人至是攻圍郡城

王清

官軍禦之輒為所敗城中斃死者如登雲梯呂公車衝城幾為所破招誘愚民漸至十餘萬王清自高州引兵赴援至沙角尾舟膠淺水有小艇

賊而必願真莫是過矣

載柴及鹽魚者奔迸若避賊狀官軍問蕭養所在言未脫口伏兵出柴中擒清盡戮其軍賊擁清至城下使諭衆開門降清罵賊而死蕭養既屢勝

帝位朝綱始肅

言欲送 上還京師使回以金百兩銀二百兩綵段若干賜也先。○是月六日成王即皇帝位。選尊 上為 太皇帝。上大赦天下。始知有君朝綱

也先書詞恃戾

始肅法令始行。○也先復遣使至書辭恃戾兵部尚書于謙見帝泣言曰

造器具募義勇以防虜

虜賊不道氣滿志得將有長驅深入之勢不可不預為計。邇者各營精銳盡遣隨征軍資器械十不存一宜急遣官分設召募官舍餘丁義勇起集

令都督孫鏗選衛穎等統領軍士出城守護列營操練以振軍威選給事中御史如王竑

附近民夫更替沿河漕運官軍令其悉隸神機等營操練聽用仍令工部

給事中王竑輩分投巡視勿致疎虞徒郭外居民於城內隨地安插勿為虜所掠通州

壩上倉糧不可捐棄以資寇宜令在官人員悉請開支俸作月糧之數實

也

為兩得 帝嘉納施行之。○進陳留部尚書商輅工部尚書仍兼學士

商輅彭時並進侍讀時以憂制去。○權成府左長史儀銘為禮部左侍郎

商輅彭時並進侍讀時以憂制去。○權成府左長史儀銘為禮部左侍郎



權臣  
或以理事

右長史楊勳為六部右侍郎審理正俞綱為太僕卿審理副余儼遷金都御史伴讀俞山為鴻臚寺丞楊輿為戶部郎中先是帝在邸即吏部奉

勅擇儒官為宮僚人皆託故延之銘等不得已而就銘由翰林侍講勳由脩撰為長史綱及儼由中書舍人為審理山與輿由訓導為伴讀皆不由

功名富  
貴不可  
預料

科目發身者不料一旦遭逢及此銘奴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勳終禮部尚

書山歷吏部侍郎輿至戶部侍郎綱遂入內閣加太子少保人之功名富

貴不可預料如此○權兵部郎中羅通給事中孫祥皆為副都御史分守

擢官  
分守  
應用

左庸紫荊等關○命侍講徐程楊鼎檢討王珣等行監察御史事分鎮河

南山東等處要地撫安軍民○令各處招募民壯就令本地官司率領操

練遇警調用

**謹按**我朝民壯之制權輿於此

亨相親魁  
偉令人悚

命武清伯石亨總京師兵馬嘗有威望方面鉅軀須垂至膝望之竦然

然

石亨  
退虜  
贖罪

協守萬全坐不救 乘輿械繫詔獄赦出之使總京營兵馬退虜贖罪○

也先以  
送上皇  
還京為  
名意起  
不端

十月朔也先以送 上皇還京為名與其可汗脫脫不花入寇紫荊關京

師戒嚴先是太監喜寧胡種也王木之敗降也先盡以中國虛實告之遂

為鄉導奉 上皇自紫荊關入敗我師絀指揮韓清等都御史孫祥走死

朝野洶洶人無固志太監金英召廷臣問計侍講徐程以上象倡言京師

不可守必須南遷英叱之令人扶出明日于謙上疏抗言京師天下根本

宗廟社稷陵寢百官咸在萬姓歸藏倉儲咸在若一動則大勢盡去宋南

渡之事可監矣一步不得離此莫是謙言宣言於衆曰死則君臣同一處

耳有以遷都為言者上命必誅之乃出榜曉諭衆心稍定固守之議始決

**謹按**

水東日記言已巳之變徐元王最原有特名太監金英與問計以

與安金  
不為浮  
議所搖  
極言京

南遷對英拂然前成山侯王通亦以挑築京師外城濠為太監與

安所節二事似皆未為得也粵清逸史曰已巳之變與比符任虜復

卷土重來勢益震憾一時文臣武將視喪膽落無任張皇而三內臣如

與如英乃能淵識卓見鎮之以靜不少為浮議所搖屹然如山不震不

從惟輔其君以選將練兵委任于謙石亨輩以戰守之務卒之神器哉

後



師不可移

危而復安天下將亂而復治雖謂之朝廷有人猶可不可以為宦者而沒其善也是時使非二人堅定以固帝心於內則雖外有千蕪數百輩亦無如之何而宋南渡之禍立至矣宋高宗時將相彬彬有人不下今日惟在帝左右無英安匹所以雖有李綱宗澤之才無所施我朝之不為趙宋其機只爭毫髮嗚呼是豈入之所能為也哉天也

子謙焚城外倉糧知樞變也論變必為盜資

時承平日久城外壩上等處倉場草束豆料堆積動以數百萬計于謙聞虜臨關急分遣五城兵馬司縱火焚燒一面奏聞或謂事重何不待報謙曰事有經權今寇在目前若以緩待命下適以資虜得持久坐困於我非計也

虜至京城

**謹按**按于公此舉監趙宋時金人圍汴櫛年駭罔之事也

亦危

初九日虜長驅至京城西北關外令石亨等軍于城北于謙督其軍都督

兵敗之餘宜固守知兵

孫鏗軍于城西刑部侍郎江淵亦其軍皆背城而陣以交吐舊將王通為

法也

都督與都御史楊善守城時衆論戰守不一陳循等言兵敗之餘宜固守

夏瑄

且賊乘勝遠來勢必難久宜伏兵歸路擊之尚寶司丞夏瑄陳四策曰虜

示

陳四策

奇

設伏兵以待虜

乘勝遠鬪其鋒不可當能野戰短攻城且堅壁勿戰使進無所得退復氣沮然後出其設伏諸道奮擊破之一謂虜深入吾地宜令死士夜襲其營仍設伏內地以待追者一謂虜既舉國入寇邊無所禦宜調邊兵之半入捍京城內外夾攻彼將自潰一謂我軍依城為營進無死志退有所歸宜嚴號令以堅其志如以三隊為法前隊戰退令中隊悉斬以殉容而不斬者同罪士畏法而不畏敵矣詔趣行其策瑄夏原吉等也○召宣府遼

也先夜道

東兵入援石亨等與虜戰敗之也先夜遁復奉 上皇北去虜即抵城下連日攻城四散抄掠亨衆與之戰殺傷相當虜知我有備必沮喜寧嗾也

也先索大臣出迎車駕有詭計在焉

先遣使來議和索大臣出迎駕衆知其詐以通政司丞議王復為禮部侍郎中書舍人趙榮為鴻臚寺卿出迎復等至虜營露刃夾之見 上皇及

彼无善意尔持宜急去

也先也先謂爾等皆小官可令胡濙王直于謙石亨楊善等來復辭歸上皇諭二人曰彼無善意爾等宜急去二人方回而虜復縱騎四面剽掠



此上皇之善端也

有能擒斬也先者賞萬金封高爵而不

胡焚計聞也先君臣

攻城益急石亨折弓厲聲曰宰臣不出計策莫能支矣先是陳循等疏請勅宣府遼東總兵楊洪曹義各選勁騎與官軍夾擊至是又請為聖旨榜文數道諭回回鞬鞞及漢人有能擒斬也先來獻者賞萬金封國公復寫書作喜寧與司理監太監興安云約誘也先入陣宜乘其孤軍合兵勦殺詔許之為也先邏卒所獲既而宣府遼東兵至我軍大振石亨與其從子彪等挺力持巨斧突入虜陣所向披靡管神機營都督范廣以飛鎗火箭殺傷甚衆也先連夜遁復以上皇北去是月十五日也先脫不花聞之遂不敢入關亦北遁上皇出紫荆關連日雨雪乘馬踏雪而行上下艱難遇險則袁彬執控哈銘亦隨之既入虜營也先來見罕馬披刀割肉燉以進云勿憂終當送還食訖辭去○脫不花遣使來獻馬議和朝廷却之胡濙王直曰脫不花也先君臣素不睦且受其獻以間之從其言使人入見賜衣服酒饌金帛視常年有加○二十二日遣都督楊洪孫

楊洪

鎧范廣等率兵二萬擊餘虜之未去者遂破虜于固安逐至關筆羅之奪

回人口萬餘其實胡人不過百餘騎散掠各郡驅人畜以自權衛望之若

萬衆然猶殺官軍數百人洪子俊幾為所殺○命都指揮董寬率兵督河

間潘陽等衛緝捕盜賊時獲降虜安置畿內者乘時並起為盜故也○改

刑部侍郎江淵為戶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淵泗川江津人

○擢吏部侍郎何文淵為吏部尚書文淵初由溫州知府超陞刑部侍郎

數年以病乞歸至是廷臣乞起之乃召為戶部侍郎至京遂進尚書尋加

太子太保○改戶部尚書周忱為工部尚書仍巡撫南直隸時蘓松糧運

不繼仍命忱巡撫添撥民運數百萬石承造官器數萬件皆鱗次發運未

嘗愆期

尋

命都指揮董寬緝捕盜賊

何文淵起用為戶部尚書

書

周忱處事周而敏

各臣錄記時邊事緊急工部後文成造監甲腰刀以數百萬計其  
區俱要水磨明亮周公忱取所積餘米依數成造且計水磨明區  
非歲月不可暫令擺錫以副急用其處事周而敏多類此又鎖綴錄  
記正統間宮殿當綵繪計用片膠萬餘斤遣官齎勅命周公恂如供辦



以新易  
旧兩得  
便利

班師還  
京論功  
封賞

今日

之事

為急  
重固  
守也

時公以議事赴京遇者塗勅使請還治公曰第行自有處置至京言京府所貯皮張歲久朽腐請出煎煉應用回治即撥餘米買皮照數輸納以新易舊兩得便利王振欣然從之益加敬重此亦所謂周而敏也併著之

十一月以虜既退京城解嚴降詔撫安天下○楊洪等班師還京論功封

楊洪昌平侯石亨進封武靖侯加于謙少保總督軍務餘陞賞有差○時

大臣有奏留邊將守京師者兵科給事中葉盛上言今日之事邊關為急

往者焉營獨在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荊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

都城即此而觀邊關不固則京城雖守不過僅保九門無事而已其如陵

寢何其如郊社壇壝何其如田野之民荼毒何宜急遣固守宣府居庸為

便徙之先是土木既敗邊城多陷官府孤危既而朝議復召宣府總兵官

率兵入衛京師人心益皇皇或欲遂棄其城衆紛然爭就道都御史羅亨

信不可仗劾坐當閉拒之下令曰敢有出城者必斬之衆始定城中老稚

告

以守

懽呼曰君屬生矣因設策捍禦督將士誓死以守虜知有備不敢攻北門

北門

鎖鑰賴以保全信之力也○郭登者華亭侯郭子興之孫初為勳衛從

享信提

禦之力

郭登誓

與城相

存亡

糾集

忠義

從鴈

門入

援

征麓川有功是年秋擢都督壘事協守大同時我師屢劔邊陲無完地天  
同軍士戰沒之餘城門書閉人心士崩有愛登者泣謂之曰事已至此柰  
何登曰天若祚國家必無可憂之事若胡勢莫過吾與此城誓相存亡  
當不使諸君獨死也登雖處危疑而氣益壯弔死問傷親為理創補藥書  
夜畫虜脩城繕兵以圖後舉既而虜侵京師登議率所部并糾集忠義從  
鴈門入援先以蠟書馳奏大略謂胡馬南驅三關失險賊流連內地為患  
非輕欲悉起各處官軍民壯入護闕庭京兵擊于內臣兵擊于外使賊有  
腹背受敵之虞首尾不救之患且曰忠誠切已敢忘報國之心成敗在天  
不負為臣之節奏云賊已退優詔褒答焉

患矣

郭定襄此舉壯哉雖不及行而風聲所暨亦足振中國之氣勢而震驚遠表之心嗚呼安得若斯人者數十輩布列邊隅乎則他何



寧陽侯陳懋尚書金藻等討福建盜執劉伯孫誅之餘當悉平先是懋等  
命南征受命南征至建寧卸茂七已敗死伯孫繼之勢益熾懋等乃出榜詔諭立

賞格能自相擒殺來降者與斬敵同賞于是擒斬而降者相繼有千戶龔  
遂榮者入尤溪山中降其眾數千而還賊將張晉孫勇而捷鬪自茂七起

八閩 事恒倚仗之遂榮乃為書遺之許以自新使謀佯若誤者傳致之伯孫伯  
孫果疑留孫殺之由是賊將人人自疑棄伯孫來降遂進兵沙縣破貢川

命都督 掛口陳山諸寨伯孫就執乃分兵解汀漳之圍八閩遂平○命都督同知  
董興總諸道兵討廣東盜黃蕭養以兵部侍郎孟鑑贊理軍務僉都御史

黃蕭養 楊信民巡撫廣東 上皇北至小黃河蘇武廟虜營伯顏帖木兒之妻阿  
上皇在 捷刺阿哈刺令使女設帳迎駕宰羊迺杯進膳尋值 聖節也先來上壽

虜廷未 詞色真 進蟒衣貂裘送宴 上皇在虜庭未嘗少降辭色也先以車載其妹欲以  
命天子 固然 配 上時譯使長官童隨侍三辰 上皇曰焉有萬乘之君而為胡婿耶

上皇退他 後史何以載却之則拂其情乃給之曰爾妹朕固納之但不當為野合待  
親之言何 天子也 朕還中國以禮聘之也先乃止又選胡女數人薦覆復却之曰留侯他日

也先敬 服聖德 為爾妹從嫁當併以為嬪御也也先益敬服 聖德韃裘每夜遙見 上  
皇所御帳房上有火光隱隱若黃龍交騰其上近視不見哈銘與袁彬俱

火光 隱 常宿 御寢傍天寒其時每夜 上皇令彬以兩脇溫足一日 上皇晨  
起謂銘曰汝知乎昨夜汝以一手敲我背我不動俟汝醒乃下其手因言

汝今日 與子陵 光武與嚴子陵共卧事曰汝今日與子陵一般銘頓首 上皇或夜出帳  
房仰觀天象指示二人曰天意有在我終當歸也 上皇嘗使哈銘致意

上皇 仰觀 於伯顏妻令勸伯顏送還朝妻曰我女人何能為雖然宮人洗濯我侍巾  
帨亦當進一言伯顏嘗因獵得一雉并酒一盞來獻因銘奏一比喻曰大

伯顏以 魚北喻 海水潮時有一大魚隨潮落在淺水灘彼大海中魚如何在淺水中住得  
這大魚急欲還歸大海中潮水不到如何去得一日時到潮水接着淺水

為奏 伯顏以 魚北喻 海水潮時有一大魚隨潮落在淺水灘彼大海中魚如何在淺水中住得  
這大魚急欲還歸大海中潮水不到如何去得一日時到潮水接着淺水



虜寇甘州馬昂

這大魚還歸大海也

上可寬心時至自不能留憂或成疾悔無及矣

○虜寇遼東提督都御史王翱等嚴兵禦之虜遁去○十二月虜寇甘州提督軍務都御史馬昂令人畜寨入城得簡精銳選騎射躬環甲胃出屯山

隘以伺之虜聞遁去○尊皇太后孫氏為上聖皇太后尊生母吳氏為

皇太后冊妃汪氏為皇后冊上皇宮嬪周氏為貴妃即皇太子所

生母也○追封英國公為定興王諡忠烈

**謹按**天順日錄記張輔為文廟功臣平交趾回進爵為公位群臣上

不知名王振專權視動戚大臣如屬吏獨加禮於輔而不收慢輔既衰

老亦屈節於振以避禍竟沒於土木之難以衣衾葬焉輔為入寡言笑

齊力過人重草縫之士為本朝武臣之冠

改刑部尚書金濂為戶部尚書皇太子太保淮安人

**謹按**天順日錄記金濂初為御史有聲自來崇以來巡按廣東者多輩

以克足後歸京師奏對弘壯上梯之拜刑部尚書頗號刻深平閩寇

金濂亦

疲或不暇恤馬所學亦正言論風采動人大抵亦豪傑之士也後卒追封沐陽伯諡榮襄

命禮部右侍郎俞綱兼翰林學士入內閣辦事綱金陵人也無他材能以

生員薦入翰林謄寫宣廟實錄除中書舍人改邸府審理正至是以從

龍恩驟進得預密勿時以為異入閣三月餘又改為南京禮部侍郎○令

順天府所屬州縣寄養各處起解備用馬疋依照北直隸事例給糧分養

**謹按**菽園雜記國初官馬養於各苑馬寺各監苑而已永樂中始以官

以備軍儲養於天順府近京屬縣謂寄養騎操馬及京師無事寄養之

馬不復散去至今遂為故事每歲孳生陪補之法悉與各處茶馬無異

○時寒下大雪乘輿所止亭戶不疑虜異之往覘天空穆然危坐亦無寒

色咸極駭嘆劾順茲焉馬○時虜傳言欲送上皇駕還衆論洶洶多主

和議于謙獨排衆議曰社稷為重君為輕遣人申戒各邊將毋隨虜計○

尚書石璞鎮守宣府都御史沈固鎮守大同○都督王通守天壽山○僉

于謙排衆議

與雪不疑

宣甫實錄



都御史王竑守居庸城昌平

○都御史鄒來學提督京東軍務○平江伯

陳祿守臨清

○邸王即帝位時京師擾攘人心洶廷臣雖職諫者莫

練綱上  
中興要  
務八條

敢昌言國是長洲練綱以鄉舉士歷事都察院上中興要務八條一曰謹

惟在

天變二曰急先務三曰正軍法四曰布恩澤五曰廣言路六曰屏奸邪七

君心

一曰公存舉八曰選群吏援古証今大要謂中興與創業無異因敗為成轉

移之

禍為福惟在君心一轉移之間帝命所司知之

李卓吾批點皇明正續編

崇宣德六卷終



